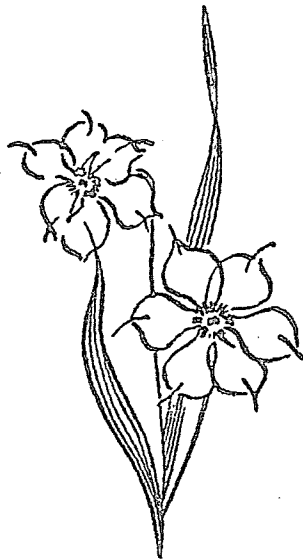


精校
七

古文觀止



上海文昌書局印行

民國十八年仲春出版

增批
古文觀止

上海昌文書局發行

序

余衆賢就學時輒喜讀古人書傳彙縱觀大意於源流得失之故亦嘗探其要領若乃析義理於精微之蘊辨字句於毫髮之間此衷蓋闕如也歲戊午奉天子命撫入閩會稽章子習子以古文課余子於三山之凌雲處維時從子楚材實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潛心力學工舉業尤好讀經史於尋常講貫之外別會心與從孫調侯日以古學相砥礪調侯奇偉惆儻敦尚氣誼本其家學每思繼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過人筆灑洒數千言無懈漫蓋其得力於古者深矣今年春余統師雲中寄身絕塞不勝今昔聚散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觀止一編閱其選簡而該評註詳而不繁其審音辨字無不精切而確當披閱數過覺向時之所闕如者今則瞭然以喜矣以此正蒙養而裨後學厥功豈淺鮮哉亟命付諸梨棗而為數語以弁其首時在

大清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陽日愚伯興祚題

835
440-3
!



3 0526 5088 8

增補古文觀止目錄

卷之一 周文

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

臧僖伯諫觀魚 左傳

季梁諫追楚師 左傳

宮之奇諫假道 左傳

子魚論戰 左傳

展喜犒師 左傳

卷之二 周文

鄭子家告趙宣子 左傳

楚歸晉知罃 左傳

祁奚請免叔向 左傳

季札觀周樂 左傳

子產卻楚連女以兵 左傳

吳許越成 左傳

卷之三

周鄭平質 左傳

鄭莊公戒飭守臣 左傳

曹劌論戰 左傳

齊桓下拜受胙 左傳

寺人披見文公 左傳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孟孫滿對楚子 左傳

呂相絕秦 左傳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左傳

子產壞晉館垣 左傳

子革對靈王 左傳

石碏諫寵州吁 左傳

臧哀伯諫納郟鼎 左傳

齊桓公伐楚盟屈辱 左傳

陰飴甥對秦伯 左傳

介之推不言祿 左傳

蹇叔哭師 左傳

齊國佐不辱命 左傳

駒支不屈於晉 左傳

晏子不死君難 左傳

子產論尹何為邑 左傳

子產論政寬猛 左傳

928881

蔡公諫征犬戎 國語

單子知陳必亡 國語

殺姜論勞逸 國語

諸稽郢行威于吳 國語

宋人逐楚人平 公羊傳

虞師晉師滅夏陽 殺梁傳

有子之言似夫子 檀弓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卷之四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鄒忌諷齊王納諫 國策

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唐睢不辱使命 國策

卜居 楚詞

卷之五 漢文

召公諫厲王止謗 國語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叔向賀貧 國語

申胥諫許越成 國語

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傳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檀弓

公子重耳對秦客 檀弓

司馬錯論伐蜀 國策

顏觸說齊王 國策

莊辛論幸臣 國策

魯共公擇言 國策

樂毅報燕王書 國策

宋玉對楚王問 楚詞

襄王不許請隧 國語

墨革斷晉匡君 國語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春王正月 公羊傳

鄭伯克段于鄆 殺梁傳

曾子易箦 檀弓

杜蒧揚解 檀弓

范雎至秦王庭迎 國策

馮媛客孟嘗君 國策

觸龍說趙太后 國策

唐睢說信陵君 國策

李斯諫逐客書 秦文

五帝本紀贊 史記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伯夷列傳 史記

酷吏列傳序 史記

貨殖列傳序 史記

卷之六 漢文

高帝求賢詔 西漢文

武帝求茂才異等詔 西漢文

鼂錯論貴衆疏 西漢文

李陵答蘇武書 西漢文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東漢文

諸葛亮後出師表 後漢文

卷之七 六朝 唐文

陳情表 李陵

桃花源記 陶淵明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孔子世家贊 史記

管晏列傳 史記

游俠列傳序 史記

太史公自序 史記

文帝議佐百姓詔 西漢文

賈誼過秦論上 西漢文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西漢文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西漢文

馮援戒兄子嚴教書 西漢文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外戚世家序 史記

屈原列傳 史記

滑稽列傳 史記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西漢文

賈誼治安策一 西漢文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西漢文

楊惲報孫會宗書 西漢文

諸葛亮前出師表 後漢文

歸去來辭 陶淵明

北山移文 孔稚珪

滕王閣序 王勃

與韓荆州書

李白

陋室銘

劉禹錫

原毀

韓愈

雜說四

韓愈

卷之八

師說

韓愈

諱辨

韓愈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應科日時與人書

韓愈

送董邵南序

韓愈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卷之九

唐宋文

駁復讎議

柳宗元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愚溪詩序

柳宗元

春官宴桃李園序

李白

阿房宮賦

杜牧之

獲麟解

韓愈

進學解

韓愈

爭臣論

韓愈

與于襄陽書

韓愈

送孟東野序

韓愈

送楊少尹序

韓愈

祭十二郎文

韓愈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柳宗元

平古戰場文

李華

原道

韓愈

雜說一

韓愈

巧者王承福傳

韓愈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與陳給事書

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石處士序

韓愈

祭饒魚文

韓愈

箕子碑

柳宗元

梓人傳

柳宗元

鉛錘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岳陽樓記 范仲淹

袁州州學記 李觀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卷之十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醉翁亭記 歐陽修

龍岡行表 歐陽修

心術 蘇洵

范增論 蘇軾

龜錯論 蘇軾

卷十一 宋文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超然臺記 蘇軾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去非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朋黨論 歐陽修

送楊寘序 歐陽修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秋聲賦 歐陽修

管仲論 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留侯論 蘇軾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義田記 錢公輔

縱囚論 歐陽修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豐樂亭記 歐陽修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辨姦論 蘇洵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賈誼論 蘇軾

凌虛臺記 蘇軾

石鐘山記 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後赤壁賦 蘇軾

六國論 蘇軾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卷十二 明文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

賣柑者言 劉基

親政篇 王鑿

瘞旅文 王守仁

吳山圖記 歸有光

蘭相如完壁歸趙論 王世貞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三槐堂銘 蘇軾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軾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閱江樓記 宋濂

深慮論 方孝孺

尊經閣記 王守仁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滄浪亭記 歸有光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前赤壁賦 蘇軾

方山子傳 蘇軾

黃州快哉亭記 蘇軾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秦州縣志序 許君墓誌銘

司馬季主論 劉基

豫讓論 方孝孺

象祠記 王守仁

報劉一丈書 宗臣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五人墓碑記 張溥

分爲考
作結高概

爲以信
節二字作

願者魯和士願民建盟約直至張三致自
 能向及更勿涉券矣而子封陸朱之知也
 至此後之將報 武將欲之 能開也言陸內德
 鄭公食之也 武將欲之 能開也言陸內德
 已刻刻留心時時 曰可矣 三字言非公得計
 偵探欲開之也 曰可矣 三字言非公得計
 段段入于鄆 鄆公使 鄆公使 鄆公使
 馬也段不義故不言第如君故曰見稱鄭伯
 言出奔難之也 投黃中分而以亮為文明鄭伯
 無間見也 黃中分而以亮為文明鄭伯
 人封諸管 聞之 聞之 聞之
 心 嘗小人之貪 亦嘗君之美 請以道之
 子矣孔而喘非復顧者 叔曰敢問何謂也 俾為不
 前日食其 顧者 叔曰敢問何謂也 俾為不
 晉君 關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陸地道也
 陸之中 其樂也 融融 融融 融融
 公從前一路刻每憐傷之心俱于 遂為母子
 公姑愛子抄親之倫愛足以向天 詩曰孝子不
 召禍于至真豈可以向天 詩曰孝子不

周鄭交質 隱三年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父子俱 貳于號 鄭伯怨 王曰無之

左傳

武公怨德根心上 王曰無之 只用無之二字

眼平生欲
不能進
進就公
用虛詞
師致行
國領子
而吳下
而取下
權也邪
王致之
曰周曰
交質曰
國厚誠
于不言
中矣

龍字乃此
為俗終
號自古
歸子未
帶不敗
此故有
之義方
是拔本
源而頓
莊其禍
莊其禍

元
子
王
又取成周之禾
益也
明信
況君子
有行
然也

石碯諫龍州吁

左傳

衛莊公擊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莊姜天子宮也。得臣魯太子名。魯莊姜與姜而無子。姜子已賢于德而不見合衛人所為賦頌人也。碩人國風魯國人以其妻美而不見。又擊子陳曰厲嬖。坐孝伯妾也。其姊戴嬖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地陳莊姜嬖皆地也。姜之妹從姜者曰地。地公非正。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姜愛之。州吁而得平且。有龍而

春秋古文觀止 卷一 石碯諫龍州吁

三

其以借王... 而願者以... 暗王不復... 甚細一罪... 與楚無干... 何哉蓋其... 之內失德... 而外失德... 者多矣我... 彼之必斤... 以之必斤... 對其何以... 服楚乎對... 諸侯手故... 合其所當... 責而責其... 不必責其... 若舉動類... 如此也類... 中獨窮楚... 一以是推... 能龍之... 起而與... 忽而試... 師即生... 具詳生... 妙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對曰昔者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九州伯也...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 管仲

對曰昔者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九州伯也...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 管仲

對曰昔者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九州伯也...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 管仲

對曰昔者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九州伯也...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 管仲

對曰昔者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九州伯也...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 管仲

對曰昔者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九州伯也...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 管仲

對曰昔者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九州伯也...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 管仲

齊桓公傳

九

通篇作反
對格不
正開合
彼尤妙在
借君子小
人之言說
我之意不
庸自己一
奇絕

宋莫欲以
假仁假義
籠絡諸侯
不意適成
其意阻中
故近重中
說子微之

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左傳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於盟于王城王城秦地秦許晉之會也秦伯曰晉國知季對曰不知不知二
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我狄小人年下之人也信也
兵也國也天子之言小人耻其君為秦所殺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我狄
有死無二也一也初讀和二字只謂秦其今說出和之故秦始知正始其長遠一報不報征繕以立國也
秦伯曰國謂君何或說對曰小人也謂之不免君子起以為必自下子以己之及之之心以為秦必報其仇也
小人曰我為秦秦豈歸君秦豈歸君秦豈歸君秦豈歸君秦豈歸君秦豈歸君秦豈歸君秦豈歸君秦豈歸君
執之服而舍之言不感心而秦執之德其厚馬刑莫威焉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秦必歸君秦必歸君秦必歸君
秦不其然秦始有德于晉而今則強德為德秦豈歸君秦伯曰是吾心也入其心故能晉侯饋之牢焉

子魚論戰 僖公二十二年

左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以宋莫欲以假仁假義籠絡諸侯不意適成其意阻中故近重中說子微之宋公將戰大司馬曰國諫曰季之棄商久矣宋君將與之
可救也言不可救也非聽及楚人戰于泓泓水在宋之南宋公既成列宋公既成列宋公既成列宋公既成列
司馬曰披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何既濟而未成列未及又曰若子未重傷不禽重傷也二毛頭黑白色者君子于敵人被傷者
子魚曰君死焉傷不禽重傷也二毛頭黑白色者君子于敵人被傷者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阻隘也

增補古文觀止 卷一 陰飴甥對秦伯 子魚論戰

論說不重不禽說到不禽說到不禽說到

險反覆誠無足道然人危言迫能說得毛骨俱悚不聞人之可謂

險犯言不迫人子
 君亦知戰之勦敵之人益而不列天贊我也
 猶有懼焉猶恐不克勝也
 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馬
 以聲氣也
 敢之傷氣也

寺人披見文公傳
 公使讓之且辭
 公使讓之且辭
 公使讓之且辭
 公使讓之且辭
 公使讓之且辭
 公使讓之且辭
 公使讓之且辭
 公使讓之且辭
 公使讓之且辭
 公使讓之且辭

昏侯反國 之初從行 諸臣駢首 爭功有市 人之所不 忍為者而 介推獨起 外執謂此 時而有此 百世之宜 則其風者 志不能已 恩為中三 上其母法 二推焉作 介推之高 其母成之 高首受命 謂子展禽 謂子展禽一 謂子展禽一 謂子展禽一 謂子展禽一 謂子展禽一

丑晦。公宮火。瑕甥。即邑。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介之推不言祿

左傳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之言謂推亦在從亡中。未嘗祿。而公頃祿。亦不介推。先正多。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他人皆死。唯文公。惠懷無親。外內棄之。而臣民無辜。二三非人。力未絕命。必

將有五。非王晉祀者。非君而誰。誰非人力。大實置之。而三子以為己。及不亦誣乎。二三子更有何說。竊

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再推下義其罪。實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

矣。食天之功。在人為罪。在國為奸。而下反以為賊。上反以為賞。上下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尤過也。再以此貪天之功。而食之。其母曰。益亦求之以死誰怨。死言何不自求。去負即不致死。

何。再推再試之。再故作相。謂曰。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馬。用交之。是求顯也。之有。所以不辭。有。言。將隱。下。推

求顯也。上是不欲。其母曰。已如是乎。細玩此四字。乃知其與汝偕隱。何用假言。辭以交辭。若言官之是非。隱而

以絲上為之。田。為介推祭之田。曰。以忘吾過。且旌吾人。志記此。蘇表也。言此。曰。記。言。推。不。及。推。之。

履喜犒師。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展喜曰。夫展禽。魯有初也。展禽。魯之賢也。魯有初也。展禽。魯之賢也。魯有初也。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雖天下無道。將自是以下。世世子孫。無相

增批古文觀止 卷一 介之推不言祿 履喜犒師 十三

即而且成

後復軍之
所知在自
前後采中
之寒故可
謂老成先
見一哭再
笑出軍時
誠恐如此
始變不若
得公之既
敗而哭脫

用編寫事
台在壁遠

成也。三子皆秦大夫乃遂秦師子犯晉文請戰之請擊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微無也大桓秦伯文公亦秦所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桓秦力得國而反失其所與不知智。與同以亂易整不武國整師而秦乃有相吾
其還也亦去之。晉師亦

蹇叔哭師

傷公三十二年

左傳

紀子秦大夫三十年秦伯與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殺我掌其北門之管管頤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移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經行而掩之曰襲。總斷一句君將師勞力踴遠主備之蹇叔
其力必竭無乃不可乎蹇叔曰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蹇叔知則秦動必為蹇叔且行
千里其誰不知不但鄭知他國無不盡知伏下公辭焉蹇叔曰吾聞西之白已使出師于東門之外孟明姓百里名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十三字矣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
之木拱矣合子曰拱言爾何有知報故管中壽而蹇叔之子與之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地險阻可以避
殽在殽有二陵焉大者殽也其南陵夏后皋葬之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殽地險阻可以避
其不也必死是聞余收爾骨焉四十一字秦師遂東高明于晉取

增批古文觀止卷之二

大司馬 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

手錄

東吳

闕補齋重刊

鄭子家告趙宣子

文公十七年

左傳

晉侯合諸侯于危危地平宋也平宋亂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穆以為貳于楚也以其有二心于楚故不與見鄭子

增批古文觀止

卷二

蹇叔哭師

鄭子家告趙宣子

十五

并逐月耳
之猶為統
統畏大國
之言後禍
之到皆小
密則充說
即亦不能
復耐充說
出或楚亦
勢之不何
然見罪我
欲見罪我
亦頗多一
得計多一
因偵德之
亂人難犯
亂人難犯
亂人難犯
亂人難犯

增批古文觀止 卷二 王孫滿對楚子

十六

家子使執訊而與之誓執訊訊以告通宣子楚君曰下皆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

君楚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在敝邑以侯宣多之難侯宣多以後立寡君是以不得與蔡

侯借十一月克滅侯宣多其難也而隨蔡侯以朝於執訊朝朝十二年六月歸生稱名

佐寡君之嫡夷蔡子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侯陳子公將朝會盟楚歸生稱天子

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陳宣新即位有朝往年正月燭

之武天往朝夷也頃朝冬宣多是朝路朝宣多頃朝八月寡君又往朝朝宣多往年正月燭

祭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蔡侯蔡侯侯朝君夷與孤之三臣相及

予絳予絳冬子絳朝會不絕也結歸之極場武朝宣多雖我小國則後以過之矣夷與孤之三臣相及

爾未遠志一乃也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切而此為乃引吉人古人有言曰畏首

畏尾身其餘幾身之不及者有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鹿死將不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

不德則其鹿也德也地也言以視我楚是人也而走險急何能擇危而爭何能擇命之罔極亦

知亡矣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僇唯執事命之地也唯君命之命之罔極亦

二年朝於齊四年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罪也二年朝于齊居大國之

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罪也二年朝于齊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命之不救逃也

王孫滿對楚子宣公三年

左傳

敵或南其故管相土宜而布有今管子禮理論後而曰蓋東其敵而已唯管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
 其利也豈非則非在其甲
 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并田之制溝洫橫長並難過今欲蓋東其敵則管之伐齊猶東行其故無非也管子是也反先王則不義
 何以為盟至其言實有闕上分而為辨此總四五之至也樹德而濟同欲馬心之所同欲也樹德則上德教而濟人
 則上土伯如之霸也勤而無之以役至命伯天也且克商大彭宋周益皆管之功今管子求合諸侯以送無
 宣布利五伯如之霸也勤而無之以役至命伯天也且克商大彭宋周益皆管之功今管子求合諸侯以送無
 疆之欲持敬事東詩曰救政優優百禄是道優見也也道也子實不德而華其祿諸侯何害焉二合實不寬
 和而先有其福又何能治之管子管子所命本欲管而國不然若彼不實管之命使去法則有辭矣管子之命我使臣已有辭意
 佐前故何言沙能以上言管有國不務望主以足上二段之意見非管子之命我使臣已有辭意管子之命我使臣已有辭意
 如願也管子之命我使臣已有辭意管子之命我使臣已有辭意
 徒抗賊管子之命我使臣已有辭意管子之命我使臣已有辭意
 敝器上地不敢受管子之命我使臣已有辭意管子之命我使臣已有辭意
 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管子之命我使臣已有辭意管子之命我使臣已有辭意
 也任情快語
 亦出以振攝

楚歸晉知卷 成公三年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雲襄老之尸於楚以求其歸公十二年魯楚子戰却楚而知楚知莊子射楚連尹襄老
 者子是以於是荀首佐中軍為政楚人許之荀首即莊子楚時魯中軍遂知管曰子其怨我乎子其言對
 曰一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國保戰軍別房後者執事不以魯放去鼓使歸即戮
 君之惠也以血塗鼓曰服鼓者不戰臣實不才又誰敢怨開楚也王曰然則德我乎指許歸
 其社稷而求紓其民謂而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各懲其忿謂前戰爭兩釋纍囚以成其好去魯也

厥為首子
 是荀首佐
 中軍共故
 楚人許之
 二語依見
 楚不許之意
 德我報我
 全足報官
 當私情

宣子支駒
文之相陵
氣相陵
不可犯
賦遂句
直與致
之索致
詞令妙
品真

伏維口德奪命其無信也
以之二三不審當一歲
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我下之禍昭告昊天上帝
秦三公相見
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德不
十四字
桓之罪言諸侯備聞此言
桓侯無所避罪
是謂痛心疾首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
秦桓侯好是望耳
君若惠顧諸侯於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
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聞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
散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有利於秦者而為之
左傳

駒之不佞于晉
襄公十四年

會于向
晉諸侯子
將執戎子駒支
戎四殺之復焉
范宣子
親數
上諸朝執之何名于秦宣子曰與曰來姜戎氏
先呼來次呼姜戎
晉秦人迫逐乃袒吾離於瓜州
乃汝也言離戎祖名晉焉秦晉乃袒吾離被逐
氏便是相陵口角
君謂魯公
無秦致故臣晉居故秦刑
以歸戎先君
古孟自才也無秦致故臣晉居故秦刑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晉者諸侯皆言
諸侯白汝汝晉主之不佞今日諸侯之事
諸侯白汝汝晉主之不佞今日諸侯之事
諸侯白汝汝晉主之不佞今日諸侯之事

衆貪於土地遂我諸戎
秦桓侯而欲得土地所以遂我
比魯公
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撤之禽
豈是前棄
顯明也
魯先時之伯魯魯侯也
魯魯非戎之醜
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得不振之隱至於今不貳
明我之田荒編野非人所止我力為驅除而後受
為假貸或自開聖非魯魯魯
晉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成
馬
於是

增批古文觀止 卷二 駒之不佞于晉 二十一

予有殺之師傳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穀晉樂其上也元其下秦師不復我請我實然當殺子願有邊矣子下秦師

我大子子晉成子如捕鹿晉人角之請我捕之樂晉路也一十九下秦與晉同能此能也我何以不免此何故而不免乎

罪子即俘虜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請我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親志也宜敢離邊也自秦秦

征討之復及相繼以從執政之使令捕殺子願無害也豈敢有難邊邊之令官多有不映之四與女剖分而食之分剖

諸我今之將帥或有開失以損諸侯之心而乃罪及我請我請我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

惡之能為惡情流涕言指以害晉此辨言語流涕惡之不能與於會亦無膏焉膏謂也我不其言亦無所聞此辨請朝也賦青蠅

而退言請小雅為名賦青蠅者服位僅君子無信也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辭也宣子自知來責教也說使使賦青蠅

祁奚請免叔向襄公二十一年

左傳

樂盈晉大夫出奔楚范宣子逐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在晉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叔向曰與其死之若何叔向死於此詩曰僕哉游哉聊以戲麻叔向曰吾為子請子請子請子請

也不死不知者能自見樂王剛附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子請子請子請

向自然叔向曰必祁大夫謂祁大夫也能免我者必由此人室老室老之長聞之曰樂王剛言於君無不往求赦吾子

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常見叔向曰樂王剛從君者也何能行

行此後彼人之事祁大夫外舉不棄離舉其師內舉不失親祁平其獨道我乎人而不散詩曰有聲德裕

四國順之直也後行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祁大夫覺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剛對曰不

棄其親其有馬謂有馬者謂有德也於是祁奚老矣言老矣聞之來朝而見宣子宣子對曰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文篇言文武有意則之德及于書曰昭有謨勳明徵定保

樂王剛見叔向而自
請免叔向而自
與免叔向而自
之而不見
人相去背
壤所不絕
小所以絕
免所不以
君子以待

勞願將令
總令名葉
重幣對鼓
符論正大
其爲德名
處作實數
語理切激
復對切往
明宜手宜
而愛諫也

謀而解其過意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此語不傳意欲無德也社稷之固也此社稷所賴以固也杜預云是之言也猶將十世宥之
以勸能者今堂不免其身以柔社稷不亦感乎後世之子孫有罪極當宥之以勸有能之人宜以免故不免其罪見絲繩而為繩此言不以公罪伊尹放火甲而相去之卒無怨也妙大德官恭為城周公左右不相及若之
何其以虎也此言不當以公罪伊尹放火甲而相去之卒無怨也妙大德官恭為城周公左右不相及若之
而朝叔向亦不言免于和莫也即往朝也以明初其義非爲已也○初不朝見但位常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

范宣子為政將中東諸侯之幣諸侯初實于晉者其幣人病之也二月鄭伯簡如晉子產寓書於子
西以告晉子晉書也子西謂鄭伯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此四鄰諸侯鄭伯所引也不聞令德而聞重幣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晉國貳則子之家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晉國貳則子之家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晉國貳則子之家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襄公二十四年

二十三

得于聲容
之外者如
此奇文非
能傳之

大國之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武公為東海表為之歌按公孫固國之於東此也曰美哉揚
 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揚公孫固國之於東此也為其歌秦曰比之謂夏聲而致至
 秋而有諸夏年矣頌夫能夏則大矣之至也其周之舊乎伍平王遠遷有西周地也周之舊為之歌魏曰美
 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風風中角之聲而大也婉險而易行為之歌唐曰美
 哉唐不取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道民乎晉唐不取地不然何憂之遠也連清發葉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非承陶唐德之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潘若瑞瑞復發言故曰無主自節以下無識
 馬仰之詩不負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德而怒而不言怒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其周德衰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猶有先王遺民為之歌大雅曰廣哉廣哉與與乎乎曲而有直體曲而有直體其
 文王之德乎文王之德為之歌頌曰美哉美哉直而不佞直而不佞曲而不屈曲而不屈通而不逼
 不至于遠不至于遠而不可而不可遷而不淫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復而不厭哀而不愁哀而不愁樂而不流樂而不流
 不憤不憤用之不巳用之不巳廣而不宣廣而不宣施而不費施而不費取而不貪取而不貪處而不隘處而不隘行而不
 流流改改變變其德之無偏勝變其德之無偏勝一氣連用十四句何等筆力一氣連用十四句何等筆力五聲宮商
 起以下每上俱以爲之二字打一下供以見引
 舞大武者王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武王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韶濩聖人之弘也
 非為其誰能修之非為其誰能修之能修其功見舞韶箭者韶箭曰美哉勤而不德勤而不德如天之無不
 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發以加於此矣雖其盛德其發以加於此矣若其樂焉
 收住全篇

增批古文觀止 卷二 李批觀周樂

會為盟主
而子虛以
魯衛鄭朝
晉楚陳館
皆大是奇
宏只是奇
中早有成
算故說本
相對針鋒
而不刺
強而不激
文而不措
一語不子
縮向於息
不巳子產
之有辭也
非小補也

敢請已

子產壞晉垣

左傳

子產相去鄭伯以如晉晉侯平以我喪故以晉喪未之見也見別有晉雖以晉子產得盡壞其館之
 垣而納車馬焉蓋館舍之垣而納已之車馬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
 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憂冠之憂以上叙說垣之由以見晉侯各一段感
 何來將若之何一語意疑
 治完固以獲蓋垣所以獲獲侯之須老老者謂侯卿大夫長長也
 是以不敢寧居恐索敵賊以來會時事
 未得見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會敵邑之罪右難如此
 公之為盟主也只因世邑盟主而提出晉文公來壓倒他下
 論侯之館待客又極其隆也
 人以時填館館宮室
 官多屬各展其物官屬各陳其積各之物
 官多屬各展其物官屬各陳其積各之物

經論過于
亂金為純
以學喻作
思故不羣
容不不得
不爾

為首者忌
之患之四
一字已後
則辨之論
可謂以理
出處注唱
使無從謀
若精從

增批古文觀止 卷二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使人學製焉能教有教之性雖得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制焉則身之所庇也其為美
錦不亦多乎亦思管仲之為美錦不亦多乎若果行此必有所
害非言害也譬如由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壞車也言求免包官且不能何暇求其無害治也四喻放天亦不知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
治功一喻何一喻而三喻子皮及四喻何暇求其無害治也四喻放天亦不知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
務知小者近者為君子此其大我遠而慢之也我也衣服附在吾身此其小我知而慎之也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也此其大我遠而慢之也我也衣服附在吾身此其小我知而慎之也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此其大我遠而慢之也我也衣服附在吾身此其小我知而慎之也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子而子此及同謂子不冬子產字緩也此其大我遠而慢之也我也衣服附在吾身此其小我知而慎之也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子即而觀心則汝之心未必盡如吾之心宜敢使子察察實從我之此其大我遠而慢之也我也衣服附在吾身此其小我知而慎之也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乎此其大我遠而慢之也我也衣服附在吾身此其小我知而慎之也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為忠故委政焉以子產為子已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治政也子皮以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昭公元年

左傳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公孫段氏之天下子孫後孫地故行此聘娶三君五舉故舉為介則使介介稱敘其將
入館將入鄭人惡之以非楚之使也使行人子羽與之言子羽之方館于外楚乃舍于城外圍不意對者持逆女一若可以
略詳以上一段既將以眾逐之士辱也逐逐以行也子產惡之謂楚使也使子羽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容
從楚者請擇聽命命人子羽九朝皆稱命人以眾為請擇也令尹使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園謂
園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也豐氏守石女也公孫段氏之妻也園布几筵告於莊姜莊姜之廟而來之廟而來莊王國
王國之謂若野賜之若野也是委君既於草莽也謂野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謂野也

不與必
國所以待

雙子一
終絕不
罕一不
固有味
意至後
不與若
既不相
以共所
此其以
能善其
能與而
見元以
也難於

或曰何須復身請之列。不寧唯。又使園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實君者。其後以復矣。
不與必國所以待。不寧唯。又使園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實君者。其後以復矣。
不與必國所以待。不寧唯。又使園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實君者。其後以復矣。

子華對靈王

楚子將於州來。次子願尾。使湯侯潘子司馬督暴于平陸。季喜。帥師圍徐。
以懼吳。吳國楚子次子乾給以為之。獲。即自乾給以爲之。獲。即自乾給以爲之。獲。即自乾給以爲之。
以懼吳。吳國楚子次子乾給以為之。獲。即自乾給以爲之。獲。即自乾給以爲之。獲。即自乾給以爲之。

增此古文觀止 卷二 子華對靈王

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曰昔者侯遠，特我而異。晉曰我大城陳，蔡不

對曰：畏君王，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及加之，以楚，敢不與君王。曰：君王，

不肖，五五路，請曰君王命，刺去以為，敢請命。曰：君王，

出吾刃，將斬矣。曰：君王，

良史也。下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曰：君王，

問焉，昔發，公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必有車轍馬跡焉。曰：君王，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君王，

其詩而不知也，若聞遂焉。其馬能知。曰：君王，

祈招之惜情，夫昭德音，其馬能知。曰：君王，

力而無醉飽之心。若周民，當隨其所能，知利害，至隨其形而

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去聲。愛三。子。新。服。食。不。安。者。數。日。即。未。嘗。新。服。不。能。進。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

禮仁也。信善哉。楚雲。子。若。能。如。是。其。其。辱。於。其。然。此。以。為。善。德。之。道。也。

子虛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鄭子虛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以德者，能治服民。其次莫如猛。治師是子虛

大烈民望而畏之，故解聲死焉。大水懦弱，民狎而歌之，則多死焉。

子虛不是
一味任猛
則民不犯

左傳

此而告人
必沼其成
無所不履
無所不履

增補古文觀止卷二

吳許越成

官職收拾見之道民復於又謀洗洗使秦行誘蓋蓋遂遂滅過復復禹之績祀

夏配天不崇崇物物踐踐能觀而而務施施不不失失人人觀觀不棄然然無無我我同同壤壤而而世世為為仇仇讎讎不

亦亦難難矣矣而而弗弗取取將將又又存存之之遠遠天天而而長長寇寇讎讎以以是是求求伯伯必必不不行行矣矣况况無無及及已已不不可可者者二

之衰也日可候也可計日而待一一介介在在蠻蠻夷夷而而長長寇寇讎讎以以是是求求伯伯必必不不行行矣矣况况無無及及已已不不可可者者二

後教後教必必為為越越所所滅滅而而宮宮室室廢廢球球宮宮為為行行地地直直是是日日見見非非為為懸懸斷斷

後教必為越所滅而宮室廢球宮為行地直是日見非為懸斷

增批古文觀止卷之三
 大司馬 吳國村先生鑒定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 手錄 東吳 闕補齋重刊

蔡公諫征犬戎

國語

先王耀德不觀兵是
 一焉王腦
 不觀兵是
 不出此意
 馬跡偏大
 下其中珍
 之心不遠
 佩兵犬戎
 耳乃僂得
 狼鹿以歸
 不但不能
 成觀兵矣
 路出荒服
 不至一掃
 原有深意

穆王諫征犬戎而民也於任蔡公謀父用○蔡公之國語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昭明也觀乎也
 戰而時動動則威○特謂武之消威可畏也觀則玩玩則不震○玩謂也震懼也四句一正一正
 諡謂時過之也言武王常求懿美之德以布於天下則收效其年矣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祿之肆陳也詩周公所作載戰于克載於克○克謂也克用也言蔡公既定天下則收效其年矣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祿之肆陳也
 其財求○肉不飢不寒所以厚民之主也而利其器用○如工作什器通財之類所以利民之類也正其德而厚其性○正其德也如比而民之情性有不歸於厚者
 文修之○句是不觀兵之意使務利而避害○避害也慎德而畏威○慎德也故能保世以滋大○滋大也鄉○如字○傳音善利於穆王為言鄉也
 后稷○句是不觀兵之意以服事○服事也虞○虞也夏○夏也之衰也○衰也後稷弗務○後稷也我先王之不密○不密也
 修其緒○緒也修其訓○訓也典○典也其言而自○其言也於戎懼之○於戎懼也而遠于邪○而遠于邪也西戎其近視○西戎其近視也不致言○不致言也業○業也時序其德○時序其德也纂○纂也前人○前人也王曾繼其德而弗陞○王曾繼其德而弗陞也以上言周家累世德○以上言周家累世德也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也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也
 是光王非務武也○是光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害也○勤恤民隱而除害也以上言武王不傲兵下乃述邦制以轉文夫收之非夫先王之制○以上言武王不傲兵下乃述邦制以轉文夫收之非夫先王之制也
 邦內甸服○邦內甸服也邦外侯服○邦外侯服也侯衛賓服○侯衛賓服也侯侯衛賓服○侯侯衛賓服也

增批古文觀止 卷三 蔡公諫征犬戎

五百里也無不服也聖王欲遠邇之要者服也約之義也戎服者祭祭于祖侯服

者祀祀于廟賓服者享享于廟要服者賁賁者服也采服者采者服也甸服者甸者服也采服者采者服也甸服者甸者服也

享以歲歲者服也賁以時時者服也采以時時者服也甸以時時者服也采以時時者服也甸以時時者服也

言前近者有不享則修刑刑者服也於是有刑刑者服也於是有刑刑者服也於是有刑刑者服也

而有不至則修刑刑者服也於是有刑刑者服也於是有刑刑者服也於是有刑刑者服也

不聽不聽者服也遂無不服遂無不服者服也遂無不服遂無不服者服也遂無不服遂無不服者服也

世無不至世無不至者服也遂無不服遂無不服者服也遂無不服遂無不服者服也遂無不服遂無不服者服也

先人之德先人之德者服也不可失不可失者服也不可失不可失者服也不可失不可失者服也

王之言則不可失王之言則不可失者服也王之言則不可失王之言則不可失者服也王之言則不可失王之言則不可失者服也

召公諫厲王止謗召公諫厲王止謗者服也召公諫厲王止謗召公諫厲王止謗者服也召公諫厲王止謗召公諫厲王止謗者服也

厲王虐國人厲王虐國人者服也厲王虐國人厲王虐國人者服也厲王虐國人厲王虐國人者服也厲王虐國人厲王虐國人者服也

告曰民不堪命矣告曰民不堪命矣者服也告曰民不堪命矣告曰民不堪命矣者服也告曰民不堪命矣告曰民不堪命矣者服也

國語國語者服也國語國語者服也國語國語者服也國語國語者服也國語國語者服也

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曰民不堪命矣者服也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曰民不堪命矣者服也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曰民不堪命矣者服也

臣之罪也臣之罪也者服也臣之罪也臣之罪也者服也臣之罪也臣之罪也者服也臣之罪也臣之罪也者服也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服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服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服也

傷人必多傷人必多者服也傷人必多傷人必多者服也傷人必多傷人必多者服也傷人必多傷人必多者服也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服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服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服也

傷人必多傷人必多者服也傷人必多傷人必多者服也傷人必多傷人必多者服也傷人必多傷人必多者服也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服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服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服也

文只是中
間一段正
議前慎
諭防民口
有大害後
喻官民言
在將大利
喻憲民和
成文章意
縱橫不可
縱橫不可

不為天子
不得用處
倉庫妙在
恨無一不
賢實無不
許而不許
之意一步
便皇耳神
已俱變

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膏宣之使宜

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大夫獻賦。士獻歌。庶人傳語。士獻言。

士獻諷。士獻賦。士獻歌。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庶人傳語。士獻言。士獻諷。士獻賦。庶人傳語。士獻言。

國語

襄王不許請隧

襄王不許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安。夏王後母魯君生叔帶。因居人立為王。襄王去之。地。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

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

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

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

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

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

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

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

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

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

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王賈之以陽樊。不。請隧。馬。地。通。路。曰。

增仇古文觀止 卷三

襄王不許請隧

三

天降禍災于周室。謂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僅守府猶守不佞以勤。不佞不才也勤勞也而班先王
 之太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太物極也其叔父實應且禮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若能光
 受私賞心中不實不情也。以非余行賞之不當余宜受之。而弗受也。反知此故歸來如劫下則終美刀飲飲之福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飾行也君臣等各有其叔父若能光
 裕大德更其於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聞
 於裔異。其何辭之無。天下縮收也備物猶死生之服物米食流故也辟職也高遠也逆振一段聲情。若猶是姬姓也。未見尚將
 列為公侯復先多職。未改大物其未可改也。不日不可改而日不可改也若先王與百姓何政令之為也。私勞即私德
 物也。余遂不敢請受地而還。在晉文為勞太奢即服物米食等也先王唯是服物米食以臨長百姓而余雖勇若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豈能知。私勞即私德
 其如先王何哉既無以對先王百姓何政令之為也。直說出不計行禮之意。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豈能知。私勞即私德
 禁止不待請也。仍用。遂遂不敢請受地而還。在晉文為勞太奢即服物米食等也先王唯是服物米食以臨長百姓而余雖勇若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豈能知。私勞即私德
 遂遂不敢請受地而還。在晉文為勞太奢即服物米食等也先王唯是服物米食以臨長百姓而余雖勇若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豈能知。私勞即私德

單于知陳必亡

國語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陳。聘問也。謂侯于天子天子之遂。遂道于陳。以聘于楚。自水通楚道經陳國是時天子做
 朝覲矣。道蒞不可行也。是早見于長途第第撤旅也一候不在疆。候候人也掌迎送者司空不視塗之言二澤
 不陂。陂陂澤也古不陂三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四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五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六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七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八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九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十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十一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十二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十三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十四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十五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十六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十七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十八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十九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二十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二十一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二十二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二十三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二十四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二十五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二十六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二十七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二十八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二十九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三十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三十一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三十二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三十三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三十四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三十五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三十六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三十七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三十八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三十九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四十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四十一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四十二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四十三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四十四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四十五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四十六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四十七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四十八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四十九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五十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五十一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五十二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五十三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五十四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五十五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五十六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五十七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五十八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五十九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六十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六十一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六十二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六十三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六十四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六十五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六十六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六十七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六十八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六十九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七十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七十一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七十二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七十三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七十四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七十五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七十六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七十七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七十八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七十九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八十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八十一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八十二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八十三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八十四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八十五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八十六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八十七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八十八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八十九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九十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九十一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九十二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九十三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九十四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九十五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九十六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九十七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九十八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九十九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一百澤不陂。澤澤也古不陂

先叙事起
 中分四段
 辨駁引古
 微今句修
 字削而分
 既中又復
 箱條變化
 其排對之
 文連自是至

有之曰引古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怡淫而司事莫至不但失班如度之制且是堯先王之官也先王之命以為過賓於陳過道也而司事莫至無以下同于陳國之官矣先王之命以為過賓於陳過道也而司事莫至無以下同于陳國之官矣先王之命以為過賓於陳過道也而司事莫至無以下同于陳國之官矣

陳侯之命以為過賓於陳過道也而司事莫至無以下同于陳國之官矣先王之命以為過賓於陳過道也而司事莫至無以下同于陳國之官矣

陳侯之命以為過賓於陳過道也而司事莫至無以下同于陳國之官矣先王之命以為過賓於陳過道也而司事莫至無以下同于陳國之官矣

展禽論祀是居

海鳥曰晏居法起於魯東門之外二曰臧文仲使國人祭之直是居展禽曰越哉臧

孫之為政也越謂越子孫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祀之前制於國為最大故慎制祀
 以為國典法以爲國之常經不得有所加也此句極重後俱依此立論
 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節制也夫聖王之制祀
 也法以爲國之常經不得有所加也此句極重後俱依此立論
 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節制也夫聖王之制祀
 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先將制祀之意虛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
 疏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稷也共工氏之伯九有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共工裔存義之國有城也共工之裔故祀以為社社土神也柱能植百穀百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共工裔存義之國有城也共工之裔故祀以為社社土神也柱能植百穀百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共工裔存義之國有城也共工之裔故祀以為社社土神也柱能植百穀百

一祀是居
 身發出如
 默亦只是
 無故如典
 一句斷盡
 前云非是
 非祀典後
 不得無是
 加典也文

國語

特之夫在
不能構功
而先在
不智乃以
成其不仁
也結出海
鳥之智來
鼠有味

百物以明民共同財黃帝軒轅也今名也成命定百物之名也顯頊能修顯頊黃帝之孫帝嚳之功能序三辰以能序黃帝之功

障洪水而殛死殛死也禹能以德修鯀之功鯀能治水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契能治民之功

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勤其官而水死也武王去民之穢武王去民之穢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也

文王以文昭文王以文昭也武王去民之穢武王去民之穢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也

宗禹宗禹也而宗武宗武也行能帥禹者也行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夏后氏報焉也商人禘舜商人禘舜也

文王而宗武文王而宗武也行能帥禹者也行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夏后氏報焉也商人禘舜商人禘舜也

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周人報焉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也

之典祀也之典祀也禮頊禮頊也一曰結任上文以下也一曰結任上文以下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

之人所以為民質也之人所以為民質也信之故曰民質信之故曰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

五行水木金土五行水木金土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

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也以為國典以為國典也知者處物格物必窮其理知者處物格物必窮其理也

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遊其炎也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遊其炎也夫

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爻使書以為三爻也

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遊其炎也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遊其炎也夫

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爻使書以為三爻也

禮記古文觀止 卷三 皇華斷晉臣君

七

異革斷晉隱者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水之淵以取魚也異革斷其晉古而棄之晉國也曰一而斷一而說所古者大寒降去蟄

蟄水蟲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水虞於是乎講水虞也

古制處
異革斷其
蟄水虞於
泗淵水之
淵以取魚
也異革斷
其晉古而
棄之晉國
也曰一而
斷一而說
所古者大
寒降去蟄
水虞於是
乎講水虞
也水虞於
是乎講水
虞也水虞
於是乎講
水虞也水
虞於是乎
講水虞也
水虞於是
乎講水虞
也水虞於
是乎講水
虞也水虞
於是乎講
水虞也

天子為王
自天子至
諸侯自卿
大夫至士
自士至人
自人至士
自士至人
以下無一

敬姜論勞逸

存存
是良器也為士
是良器也為士
是良器也為士
是良器也為士

國語

國語

公甫父文伯魯大夫季孫子孫公孫也退朝朝其母母也其母方績績麻也又伯曰以歌歌也之家只四字使而主猶

備官而未之聞邪禮也其以歌為不能事季子注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

民而用之故長王去去天下注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怨

心生及勞及逸冰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水瘠土瘠故使民反其勞上是故天子

心生及勞及逸冰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水瘠土瘠故使民反其勞上是故天子

心生及勞及逸冰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水瘠土瘠故使民反其勞上是故天子

心生及勞及逸冰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水瘠土瘠故使民反其勞上是故天子

心生及勞及逸冰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水瘠土瘠故使民反其勞上是故天子

心生及勞及逸冰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水瘠土瘠故使民反其勞上是故天子

人之不勞
無一日之
不勞無一
時之不勞
時之不勞
時之不勞
時之不勞
時之不勞
時之不勞

不勞無一
時之不勞
時之不勞
時之不勞
時之不勞
時之不勞
時之不勞
時之不勞

大冢朝期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余紀采邑春朝朝服去采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

旅收相去聲厚民事考季實下十七字師大夫大司馬也惟旅少去聲與大史戴紂度司天刑少季采也其善

相氏惟與大相備則養皮日監平九御使潔奉栴邱之菜盛而後即安監視也九術九類之官委祀也即就也○者

○此言天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慢而後即安治也此言

士朝而受業畫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治也此言其家事而後即安治也此言

勤晦而休無日以怠治也此言所以致文伯以下致文之勞所以自治也治也此言命婦成祭服治也此言

之以絃治也此言冠上履治也此言會後夫人卿之內子為大帶治也此言命婦成祭服治也此言列士之妻加

有辟治也此言古之制也治也此言自庶士以下皆衣夫治也此言其庶士以下皆衣夫治也此言社而賦事治也此言

忘先人之業治也此言先人謂伯也○折光有急情其何以避辟治也此言有辟之官治也此言朝夕處事治也此言

仲尼問之曰弟子志之也季氏之婦不淫矣治也此言結實其奇治也此言

叔向賀貧治也此言叔向賀貧治也此言叔向賀貧治也此言叔向賀貧治也此言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治也此言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治也此言無以從

三子治也此言三子治也此言三子治也此言三子治也此言

增批古文觀止 卷五 叔向賀貧

國語

且以見實之可與不實之有德有德不實則其言不可信也... 宣子自慮其言不足... 宣子自慮其言不足... 宣子自慮其言不足...

不備其宗器... 國行刑不疾... 略則行志... 康於國... 其寵大矣... 之貧... 也敢專承之... 宣子拜稽首曰... 結贈子一段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王孫圉... 聘於晉... 趙盾... 鳴玉以相... 楚之白珩猶在... 又有左衽相... 又能上下說... 又有數曰雲連徒洲... 金木竹箭之所生也... 龜珠齒角... 皮革羽毛...

用之每行
銀錢後之
制議之下
銀錢後之
制議之下
銀錢後之

諸指運行
成之詞雖
只是庸修
其中可罪
不取忘如

珠黃銀皆用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為也豐賦也不虞意外所以共固弊幣以實享於諸侯者也
實之所謂也實之所謂也
能自便實遠流而日所必法也能自便實遠流而日所必法也
皇天也○左使倚相又晉三良也一片皇天也○左使倚相又晉三良也一片
王之統也王之統也
輔相國家則實之明也輔相國家則實之明也
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實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實之山林數澤足以備財用則實之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實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實之山林數澤足以備財用則實之
日足字句與上二段相照照妙

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魯哀公十四年吳伐越越亡
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
簡服吳國之於甲兵而亦當有所控也簡服吳國之於甲兵而亦當有所控也
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許諾乃命諸稽郢等一行成於吳曰許諾乃命諸稽郢等一行成於吳曰
下執事曰下執事曰

國語

增批古文觀止

卷五

諸稽郢行成於吳

宥赦之宥赦也。宥，寬也。赦，免也。君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繫，所以修其心也。肉，指上見揭。

其敢忘者王之天賜也。其，指上見揭。今向踐申禍無良。申，指上見揭。卑鄙之人敢忘天子之

大德而思邊陲之怨，以會得罪於下執事。執事，指上見揭。今君之不祭威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貢獻

委重罪，願類於邊。委重罪，指上見揭。今君之不祭威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貢獻

之邑也。之邑也，指上見揭。君之不祭威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貢獻

執箕帚以咳同姓於王宮，取備也。執箕帚，指上見揭。一介嫡男，奉饗臣，

同於王府。同於王府，指上見揭。亦征諸侯之禮也。亦征諸侯之禮也，指上見揭。夫諺曰：狐埋之

而狐搨之，是以無成功也。而狐搨之，指上見揭。今天子既封項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

至之無成勞也。至之無成勞也，指上見揭。雖四方諸侯，則何實以事吳？雖四方諸侯，指上見揭。

唯天至矣，利溘我高，越服吳為利。唯天至矣，指上見揭。

申骨諫許越成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吳王夫差，指上見揭。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吾將許越成，指上見揭。若越既改吾

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派旅焉。又何求，指上見揭。申骨諫曰：不可許也。申骨諫曰，指上見揭。夫越非實忠

心好吳也。心好吳也，指上見揭。又非懼畏吾甲之強也。又非懼畏吾甲之強也，指上見揭。夫種勇而善謀，將選於吳國，於股掌之上

以得其志。以得其志，指上見揭。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指上見揭。故婉約其辭，以從逸志。

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指上見揭。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然後安受吾虜。然後安受吾虜，指上見揭。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

遠將得平
桓句推見
段又因隱
桓而長揭
其下字處
句又跌宕
直截又虛
簡勁極長

通篇純用
複字白話
矣曰甚矣

時孰得天曰長嘗吳吳及吾猶可以戰也日字本上日以俱降日長矣矣而米言過此界為危弗推為蛇將
若何○一喻見作吳王曰大夫莫隆於越越會足以為大虞○倍心傾起若無越則吾何以春
秋曜吾軍○存越則時可加兵以擊吾乃許之威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既使諸稽郢盟又使諸稽郢辭
為有益乎前盟曰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若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
重於鬼神而自輕也○不復却之之意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成不盟荒也總矣

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公羊傳

元年者何君之始卒也○入君即位春者何歲之始也○歲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周始曷為先言王
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王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命改正朔日句侯公至要命之故曰大
不言即成公意也○從無文字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幼
而貴隱長而卑基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微謂母國也國人無分別隱長又賢諸大夫反桓桓幼
立之○桓引隱於元馬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
相幼君也○既發上隱不能誠心相桓故凡隱之兵為去隱也○中欲以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
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適謂適天之子謂左右廢桓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子以母貴次得立母以子立

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五年

公羊傳

外平不書○前是鄭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已指華字子反對若何大其平乎已也○莊至圍宋軍有七日
之禮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歸子反語作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墜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

非禮也
明則此春
不以此春
秋所以重
于之歟

鄭伯以慈
於天倫使
以剪之罪
於推見其
意以正人
心殺梁只
四字已甚

必祝曰元苟有吳國尚遠有侮於予身後各也意欲殺國于季子意故謁也死餘祭也交餘祭也死表
時也交夷時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自是後季子意不與為夷後裔而歸傳者長庶也即
之就也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曰先君之所以不與于國而與弟者凡
為季子故也先提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者
也爾意一反一正傳悲高得為君子於是使專請刺條專請請條而致國于季子多言季子不
受曰爾哉吾君為受爾國是吾無爾為墓也以分言伏爾報吾兄報兄之子吾又報爾是父子兄弟相
殺終身無已也以下言及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延陵吳下邑穆今子無去國之意不越吳國謂國故君子以其不
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千古完論以國讓賢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賢者君者
也以季子讓賢者大夫則賢者君者又繼有君者禮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或書官此何以名許夷狄
者不宣而足也不以一字之去而過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
必使子也于許字子羅名所以使其弟吳臣子也奇思相解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殺梁傅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何能也一字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有徒眾不易殺也不易殺也
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自君母弟向母弟也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
子也而弗謂公子目君謂鄭伯段與而甚鄭伯也目君也猶曰取之其母
鄭伯甚鄭伯之處積慮成於殺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通鑑最誠
子他傳

全篇總是
寫虞師主
路清純中
伏無比中
開玩好在
耳目之前
一段尤異
樣出色獨
忌之成往
往所同概

增批古本觀止 卷三 虞師晉師滅夏陽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設案得
甚妙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虞無師晉師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今不

其先晉何也滅去為主乎滅夏陽也晉師也首晉夏陽者虞號之塞也塞也滅夏陽而虞號舉

矣此舉也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號首晉首晉何不以屈屈產之乘

乘棘之壁而借道乎虞也在地晉與馬耳林交攻公為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

則如之何晉先交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復情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

借吾道斯朝與就而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廢而置之廢也若何畏也有得則受得

宮之奇虞取虞矣存焉必不使受之也伏後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去長於君之

耳目之前指焉而患在一國之後近而會也此中知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又識

君借道之公遂借道而伐號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使於虞言其虞公弗

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晉君宮之奇又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果不能琴其妻子

奔曹獻公亡號五年而後毀虞虞毀於晉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

矣以戲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田野按晉公公子重耳申生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明說世子曰

檀弓

檀弓

檀弓

檀弓

檀弓

檀弓

越為中宮
得如許統
折語固真
若居國真
澹合左國
公說觀之
方見足文
之神

宋朱子云
幸探之賜
皆為非禮
習俗當有
受事而未
能正而但
及其疾病
不可以變
之時一變
人言而必
舉扶以易
賢不能失
此事故要
為發正此
之問
簡二鏡子

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明其後則張益壽是後君矣勿安曰然則盜行乎。劫其在也。世子曰不可。君謂
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行指何益也。○與生人行何益也。○與生人辭於狐突之傳曰。與之中
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吾君不出而為君。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吾君不出而為君。伯氏之計則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甲
生受賜而死。○國交則欲雖死亦多事矣。○再拜稽首乃卒。而自強是以為恭世子也。○臨絕不致不得物欲者得祭祭亦

曾子易簣

檀弓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童子曰然。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曾子聞之。懼。然曰呼。
曾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童子曰然。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曾子聞之。懼。然曰呼。
曾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童子曰然。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曾子聞之。懼。然曰呼。
曾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童子曰然。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曾子聞之。懼。然曰呼。

有子之言似夫子

檀弓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問於曾子曰。

增補古文觀止 卷三 曾子易簣 有子之言似夫子 十七

渴解欲速
朽後二段
有子自其
所以知其
不欲速朽
速法極改
章法極改
錄又極論

金穆之言
即若有納
其亦安知
不以此言
試之晉君
臣陷阻備
天智深對
沈故所對
純是一國
大道理使
秦伯不覺
心折英雅
如人大率
如此

補此古文觀止 卷三

公子重耳對秦客 杜贊揚解

得三年而不滅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知速朽之愈也言有後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言有後南宮敬叔之子仲孫閱言有後必戰實而朝故行也夫子曰若是其賁也喪不如速賁之愈也喪之欲速賁為敬叔言之也言有後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言有後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言有後孔子制魯都則棺以斯知不欲速朽也言有後以有棺槨則知不欲速朽也言有後曾子曰夫魯司寇將之刑蓋先之以子賈申之以舟舟有欲速朽者則棺槨不可處也言有後以斯知不欲速賁也言有後以有行便之須知

公子重耳對秦客

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公子重耳避在狄且曰且曰言有後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言有後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言有後為實推仁愛意說乃不實也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言有後孺子其辭也言有後公子重耳對客曰言有後君若弔寡人則寡人無實仁親以片假仁義言有後孺子其辭也言有後公子重耳對客曰言有後君若弔寡人則寡人無實仁親以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言有後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言有後君若弔寡人則寡人無實仁親以拜哭而起而不私言有後也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言有後稽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言有後起而不私則違去利也言有後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言有後稽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言有後起而不私則違去利也言有後

杜贊揚解

左傳作

原訓

平公失禮 燕飲使杜 直斥其非 任過乃三 不言之後 先令指疑 故及一不 說出乃不 覺其然自 所謂納約 自膾終無 告者也文 甚奇也

知智俾子晉大夫卒未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黃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之辭曰
 在寢杜黃人寢歷階而升字對下生字師曠曰曠飲斯又耐曰調飲斯又耐堂上北面坐飲之也
 凡三耐者飲而後過而師曠降平公呼而進之曰黃囊者爾心或開子是以不與爾言爾之知我當為之耐
 二子又自耐也師曠爾飲之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此謂之節日故者不樂樂知俾子在堂也斯其為子卯也大矣君於所大此
 言不樂俾子在堂而可保樂樂學樂對異代之君曠也師曠太師也不以認是以飲之也謂為近智之臣負子飲食爾飲何也曰曠也君
 師曠也師曠之曠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謂為近智之臣負子飲食爾飲何也曰曠也君
 非刀匕是為共又敢與預知防是以飲之也謂為近智之臣負子飲食爾飲何也曰曠也君
 有過焉酌而飲寡人問怡杜黃洗而揚解志揚舉也解謂解後而後舉也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
 斯爵也飲以此爵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此謂乃昔日杜黃所舉也任田間謂之杜舉者言

晉獻文子成室

晉大夫發焉晉大夫發焉發禮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輪焉因焉大也奐焉因焉大也歌於
 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金要族領以從光大夫於九京即大夫之某地也就其朝禮二解有無窮之味謂之善頌善禱謂之善頌善禱謂之善頌善禱謂之善頌善禱

檀弓

增抗古文觀止卷之四

大司馬 吳留村先生慶定 山陰 吳 乘權選材 大職調侯 手錄 東吳 闕補齋會刊

增此古文觀止 卷四 晉獻文子成室

前福寓蘇
秦之困頓
後為通商
正為通商
欲窮其通
斷其前福
頓天迫之
倚仗如此
文章如抑
揚亦知此
至其自俗
人品則世
所共知自
不必多為
之說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關東地長而從楚魏韓齊六國居之關西地廣而積秦衡定以六攻一為從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巴蜀漢中三關東地長而從楚魏韓齊六國居之關西地廣而積秦衡定以六攻一為從東有觀函之固觀山名函谷關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此言秦之能者沃野千里沃野千里積饒多地形便地形形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上言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以觀秦主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此句是喻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文章法令也使民聽之出戰也項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是時秦方謀向欲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補遂國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鯀禹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驕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任用也由此觀之惡鳥有不戰者乎作一小來古者使車戰擊馳相擊而馳相擊而馳言語相結結天下為一約從從連橫橫兵革不藏從橫皆兵革不藏文士竝筋筋士請侯亂惑筋萬端俱起不可勝理尚大則科條既備民多偽能善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則明言章理明者之言兵甲愈起起辯言俾服俾服戰攻不息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綴甲厲兵勁勝於戰場勁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三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反掉神鬼故故以戰績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杜戰相撞

然後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戰之奇功今欲并天下戰之奇功凌萬乘凌萬乘也後

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每口相謂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根一可欲以激動秦王

狀有愧色將日家者發有愧歸秦妻不下帷不為主炊父母不與言下於甲拜相除道迎等字

乃夜發書陳篋蘇秦增地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嫁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

之尊者乎後而自勵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可見前節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

之也也然為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也抵掌而談抵掌也趙王大說說口見說而

其後出其金主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國從以離散秦之樹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不通

斗糧秦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則不用戰戰也夫賢人

性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武於政不武於身武於廟廟之內不武於四境之外武用也

使適人會此其善也且天蘇秦特窮卷源同月蘇戶捲田樞之十年樞門也樞木之扣樞也伏
 軾搏衝也積登天下庭說論侯之表杜左右之口天下多同抗仇同抗將說楚
 王蘇秦曰路過洛陽蘇秦曰父母聞之清宮除道蘇秦曰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
 聽蘇秦曰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
 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忍乎哉此結全篇其意也

司馬錯論伐蜀

國策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秦人爭論於秦惠王前此句是二篇總綱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
 請問其說對曰觀魏善楚魏好魏善下兵三川三川河洛也塞轅轅緹氏之口道屬河南當屯留之道屯留
 大行大行魏絕南陽魏絕南陽楚臨南鄭南陽秦攻新城宜陽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之國誅周王之罪周無
 兵劫之後楚魏之地楚魏無權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按圖籍土地之圖挾天子以
 令天下既得周鼎為傳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取三川得約據天子得所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
 也戎名勞眾不以成名得死不足以為利臣間爭名者臣間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
 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事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總言伐蜀伐蜀司馬錯曰不然只言推
 臣間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隨之矣隨之矣
 先伐止天之論下乃八合○賈先重富強王手信說積德是後是今王之地小民貧臣願從事於易易大蜀西僻之國也臣戎狄之
 長也句有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必利作臣聽取其地足以廣國也

周雖衰弱 居處猶存 破國之說 向是喪心 司馬錯道 微言可恨 似主常戰 國而能顯 相木哉誠 越千人一 吞吞王平 口任信張 備而此家 獨此錯可 謂之財務 之安

范雖自說
且暴欲去
位而香
之太左第
以有大功
子暴去之
實定容易
始言交疏
言深再言
意不避
兄亡細求
不敗言必

得其財足以富民。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
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而攻天下之所
韓劫天子。名雖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
不欲危。危者。天下皆欲避而後安之。亦
自不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上自知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子齊趙而求解手楚魏。
言是交。韓意主曰。善。齊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
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范睢說秦王

國策

范睢入秦。秦王迎范睢。故執實王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見范睢。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
就者入形。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
有間。范睢曰。秦王復請。范睢曰。唯唯。若是有三。秦王跪曰。先生不幸教寡人。
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秦王即使文王疏曰。尚。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
成其王也。今臣屬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而
願以陳臣之陋。而未知王心也。所以至三問而不對者。是也。三問。臣非有所畏而

敬吾之說
千五之心
而提一說
位入吾畏

增批古文觀止 卷四 鄒忌諷齊王納諫

二十四

不敢言也。又據一說為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厲同被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三句下段盛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武王之力而死奔育孟賁之勇而死孟賁之死有衛人死有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必無以至此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臣死不足為患伍子胥蒙難而出昭關伍子胥自楚奔吳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即漂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閭閻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臣死不足為患箕子接輿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至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為之臣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廢也因以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語最足驚聽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羣臣之態羣臣士大夫皆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保傅終身聞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所云危如累卵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又據一說至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賜先生思行而存先王之廟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賜先生思行而存先王之廟也。應宗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應身以先生奈何而言若此此中應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文疏之臣言人情向之問亦無微密故路非必路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文開寫一范雎

鄒忌諷齊王納諫

國策

鄒忌將也
之美徐公
之助正欲
于比多古
微理千古
臣獨君蔽
與亡聞頭
歸破之快

起意居矣
此謂起急
與設形急
不全四字
亂意富貴
可也也誠

鄒忌將八尺有餘而形類同跌跌也言有光顯朝服衣冠朝服也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美其妻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曰日客從外來與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徐公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曰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勿如遠甚暮夜而思之曰日曰明日曰日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曰日曰明日曰日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乎徐公現身說法下即說到齊王身上人情入理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諫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下今之解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有暇隙者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虛心使虛心形意太過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不待悉結斷殺

顏獨說齊王

國策

齊宣王見顏獨前者便之說已獨亦曰王前齊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獨人臣也王曰獨前獨亦曰王前可乎獨對曰夫獨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獨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分辭此來持籌五大王曰然作色王前趨士王曰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何也對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龍五十步而撻採者柳下惠

增批古文觀止

卷四

顏獨說齊王

二十五

國士為守
行極已得
此可以一
得狂瀾

三番彈故
得兒殺士
一得滄落
動不自禁
地為獨來
波瀾層出
能使公生
憤為浮動
之士遂前
頃增風色

指批古文見止 卷四 馮媛客孟嘗君

後竟與死不認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
士之龍也此下有一大段文字刪去宣王曰嗟乎君若子馬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此則願請受為
弟亦結前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牛羊豕具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此則願請受為
辭去曰夫玉坐於山制則破焉則破而聚之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失之士生乎鄙野推選
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也然而形神不全夫士之獨願得晚食以當肉晚食飢而後食安步以當車安步觀
不不無罪以當貴無罪以當貴消淨貞正以自虞虞也形如金也仍是寶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獨知足矣
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結齊是故

馮媛客孟嘗君 史記作

國策

齊人有馮媛者負之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曰學子曰文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
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三千人中如此者少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以為其人左右以君
賤之也食以草具草具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故劍也食無魚左右以
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客禮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與俱去出無車左右皆笑
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待以上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
我至此一斷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彈劍則劍無所歸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問其親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
以為食而不知足反加厚於馮媛不復歌歌又妙不復歌抄馮媛既曰無好能所貴乎人各有好有能
用無使乏反加厚於馮媛不復歌歌又妙不復歌抄馮媛既曰無好能所貴乎人各有好有能
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能為文收責同於辭者乎馮媛者曰能署者乎就孟嘗君怪之

曰此誰也記不起左右曰乃歌夫長歎歸來者也美談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有能無能吾負

之未嘗見也馮煖在門下久矣嘗未識其名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相續憤於憂憤而性備備惡

沈於國家之事沈沒聞罪於先生沈沒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實於薛子馮煖曰願之願

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則則有

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民稱萬歲馮煖大有作用馮煖大有作用

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

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寶外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寶外美人充下陳美人充下陳

之之竊以為君市義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予其民因而賣古利

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生之臣為

臣臣孟嘗君就國於薛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謂馮煖先生

所為文市也所為文市也乃今日見之乃今日見之馮煖曰殺免有三窟殺免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僅得免其死耳

今有一窟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三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三窟

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

故相為上將軍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

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

獨為以民
則成而大
用者神
亦於心
問則微
自過人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齋黃金千斤。文車二駟。衣彩服劍一。玉璽封書謝齊王。齊王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東。沈於詔獄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定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齊統萬入乎。復留相留也。是齊王也。馮瑗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薛在齊國也。立廟則神是也。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瑗之計也。纖介微也。結出孟嘗君一生得力全在馮瑗。且為高枕無好無能相破也。

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者齊宣王母也。威太后亦嘗問王。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以貧賤之說。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則先問歲。故有問。則先問民。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則先問歲。故有問。則先問民。本而問末者耶。探其本末。絕去貧賤之見。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姓也。故有問。則先問歲。故有問。則先問民。是為人也。有糧者亦食。各指其作問。指其口有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去聲。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無業也。人皆太卒。食有糧。衣有衣。多為無糧無衣者。亦食。亦衣。無業也。思其全也。春也。秋也。冬也。夏也。北宮之女嬰兒子。齊宣王死。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無業也。思其全也。春也。秋也。冬也。夏也。北宮之女嬰兒子。是為人也。上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論。此率民而處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報乎。竟佳。絕妙絕。

只起結強
關正意引
留目小至
大從物及
東新浙通
入及一點
人毛骨俱
以化而動
君而此篇
辭旨尤危
船顧尤危

莊子論幸臣

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百乘

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從楚幸與計幸法幸毛手極豈未晚哉是正

下一路層層遞換獨不見夫蜻蛉蜻蛉者一蟲也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悅同隊螻蟻而食之

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者糖所釀調

已乎四仞之上以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小因是以俯嚼白粒仰

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

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以其類而書游乎茂樹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過矣夫雀

其小者也黃鵠過也水鳥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鯨鯉仰嚙鵝鵝鵝鵝者為六翮

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波廬者為六翮

其矰繳矰者射也矰繳者射也將加已乎百仞之上四甲十仞百仞逐漸加增通是後被矰繳也矰繳者射也

同矣故書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音進矣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陵

北陵乎巫山陵登也飲茹溪之流茹飲也食湘波之魚湘水出焉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

高蔡之中即上蔡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靈王十一

蔡靈侯之子中蔡侯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後筆從鄭駟陵君

無壽陵君四人皆楚王臣用皆及蔡侯封祿之粟封祿也而戴方府之金方四方金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

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穰侯者魏將也方受命乎秦王昭王頭顱塞之內穰侯最貴也而投

南仙古文觀止 卷四

莊子論幸臣

二十一

臣師悟太
 后妙句聞
 情又妙在
 位貼人情
 來位借出
 安君危詞
 後反觀長
 聖物使商
 易入老臣
 一片苦心
 諷刺生巧
 獨覺天花
 為目又何
 後之欣感

已乎趙客之外至此則趙客與秦則未為過也本為說也妙在說到此往若加一語便覺餘味

觸龍說趙太后

國策

趙太后惠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太后字孝成王弟封長安君為質兵乃出
 三曰後致完此妙子用簡以下戶一帝遠致完不意又妙于用茶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
 其面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入見曰願見太后感氣而揖之恐其言見是入而徐趨曰至而自謝曰老
 臣病足不能行走足病不得見久矣次謝不不得見太后曰老婦病足故自起願望見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持筆連上而行言亦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帶耳曰老臣
 今者殊不欲食其說不乃自強步曰三四里里也食飲得無衰乎老臣曰恃帶耳曰老臣
 婦不能食不能食太后之色少解老婦已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字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
 愛憐之又少又不肖人自長不得愛而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謀言死曰填溝壑死以聞太后曰救諾幸幾
 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也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
 少子乎無幾許許也對曰甚於婦人又過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左師竊以為媼媼之愛燕后
 賢於長安君媼女補黑后太后女後子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至此後左師公曰父
 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此句是進退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此句是
 已行非弗思也此句是進退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此句是
 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此句是進退趙王之為趙此句是進退趙王之為趙此句是進退
 者乎此句是進退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此句是進退曰老婦不聞也此句是進退此其近者禍

帝秦之說不通欲行不知秦禍自前之忌帝之害其勢不如密迫所言不之見耳人知之遠也至於辭封起甚遠引終身不見正知料可以成觀而不

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至重寶所以無有相繼為侯者○前出則說比則用息亦強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太后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苦口之言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短字與源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仍我到家長安君不如燕后太后曰諾只一諾見全師之言恐君之所使之亦不說其長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于義趙賢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通篇煩碎之字歸于此作是聲聲之無限感慨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長秦止於蕩陰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行魏人任魏也聞入邯鄲散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聞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秦不稱帝齊聞王益弱今王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一段叙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猶疑世多疑故人不決曰猶豫○故趙事為仲連也故此時魯仲連適游趙出仲連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前文歸至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長平今又內圍邯鄲而不上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行今趙帝秦令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而何敢言事非難詞也平原君曰始吾以為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一段就轉一梁客辛垣行安在應其人吾請為君貴而歸之魏王平原君曰勝請為君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行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魯連先生魯介以信辭也謂上介介其相承繼也而見之於將

軍卒垣行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言也行人臣也使事有歡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行不見

平原君曰勝已泄同之矣卒垣行許諾魯連見卒垣行而無言行無言待年卒垣行

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容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

不知則為一身魯仲連固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常世今世以絕世不能從吾言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

權使其士虜使其民魯仲連固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常世今世以絕世不能從吾言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

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魯仲連固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常世今世以絕世不能從吾言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

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魯仲連固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常世今世以絕世不能從吾言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

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賭秦稱帝之

害則必助趙矣魯仲連固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常世今世以絕世不能從吾言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

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

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魯仲連固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常世今世以絕世不能從吾言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

東藩之臣田嬰齊魯仲連固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常世今世以絕世不能從吾言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

不說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

言之昔者鬼侯鬼侯記作九郭侯鄂侯鄂侯記作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

醜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謂謂然而數故拘之於牖文記里之庫百

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乎卒就脯醜之地也言與俱稱帝者為卒就脯醜之地若專魯秦等齊閔王

將之魯夷維子夷維子記名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

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同鍵

不得入於魯此言魯不將之薛假涂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

子弔主人必將倍殯倍殯也主人背其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也鄒之秦臣曰必若此

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此言鄒不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返舍二國拒之必見

伐則主死言不能登其禮也以美名重重魯之口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敢納起下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

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帝五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魏趙韓之大臣不如鄒魯

之僕妾也幸迫得自操安也秦如僕僕且秦無已而帝無已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

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妾為諸侯之姬處梁之宮梁主妾

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寵是更可知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言以大義則不動言及

始以先坐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原其語同謂吾請去不敢復

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通會公子無忌信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秦晉聞之而卻五十里不戰而退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

諸說古文觀止

卷四

魯仲連與不肖秦

三十三

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肯為也命揚當事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共公擇言

國策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范臺魏嬰臺名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天下之盛也齊桓公夜半不寐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威美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魯莊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彷徨徘徊也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益曰後世必有以高臺殿殿池澤博曰坡亡其國者魯莊王今王君之尊儀狄之酒也王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白台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上蘭臺四事不意是此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王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危語梁王稱善相屬祝

唐睢說信陵君

國策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秦國趙之邯鄲魏使晉鄙將兵救趙秦止于蕩陰趙王自郊迎不德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能知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不知也人之

謂信陵君
只須說不
可不忘卻
先說不可
忘亦只須
說不可忘

盤踞而有
扶疎之致
厭重而饒
居染之姿
古人作文
不地排偶
者正在此
也不善學
者即失之
板實矣

客能論行
則始進必
最善成善
於則未路
必當樂親
可謂明哲
之士矣至
其容辭情
致委曲猶
存忠厚之
道其品望
固在國

增

人喻矣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樂毅報燕書

國策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趙魏韓魏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

三城即即墨臨淄即墨天下名城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

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趙封以魏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一段叙括燕王

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補旁語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

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

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僕露於外故召

將軍且休計事善語簡拔巧于文飾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

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以上吳讓之詞先王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

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質斬人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

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而遁逃奔趙先王不忍聽高降趙之故前書有先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

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不敢斥言惠王故稱侍御者而又

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原旨故敢以書對一起已括盡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

者授之以官隨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

之士也功名二字臣以所學者觀之自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

於燕特指不通用則以節使樂毅報燕書先王過舉權之乎賓客之中而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

近者而使後為亞卿音幸臣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非矣故受命而不辭音幸臣先王命

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解為事音幸臣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

勝之遺事也音幸臣顯教也音管天下而後勝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

而圖之莫復於結趙矣且又推北不地建魏之所同願也音幸臣趙若許約趙趙宗盡

力音幸臣魏得齊四國攻之音幸臣齊可大破也音幸臣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於趙顧及

命音幸臣四國攻之音幸臣齊可大破也音幸臣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於趙顧及

濟上音幸臣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音幸臣齊王逃遁走莒僅以

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音幸臣大呂陳於元莒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甯臺

及先王者也音幸臣先王以為順於其志音幸臣以臣為不頓命音幸臣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

小國諸侯音幸臣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非矣故受命而弗辭音幸臣先王之心音幸臣臣

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者於春秋蚤知之士音幸臣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音幸臣臣

後嗣之餘義音幸臣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音幸臣所立之君皆惠德之施及萌音幸臣可以教

於後世音幸臣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音幸臣昔者伍子胥說聽于闔閭音幸臣吳王

故吳王遠迹至於郢音幸臣即楚郢其破楚其楚音幸臣秦羞音幸臣周閉音幸臣弗是也音幸臣不致于晉音幸臣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音幸臣吳王

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音幸臣子胥不量員王之不同量故

增批古文觀止 卷四 樂毅報燕王書

此充奉古
當也中間
一伏一
反一節一
如一伏一
加一轉一
神愈出意
思愈明無
能曲折文
在虛字助
似字

入法而不改不化不化猶物變之神○自言錄不化也
不離前變辱之非不化隨先王之名著臣之所大怨也雖道之近雖謬而說則與此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刑
者義之所不敢出也不可測之會罪以上意又全趨後與為利於子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
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須辨臣雖不佞數請秦教於君子矣應以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
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應侍御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李斯諫逐客書

秦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聞於秦耳請一切逐客一切逐客
李斯議亦在逐中李斯亦客卿是也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通篇此用反法昔穆公求
士西取由余於戎由余戎人東得百里奚於宛百里奚宛人迎蹇叔於宋蹇叔宋人求丕豹公孫支於晉丕豹公孫支晉人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穆公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霸西戎穆公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孝公用商鞅之法商鞅衛人
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擢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商鞅衛人
用張儀之計張儀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張儀魏人東據殽函之險割膏腴之壤周之東境張儀魏人
南取漢中漢中魏地包九夷制鄢郢鄢郢楚地東據殽函之險割膏腴之壤周之東境張儀魏人
能六國之從能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五用客昭至得范雎廢權侯遠范雎魏人之陽廢權侯遠積公室杜
私門私門賢者諸侯使秦成帝業四段昭至得范雎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一收總收由此觀之客何負
於秦哉又一段下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珠光切服太
也結上文乃入時事必以爲說正意矣今陛下致崑山之玉崑山在開國有隨和之寶隨珠明月之珠珠光切服太

阿之劍下時歐活二人作劍乘織離之馬織離與離之馬名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樹靈龜之鼓靈龜可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一折上是順則夜光之璧就下是說劍則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象之器犀象之美動其此善說之術也不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駢馱不實外廢

南金錫不為用句法不排偶氣勢已極若折可以止西蜀丹青不為采句法不排偶氣勢已極若折可以止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句法不排偶氣勢已極若折可以止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寶珠之珥瑱也瑱以瑱傳者子瑱阿綽之衣

夫擊壤叩去彈箏搏解擊壤叩去彈箏搏解而隨俗雅化謂隨雅俗也佳治勿究治勿究趙女不立於側也再折出下節鐘琴中動勢未已

不進於前謂隨雅俗也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填也謂以瑱傳者子瑱阿綽之衣真秦之聲也此語亦為錦

鄭衛桑間謂隨雅俗也退彈箏而取韶虞謂隨雅俗也若是有何也謂隨雅俗也快意當前謂隨雅俗也適觀而已矣謂隨雅俗也今取人則不然謂隨雅俗也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容者逐謂隨雅俗也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謂隨雅俗也

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謂隨雅俗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謂隨雅俗也

是以前元上意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謂隨雅俗也

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謂隨雅俗也

不敢西向襄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赍盜糧者也謂隨雅俗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矣謂隨雅俗也

虛而外樹怨於諸侯謂隨雅俗也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謂隨雅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

令復乎斯官

卜居

楚詞

屈原既放，屈原字平，為楚懷王左徒，其忠見逐，故曰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諂，心煩慮亂，不知所從。

乃往見大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端，正也。策，蓍也。拂，舉也。龜，卜也。曰：

君將何以教之？君，指屈原也。屈原曰：吾寧悃悃然歎，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悃悃然，誠懇貌。送往勞來，謂送往來迎也。

寧謫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謫，墮也。鋤草茅，謂墮草茅也。遊大人，謂遊說大人也。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呶嗷嗷，慄斯嗷伊，嚙如晚，以

將從俗，當貴，以喻同生乎？喻，曉也。同生，謂同類也。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呶嗷嗷，慄斯嗷伊，嚙如晚，以

事婦人乎？事，侍也。婦人，謂婦人也。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呶嗷嗷，慄斯嗷伊，嚙如晚，以

以繫楹乎？楹，柱也。繫，繫也。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呶嗷嗷，慄斯嗷伊，嚙如晚，以

與波下，偷以全吾軀乎？偷，苟且也。全，保全也。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呶嗷嗷，慄斯嗷伊，嚙如晚，以

與黃鶴比翼乎？黃鶴，一種鳥也。將與雞鶩為爭食乎？雞鶩，一種鳥也。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呶嗷嗷，慄斯嗷伊，嚙如晚，以

乃心煩慮亂，世溷濁而不清，無階蹕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黃鐘，一種樂器也。瓦釜，一種瓦器也。

無名濁濁，不可嗾默，誰知吾之廉貞？嗾，使也。默，靜也。廉貞，清廉也。

短寸有所長，除有所短，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短寸，短寸也。除，除也。物，物也。不足，不足也。智，智也。不明，不明也。

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

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楚王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楚辭人。

宋玉對曰：臣聞西伯伯也，自下及上，莫不譽之，

而伯也。自下及上，莫不譽之，

而伯也。自下及上，莫不譽之，

而伯也。自下及上，莫不譽之，

而伯也。自下及上，莫不譽之，

而伯也。自下及上，莫不譽之，

屈原疾平
白之害公
步正之不
不知所從
而假為策
以決之非
愛有所疑
而求之于
卜也中間
借卜之詞
以一字字
將字到底
語意低昂
隱隱自見

此為實語
之百古質
與多雜文
居曲往復
回環其傳
疑不取自
信之意絕
不作一了
結語乃於
起語中尤

一贊中五
合解折唱
敢不窮而
前已紀之
神

增批古文觀止卷之五

六司馬 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 吳 乘權楚材

五帝本紀贊

山陰

吳 乘權楚材

東吳

闕補齋重刊

史記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其帝者謂項項帝皆尚久遠也學者多稱五帝已久矣而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為神神先生難言之與雅之別故言世史大旨皆不敢道則非
所載獨有以余而不載黃帝項項項項者猶有稱于世者也而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為神神先生難言之與雅之別故言世史大旨皆不敢道則非
可取以爲據也三稱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五帝德常繫姓二篇見大戴禮及家語雖相孔子傳于手我而
余嘗西至空桐空桐謂古秦帝之北過涿鹿涿鹿亦山名在朔州山則有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張東而西北與至長
老賢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化國有不同則他書之言黃帝者亦或可據也五轉
文者近是古尚書尤多不以實而辭者為近于是故大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
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况當春秋五轉多矣且可以其缺亡而進已子其尚遺後者黃帝以下之書乃時時見於他說如百善缺有聞矣
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實聞道也事在疑信間則當會其意非好學深思非好學深思
故著為本紀書首余非止據而論也余以下且并常帶項項而論次子于帝德章今并論次擇其言九雅者雅則
權其言之尤雅者取之則其不雅者在所不取也○結出主序之意

項項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厲者曰舜自茲會腫子又聞項利亦重腫子羽豈其奈面裔邪何興
之暴也史記周生厲者曰舜自茲會腫子又聞項利亦重腫子羽豈其奈面裔邪何興非倫故想則聖子大矣然其法則開創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秦家傑遠起相與並爭
不可勝升今者可勝也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

增批古文觀止

卷五

五帝本紀贊

項項本紀贊

一

女子怨而
入孔氏
又極其以
恨之不一
既之不一
既之不一
既之不一

齊家治國
王道三代
受得夫歸
而反禮威
家以天為
大命已蓋
于此孔子
平得命一
而不知命
助成性時
能出性命
以立命也
外原不立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鄉往之往之者行大道也余讀孔氏書
想見其為人世道為觀仲尼廟堂軍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既回留之不能
去云世道為觀仲尼廟堂軍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既回留之不能
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至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折中也中當也謂可謂至
聖矣

外戚世家贊

史記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繼體謂繼先帝之正體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
自殷之興也以塗山塗山國名禹娶塗山氏之女而桀之放也以妹喜妹喜有范氏以殷之興也以有城
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褒姒褒姒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詩始闕雅書美釐釐降
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即五經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文補出舉人
命也哉下節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志能識乎性命哉子命也性命之變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六藝不載則不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孔子則詩三百五篇今亡五篇
禮書一夏篇今亡四十二篇

得此先秋
得此先秋
得此先秋
得此先秋
得此先秋
得此先秋
得此先秋
得此先秋
得此先秋
得此先秋

書雖有缺亡但當皆有先齊與魯大高齊別居夏之文可考
而此也○伯夷有傳有詩所居在齊魯間則先開則也
乃試之於位無職數十年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
示天下重器
王

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及夏之時有下階務光者
此何以稱焉
許由由不受

恥之逃隱
及夏之時有下階務光者
此何以稱焉
許由由不受

序列古之仁賢人
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失
余以所聞由光義至

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失
余以所聞由光義至

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於是有伯夷叔

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

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

薇而食之
遂餓死
遂餓死

知其非矣皇農虞夏忿焉沒方我安適歸矣子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餓死

首陽山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若伯夷叔齊可謂

善人者非邪積仁累德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

增補古文觀止 卷五 伯夷列傳

也屢空糶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凡人所暴

處心睚眦○志雖謂志聚黨數十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又即世世

從其志也○使一向作道曰富貴如奇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知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

後知松柏之後凋○節正應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又裝一由作松柏後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不執以行

此捨地而蹈以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引孔子之言以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以身從

萬物觀○聖人之句是也取庶馮○聖人以士一由是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

附驥尾而行顯○家隨曰春雖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即所謂同聲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

滅而不稱○悲夫問卷之人欲破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皆

士聖賢立傳世者承上二段推開一層說言是管得孔子之言而名顯于後世

由先左絕孔子所列其後世無明所以破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子也當慨無窮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顯上人也○相水出陽城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齊大夫鮑叔知其賢○一原以鮑叔牙作管仲貧困常欺

鮑叔○即下分財多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自古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字糾及小白

立為桓公○字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管仲子糾而管仲子糾死

伯夷傳之
管仲用
長三致意
倫備吳管
季兄弟之

史記

由叔牙
所重
保中
深其
牙越
其御
皆
牙星
子之
上而
延為
上客
所處
大夫
所難
實中
所故
莫子
通篇
無一
實筆
既以
清空
一氣
運旋
宛伯
莫滿
獨有
意滿
文不
若此
如天
然成

管子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子之謂也。管子一生實事齊桓公，其言皆實事。管子曰：「即此
公始困時，嘗與鮑叔買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我貧也。」此一事最易知，吾嘗為鮑叔
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
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見絕，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此四
難知，唯及深知之。○德排五段前事既略，則此一段排再後為法，故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
重事，獨詳前以整飾勝此，以排語作相開成文。

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子孫世祿，言世世也。管子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子之賢，而多鮑叔能
知人也。」以排語作結。此句與管子通篇一氣。管子既任政相齊，一頭排再後為法，故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
兵與俗同好惡。」此句與管子通篇一氣。管子既任政相齊，一頭排再後為法，故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
服度則六親固。」服度上之服，物有制度。六親，一曰子，二曰父，三曰君，四曰臣，五曰妻，六曰友。管子既任政相齊，一頭排再後為法，故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
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
功。」二句皆管子通篇一氣。管子既任政相齊，一頭排再後為法，故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
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此句與管子通篇一氣。管子既任政相齊，一頭排再後為法，故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
公之政於何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此句與管子通篇一氣。管子既任政相齊，一頭排再後為法，故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
有三歸，反堵齊人，不以為後，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此句與管子通篇一氣。管子既任政相齊，一頭排再後為法，故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
有晏子焉，晏平仲嬰者，來之夷離人，也。」此句與管子通篇一氣。管子既任政相齊，一頭排再後為法，故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

管子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子之謂也。

管子

既相齊食不重肉晏不衣帛晏管仲字夷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
有道即順命順命無道即衡命
石父賢在綵綈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駮贈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

於不知已而信仲於知已者乃吾在綵綈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贈我是知
已知而無禮固不如在綵綈之中仲於知已者乃吾在綵綈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贈我是知
其御之妻從門聞而闢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其自得也歸其妻請去

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
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晏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
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

太史公曰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天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
管子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仲之謂乎管子之說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勇者邪非凡此之說也晏子以爲身其諫說犯君之顏

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屈原公作
屈原公傳
屈原公傳
屈原公傳
屈原公傳
屈原公傳
屈原公傳
屈原公傳
屈原公傳
屈原公傳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左徒，即今左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習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定故任用之，後設節節。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此句入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茅，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譏之。一節虛空甚蓋一節實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之意王怒而疏屈平。以下半史公贊詞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楚辭作離騷，騷，憂也。離，別也。離騷者，猶離憂也。離騷者，猶離憂也。下段入諷諭奇妙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道出人情，真而切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諂人聞之，可謂窮矣。屈平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真而切屈原之作離騷，蓋有怨志。屈原字，回環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謂好色者以離騷有密地等事，原持假借以怨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而史公亦假借用之。○此騷於持深得意也。上稱帝嚳，下道舜，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浮泥之中。浮，濁也。淖，泥也。浮泥，猶蟬蛻於濁穢也。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皜，潔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極贊屈原。○屈原既絀，明接之，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患秦患之，乃令張儀詳同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

增此古人規止 卷五 屈原列傳

九

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詳儀與楚王約六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

秦秦發兵擊之三大破楚師於丹沂丹沂在楚界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屈匄楚將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

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龍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

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即和楚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馬張

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以儀死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靳尚楚人而設說

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善與懷王竟鄭袖復釋去張儀謂靳尚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

位使於齊顧及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以為何不殺張儀段意在此而事在後

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唐昧楚將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

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伏再用懷王卒行

於秦而歸葬懷王一取王秦而歸葬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再用子蘭深者復之秦竟死

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睹懷王國繫心懷王不忘欲

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推原其本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意又轉到

然後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學字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一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

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亂世而不見者其所

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定之或謂已離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

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將前事總

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為是只當
性德而不當

此不知人之禍也。一語斷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蓋不修德也，井渫而不食，彼

智者之明，者從用之不明，豈足福哉？語今予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

頃襄王。四應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汨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槁，枯也。

以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三閭，楚之官名。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

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似若舉

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只就漢人口中翻出一段至理可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謂振之

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察察，潔也。汶汶，濁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

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皓皓，潔也。溫蠖，濁也。乃作懷沙之賦。懷沙，賦名。於是懷石遂自投汨

羅以死。汨羅，在羅鼓曰汨羅。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

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然莫敢直諫。借宋玉帶前詞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人之志也自

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借投書事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

垂涕想見其為人。楚其地也及其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

酷吏列傳序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老子稱上德

增枕古文觀止 卷五 酷吏列傳序

會任刑兩
引孔兄之
以法法奇
別深治寬
仁而兩相
賦明不日
取數昔去
漢後之成
則今日隱
德有見不
言外語不
多而意深
厚也

世俗止如
世儒而觀
伏之故不
沒無問不
知伏之真
看儒亦頗
將之故亦
此亦傳之
賢也凡六
少抑揚多
少位復胸
中爭論極
瓜德空極
之心之妙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今滋章盜賊多有不德不有其德也不失德其德可見也蓋章明也引孔子之言太公曰信哉是言也總斷一引孔子之言是言也法今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立論也昔天下之網當於若爾然若為明起其極也上下相迫至於不振相迫謂法為密而無價值故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貴言本無止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此非時非時受救止安能愉少預之言道德者有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言無訟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何知有道德也非虛言也此言語更所由始興破觥而為圓觥破觥有陽有陰破觥為圓則別已彈劍斲斷離斷雕而為朴別已彈劍斲斷離網漏於吞舟之魚網極其疎而吏治滋不至於茲黎民之安一段概德治之治也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彼指道德此指嚴酷

游俠列傳序

史記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可以後俠相提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倒重儒一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至功名俱著於春秋術巧詐也固無可言者儒之偽者說也及若季次原憲公肩長字季次問巷人也問之俠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夫憲功名未著而後世學者稱今游俠立氣節作威福結交以行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受其軀赴水之既困既已存亡死生矣亡者死生者生也而不於其能羞伐其德亦快蓋亦有足多者焉祖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見游俠不可無太史公曰昔者虞舜害于井廩伊尹負於鼎俎俎傳說於傳險同呂尚困於棘津太公望行年七十求食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病故是也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人也猶然遭此番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計道

近見游俠之不可無也感歎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獨享其利者為有德享也必其利者為有德何如故伯夷

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伯夷不食周粟以仁義當文武之利此論強人暴戾其徒誦義無

窮即莊莊海管大盜其徒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可出莊子廢德為鉤之小則為盜受非虛

言也正對何知仁義二句此說言世停止今尚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暗指子廢德為鉤之大則為盜人其利故仁義存

沉而取榮名哉怨又敗傷也而布衣之徒指游俠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

非苟而已也釋游俠有敢之言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者邪士之窮當無所解免當得此命而望俠主之

野不得與德也謂游俠誠使鄉曲之袂子周季次原憲比權量功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僕以機

不可同日而論三史公為游俠之傳未意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易可以哉機游俠四以上備俠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

已布衣問是主會近世延陵吳季札也季札且游俠耶然之公作傳即重游春申趙信陵平原趙信陵之徒又簡五

皆因至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如順

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前有少魯折方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

不稱賢是為難耳其誠高其義然儒墨自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

余甚恨之並接布衣之俠能得問問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原信陵之徒蓋有五

雖時行當世之文罔不虛平既必濟而不腐附至如朋黨宗彙比周設財復貧豪暴後凌孤

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五若引朋為黨以強為氣互相袒附以役于貧民使豪暴後凌弱孤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情深

滑稽列傳

增此古文觀止 卷五 滑稽列傳

皇公一管
上下十古
乃怒而不
出而一不
但感之文
牙伶其齒
角香能另
用一管筆

增批古文觀止 卷五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義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滑稽傳乃從靈莊語說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天道恢恢不必談言微中亦可解紛淳于

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六尺滑稽多辨滑稽誤出於六弊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

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酒不治沉酒溺溺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

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

鳥何也謂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亦以隱語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

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封即大夫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諸在田完

世家一段以本馬喻以朝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齋金百斤車

馬十駟浮予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盡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

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穰田者種田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

箕滿簞海○願意高也浮邪邪滿車昌運切○王曰五穀孰孰穰穰滿家穰穰臣見其所持者杖而所欲者簞

故笑之一語兩關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解而行王與之

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二段穰田喻以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

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

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

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卷魏晉髡春魏晉鞠脆同○也此也待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

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親可

天地之相
本是有餘
何至于貧
貧始于一
念而
與極于
之遠故
起處全寄
怨夫至史
公豈真能
貨直者哉
益天子之
權皆刑侯
之辭金一
十乘數之
子

五六斗徑醉矣三極字對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曹即曹也握手無
罰目眈眈不禁眈眈下二字前有墮珥墮珥下二字後有遺簪遺簪下二字見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麥二麥下二字上
六千八百日暮酒闌飲酒至能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精堂上燭滅主人留見而
送客羅襦襟解襟解下二字微聞鄰女香香下二字當此之時見心最歡能飲一石一石下二字聞用周鼎者不用周鼎子之妙情爭之妙情爭
後復飲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衰下二字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
罷長夜之飲以見為論侯主客宗室置酒見賞在側三極以飲酒而罷長夜之飲一極之總說也

貨殖列傳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
不相往來至治之世不必用此為務說同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言必用老所說以為務而挽之世止知塗飾民
之耳目空下行李○文公將序已說而先引李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也項至治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
欲窮勢泰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於勢能之榮謂勢所能至之榮也○此欲更根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
眇論眇論下二字終不能化民多嗜欲則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
塗絲聲色江南出柘柘下二字梓梓下二字善桂金錫連丹沙犀瑤瑁珠璣齒革連物之末跡者能門石北多
馬牛羊棊裘筋角龍門山名在馮翊夏陽縣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棊置之末跡者能門石北多
之五而成之商而通之石近海山名在冀北此寧有政教發徵貴之微賤賤之微○貨殖盡此二語一為主意

貨殖列傳序

史記

古史觀上

貨殖列傳序

十五

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

而自然之驗邪竟後之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三寶者

玉粟虞不歎則財賈必財賈少而山澤不辟則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

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富國富家是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此說說上下一反言實通樂

歸之公望封于營邱地地瀋齊冠帶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表管子修

之引太公望而輻輳於齊冠帶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表管子修

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夫公管仲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

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同而不樂言其富厚之勢則諂

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此語亦推論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虛天下壤壤皆為

利往四句用韻皆言欲強也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暗刺時事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生孔子先人謂先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通言五百

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此語出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何敢自謙

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

史公生平 學力在史 紀一書上 接月孔何 等楷何原 本六經何 字識乃表

結則雖有
文章可以
無作武帝
獲麟而君
秋作史記
覆麟而史
記作史記
夏真能繼
春秋若哉

事之然別嫌易明具刑定雅豫日猶豫善惡惡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種徹起廢王

道之太者也此段專指春秋下復以諸經陪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

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終合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

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又從易禮書詩樂說到春秋以應起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

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再將諸經與春秋結來一通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若切近於春秋應上深切春秋文成數萬春秋

字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陰括春秋全部文字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

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所以弑君亡國及奔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之

千里今易并此語易雖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又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此易坤卦之詞文亦稍異兩引易詞以明本之不可失也陰括春秋全部事跡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

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春秋所該甚廣而君臣父子之分猶有獨處故提出言之其實皆以為善

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總上文而言其實心本欲為善但為之而不知其義理冤空加以罪名而不敢辭存於負有此等辜特為揭出甚言春秋之教不可不知也

夫不通禮義之即春秋生出禮義二字首禮義長矣故說之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為臣下臣不臣則誅父不父

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應按之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一由禮義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

不致不致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一由禮義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

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四引引治安案治安春秋所以作非史記所以作之意 蓋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

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玉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成各序其

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再借空語辨難一番固自有妙法 唯唯否否不然豈有唯唯否否不然而唯唯唯唯之

人曰九伏義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

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寢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又言春秋採善貶惡皆從禮法之

殊俗重譯亦 欵傳美言之言自譯傳動動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

其意不可不載之書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此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此

且余嘗掌其官應下 廢明聖感德不載一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二 隨先人所言三罪

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 作字 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正對欲以何明句 於

是論次其文七年本初元年至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時應 繼於繚絏詩後報任安書中可見史公未 乃喟然而嘆曰

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製不用矣刑 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隱也 欲遂其

志之思也史公欲卒以此 昔西伯伯美有 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左邱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臚類上 脚脛刑則 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即呂氏 韓非囚秦說稅

難孤憤作作孤憤說難等為十餘篇言 又組織六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為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也之傳作作故 述往事思來者於是乎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武帝至

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五顯止猶孔子絕筆 於禮也史公難欲不比春秋之作又不可得耳

此皆及履
曲折首尾
相續欲若
明白其義
過人其感
有無趙烈
士之風憂
感幽思則
又直與類
爵對受文
俗至此極
矣

報任少卿書

史記

太史公半馬走司馬遷太史公遷父拔也走猶懼也言已為再拜言少卿任安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

推賢進士為務遷受刑之後為中書令意能結故意氣懃懃懇懇者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望遷

二可任僕非敢如此也下詳辨僕雖罷廢怒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穢成

意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言無知心之人誰諺曰誰為之孰令平聽之言無

者故欲為善會為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白晝鼓琴傷子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者

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身也雖才懷隨和隨隨球行若由夷伯夷

終不可以為榮道足以見笑而自黜耳點辱也一段先作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從武又迫賤事事賤

勢也相見日淺少卿相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忠意如許曲折折入所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從武又迫賤事事賤

季久後後當就刑受刑也僕又薄薄從上雍海也又迫從天恐卒然不可為諱難言其凡故是僕終已不得舒

憤懣憤懣以曉左右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今乃闕然久不報前不

幸勿為過一段又作許曲折看他斤當更無憂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今乃闕然久不報前不

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也五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

之林矣林見已之謂復有此起喜故禍莫階於欲利取利階罪也悲莫痛於傷心盡心事者行莫醜於辱先

行之能言莫大於宮刑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者伯牙

逸矣下昔衛靈公與彌子同載孔子通陳孔子居衛靈公與天同舉令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

之見基也同舉余強以為主同子乘哀絲綵同子乘哀絲綵同子乘哀絲綵同子乘哀絲綵同子

非所以為己也乘哀絲綵至同子乘哀絲綵同子乘哀絲綵同子乘哀絲綵同子

報任少卿書 卷五 報任少卿書 自古而恥之原所從夫中

報任少卿書 卷五 報任少卿書 自古而恥之原所從夫中

材之人事有關於官聲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言士氣與如今朝廷雖之人奈何乃銘之餘薦為天下之豪俊哉以上敘已前觀察不屬僕賴先人緒業諸君得得罪輩擊下千餘年矣所以

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不能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不能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不能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不能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

矣以上敘已下日不能效功名引自負受勞雖仗名引自負受勞雖仗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開闢也陪奉外廷承議承議不以此時引網維盡思慮不堪之況情懷鬱鬱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其成上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此段中言不足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

衆易明也以下敘已所以被禍之由此由管割受命於上言士再受命於上僕少負不羈之才且無也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且事本末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言是先人大吏舊職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頭戴盆則不得望天

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言是先人大吏舊職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頭戴盆則不得望天

於主上初受命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同為素非能相蓋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先明其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自守奇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

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言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次明下後夫人臣出萬死不顧生之計赴公家之急言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

會軀保妻子之臣隨而保同其短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此下言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可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擊單于連戰有

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可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擊單于連戰有

餘日所殺過當倍多日過當虜殺死扶傷不給辨謂表之君長咸震怖謂乃悉徵其左右賢

五左賢王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關千里謂天益道窮救兵不至卒死傷如積

塔積也然陵一呼勞謂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謂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謂後數日陵

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謂上許殺李陵謂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謂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謂且欲得其

當而報於漢謂欲立功于匈奴以當其事已無可奈何謂其所推敗功亦足以暴謂於天下

矣謂此後以為二字實是意中語謂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謂適會召問即以此指謂推言陵之功謂上段意

欲以廣主上之意謂對上按塞驢之辭謂雖此片目相視謂未能盡明明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

李陵游說謂遂下於理謂初上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匈奴今陵為助及後與單于相值而貳師無謂奉春遊

因為誣上卒從吏議謂從其議以為誣上天子謂家貧負賂不足以自贖謂法可以全贖罪而謂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

為一言謂觀家貧賈賂三司則知史遷謂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謂深齒固齒之中謂誰可告愬者此

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莫不然乎謂上評李陵既生降類其家聲而僕又再見之謂營室謂傳次也

重為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謂一二謂奏曲也言陵與已言俱不能委曲向俗人

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謂不為天子所重謂假令僕伏法受誅謂若九牛亡一毛與螻

增批古文觀止 卷五 叙任少卿書

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

所自樹之使然也說一曰權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彼此行豈

結上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也也其其次不辱辭令也其次誅體受辱也其

次易服受辱也其次關木索暴肌膚受辱也其次榜也也其次榜也也其次榜也也其次榜也也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也其次下腐刑極矣也官刑腐矣也官刑腐矣也官刑腐矣也

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也士大夫有罪則賜自殺不致加刑以辱之也所以勸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

不可對定計於解也也鮮明也夫遇刑自殺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也也繫獄圜牆之中

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也危微易足貴乎也且西伯也也伯也也伯也也伯也也伯也也伯也也

刑也大辟曰五刑也准陰也受械於陳也錙信欲反高祖用陳平謀偽遊軍信也彭越張敖也南面稱孤繫獄

祇罪也囚於圜牆之中也受械於陳也錙信欲反高祖用陳平謀偽遊軍信也彭越張敖也南面稱孤繫獄

大將也也衣赭關三木也罪人之服關字也也三木在頭及手足也杖枷械也季布為朱家鉗奴也布為朱家鉗奴也

聖固也同也不能引法自裁在塵埃之中也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也由此言之也勇怯

勢也也強弱形也也審矣何足怪乎也言勇怯強弱皆感於形類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也以稍陵遲也

於鞭笞之間也乃欲引節也斯不亦遠乎也言不能早自裁決以出獄受辱之小而稍也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

於鞭笞之間也乃欲引節也斯不亦遠乎也言不能早自裁決以出獄受辱之小而稍也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

殆為此也我輩則不上大夫的以上言不引
乃有所不得已也決以下言已不引法乃更有所欲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妻子何如哉言父母兄弟已從無可念矣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死節長號僕雖怯懦

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自至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滅獲婢妾且夫滅獲婢妾刑得獲之則呼猶能引

決況僕之不得已乎原上不得已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

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原上不得已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

非常之人稱焉周禮蓋文至拘而演周易秦伯游西伯于射乃因之于仲尼尼而作春秋孔子尼于陳

原放逐乃賦離騷屈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史明謂語孫子臆上脚兵法修列

故述往事思來者述往古與亡野史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三句總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

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示天以自見同周史言者書重與之例也僕稿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奇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

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條通古今之變成一

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忍一時之辱而重萬世之名僕誠已著此書

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憤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為每故通篇不

脫一名字此意言者管慎勿失此以自解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負京之下下流多謗議下流至

管慎勿失此以自解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僕以口謹選遺此禍為卿嘗所戮矣。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痍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在。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零衣也。言如此使辱身直為閻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只因久係閻閣之臣。故不得不自耳。豈真得位行道哉。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私心刺我乎。別處也。此書大旨。雖是推賢進士。之教。壯四字。為綱領。始終亦自相應。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也。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言死後名譽流于千秋也。略陳固陋謹再拜。

增批古文觀止卷之六

大司馬 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 吳 乘權楚材 東吳關補齋重刊

高帝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以王伯自期。患在人。未交。故也。去矣。由進。且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謂功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利之可乎。二句見帝制作確。賢士大夫。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明德者。必身勸為之。篤。即守身自修。遺詔相國府也。署行義。年。此語合頒。示第。其有意稱
兄其官。年。老。瘡。病。勿。遺。

高帝十年日
後漢高帝
定乃屈意
取實如忍
則矣也漢
成其人風
動回為有
本

會左位日
又任其本
會不至三
且夜其生
之之不可
見其安其
而不之之

一會者多
起于致至
形極厚矣
盛一得流

文帝議佐百姓詔

開者最年比不登^也又有水旱瘡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也意者朕
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
致此^也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其民食之寡之也^也夫度^也非益寡而
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也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也無乃百姓之
從事於末^也以言農者蕃^也為酒醪^也以靡^也餼者多^也六畜^也之食焉者與^也百姓之
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也其與丞相列侯更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
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也害女紅^也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
寒之原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矣^也朕親耕^也后親桑^也以奉宗廟養盛^也
祭服為天下先^也不受獻^也減太官^也省繇^也同賦^也太官^也減食^也不^也朕親耕^也后親桑^也
宮^也撤^也撤^也毋^也攘^也狗^也來^也毋^也暴^也寒^也老者^也以^也壽^也幼^也孤^也得^也遂^也長^也天下^也務^也農^也蠶^也素^也有^也畜^也積^也以^也備^也災
其咎安在^也有^也非^也偽^也為^也史^也以^也貨^也賂^也為^也市^也漁^也奪^也百姓^也侵^也平^也萬^也民^也
各修其職^也不^也事^也官^也職^也耗^也亂^也者^也相^也以^也聞^也請^也其^也罪^也丞相^也以^也聞^也請^也其^也罪^也丞相^也以^也聞^也請^也其^也罪^也
朕意

西漢文

帝此古之說止

卷六

文帝議佐百姓詔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二十五

勉以時
比為之
同姓之
即將異
居居與
先妙于
之法有

帝內之屬會全矣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尚懼以可指不肯安為假設陛下

居齊桓之處無位助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不假設天下

如襄時高帝准陰侯尚王楚韓信韓信王韓

能也三不天下般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尺同室之勢以豫席之也陳稀在代韓信韓信王韓

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過三四十縣息同至渥也渥厚也然其

後七年之閒反者九起七年高帝五年至十一年九反韓王信貫高准陰彭越英布陳稀盛也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

之也角也說也又非身封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元五王楚高帝中子王趙高帝子幽王王淮陽高帝子共王王梁高帝子王燕高帝子屬王王淮南高帝子

七貴人皆亡是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一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四不若此諸王雖名

為臣實皆有布衣兄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言諸王皆與天子為兄弟而不論君臣之分無

人敢死卑其者或戴黃屋黃屋天子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知厲王者法制也今之不肯聽

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承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國陛下之臣雖有

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也比首也隔其胸矣後王為刺客所殺細望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一句陛下雖賢誰與

增比古文觀上 卷六 貴賈治安卷一

領此上段不能之意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言此上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

之矣指韓彭之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指淮陰其勢蓋又復然然獨獨之說

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再舉此一層半也屠牛垣屠牛者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刀

不賴同者所排擊剗割皆眾理解也解也至於脫解也非斤則斧斤斧則斧韓白脫頭也韓白脫頭也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龍驍也釋斤斧

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也臣以為不缺則折折也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反盧縮最弱最反

長沙西徑二萬五千斤耳秦時鄧通全矣功少而最先功少而最先勢疏而最忠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

也形勢然故不及兼令樊離兼令樊離據數十城而王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今雖已殘亡可也

令信越之倫倫也列為徹侯而居徹侯也雖至今存可也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

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慕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迫臨海勿迫臨海則莫若令如樊鄴等莫若令如樊鄴等

小則亡邪亡邪也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

強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智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強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智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

若干國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

皆然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其分地眾而子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

此篇大意
只在入京
外邊以當
爲其國故
必使民務
衆務在
身事貴宗

有欲諸侯之地其削願入漢者為提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諸侯之地有罪則而入于漢者為
度之數償還之四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必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二
既者有以度之

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主下無倍畔之心利竭項氏將降漢侯之類川高帝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三法立而不犯今行而不遠倍畔之心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洛陽城通侯籍名之和號陰謀反柴奇開章之計不萌

委裘而天下不亂太子幼者也桓桓也通服者未生香朝秦秦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四卧亦于天下之上而安五植遺腹朝
而久不為此總收一句下又入中中天下之勢力病大瘡足曰瘡一脛形去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

股平居不可屈信仲一二指搗搗身慮無聊搗動而病失令不治必為錮疾錮疾後雖有扁鵲不
能為已仲病非徒瘡也職也苦踐職也元王之于帝之從弟
也王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至惠王親兄子也王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王親者或亡分地

以安天下子弟親疏者或制大權以徇天子親疏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踐病瘡蓋病瘡者
痛哭者此病是也痛哭

鼂錯論貴粟疏鼂

西漢文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去之也為去開其資財之道也此句是一故
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捐瘠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聖王為民開資財
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瘡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
地有餘利民有餘力說生穀之士未盡粟山澤之利未盡出故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增此古文觀止

卷六

鼂錯論貴粟疏

三十一

在似以泉為
相承似問
假世實儲
為足速儲
論計因非
假故非此

增批古文觀止 卷六 寇鑑論青東疏

三十一

貧民有餘力。後世不能開資財之道。故急在無備。以聖賢則去邪生節。坐於不足。不足坐於不農。坐於不農則不
 主形當時。當時積蓄不及。弊在下。因言不農之害。如鳥獸。雖有膏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不農則不
 地著。人海。不地著則離鄉。離鄉則如鳥獸。雖有膏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不農則不
 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香。饑寒至身。不願廉恥。人情一日不再
 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寒則不得食。不得食。則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
 其民哉。申言不農則明。至知其然也。按設務民於農桑。所謂養財。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不為。設民可得而有也。屢年。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上取。夫珠玉
 金銀。皆非入大有資。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求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
 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
 者得輕資也。最優。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升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豈不深矣。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
 之家。其服得者不下二人。服役期。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百石之財。春耕
 夏耘。秋穫。及藏。後新種。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秋不得避陰雨。
 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其苦甚矣。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
 中。不取之。此一時之勤苦如此。尚得被水旱之災。念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又有意外之物。苦
 當其有者。半賣而賣。為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
 者矣。陳陳四室。不若。之狀。如。而商賈。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
 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織。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什陌

寫多其
實不五
一檢引
是以下
以原下
斷不接
成斷下

增此古文觀止 卷六 鄒陽報中山王書

疑世字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使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日虹貫日為為荆軻刺衛先生為秦書長平之事太白食卵昭王疑之

之衛非短也也將有殺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意不哀哉

王左不明明卒從更劫為世所疑

至孰察之昔王人獻寶楚王誅之

極刑二世胡亥殺其兄也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操與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編夷

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義義無窮也

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

頭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

浮解故以上言其見殺獲罪之由固因於知與不知故

喜臚上脚於宋卒相中山

司馬遷天國時人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臚刑去蘇秦

臚刑去蘇秦

臚刑去蘇秦

臚刑去蘇秦

臚刑去蘇秦

臚刑去蘇秦

臚刑去蘇秦

臚刑去蘇秦

臚刑去蘇秦

臚刑去蘇秦

臚刑去蘇秦

臚刑去蘇秦

臚刑去蘇秦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計明堂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嬖妬之人也。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申徒狄，魯人。自沈於雍州之河。徐衍負石入海。徐衍，周人。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

以移主上之心。雖不見容於朝，且朋黨。故百里奚之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

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百里奚為人販牛，牛半角而致齊，公聞之，舉以為相。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三王用之。

哉。感於心，合於行，豈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眾口哉。將相知意，下仇。故偏聽生矣。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齊人婦，不與季孫。宋任子冉之計，囚墨子。天孔墨之辯，不能

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其非巧解，散骨而不覺，知偏聽禍性痛乎。秦用戎人

由余而伯中國。秦穆公，秦主。齊用越人子臧，而擢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臺於世，繫奇

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公聽並觀，與上。公聽並觀，與上。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

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朱象，朱子。管蔡，管叔、蔡叔。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以上意，其不見知之由，在於無朋黨之託。故後世之口，故引墨子。墨子，墨子。是以聖王覺寐

損予之心，而不說曰常之賢。德王嘗損位於其相子之國，乃大夫封比干之後，修葺其墓。是以聖王覺寐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會又親其離，強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匡天下。

言以見臣節之難，仲射中桓公，弗鈞而用為相。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也。桓公欲

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吳而伯中國。遂誅葦。葦，葦也。

封為前君後妃，罪以車裂之。越王句踐用文種、范蠡，王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為人，灌園

相。仲子去相與楚而為人灌園。○楚始築高門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主言功可報，披心腹，見

情素隨肝膽謂情素隨肝膽施德厚然與之窮遠無愛於士仲者最與窮遠者則禁之夫可使吠無死跡之容

可使刺也謂使刺也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資者所恃也然則軻湛同七族要離燔妻示割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時投入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眦者眦者眦也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謂無因而至前也蟠

木根抵謂木根抵輪國謂輪國離奇謂離奇而為萬乘器者謂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謂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功而不忘謂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屨之士謂今夫天下布衣窮屨之士身在貧賤謂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謂雖蒙堯舜之術按伊管之辯謂按伊管之辯

懷龍逢謂懷龍逢比干之意謂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謂而素無根柢之容雖極精神欲聞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

按劍相眦之迹矣謂按劍相眦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謂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

化於陶鈞之上謂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謂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謂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謂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而亡謂以信荆軻而亡首飾謂首飾刑物謂刑物至秦原瑋謂至秦原瑋王國臣中庶子蒙嘉先言謂王國臣中庶子蒙嘉先言周文王獵涇渭載呂

尚歸以星天下謂尚歸以星天下而由過呂尚之謂謂而由過呂尚之謂秦信左右而六周用烏集而王謂秦信左右而六周用烏集而王周公非若人若謂周公非若人若何則以其能越擊拘

之語馳城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謂之語馳城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設之辭謂今人主沈詔設之辭委惟舊之制謂委惟舊之制言為臣妾待

使不羈之士與半驥同阜謂使不羈之士與半驥同阜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謂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鮑焦之介士也謂鮑焦之介士也時之不用已矣謂時之不用已矣道抱不

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行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謂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行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墨子回車謂號朝歌墨子回車不時令欲使天下寥廓之至謂不時令欲使天下寥廓之至籠於威重之權謂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謂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

行以事諂諛之人謂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數之中耳謂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數之中耳安有善惡信而趨闕

增批古文觀止 卷六 御批歷代文選卷五

一平經過戰
之戰於清
退後行一
段寫戰
不意木復
反復申明
之棟甚可
安於易顯
武帝所以
喜之也

天爵二年
陵卒步卒
五千人出
戰力屈乃
降匈奴中

下有哉 應定信二字○此段言士之負秦不肯附左右之人○以古時
主欲左右先登而用者亦有伏以爲笑以自明其志也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西漢文

相如從上幸長楊獵是時天子好自擊熊豕馳逐擊同獸相如因上疏諫曰臣聞物
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提言慶忌勇期責育責期責育勇士水行不過跳龍陸行不避虎狼負及會亦勇士
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此語上引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
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遠材遇取也不存不待而受存也屬車車行清塵舉不及還旋輾人不暇施
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蓋爲難矣枯木朽株阻險中處是胡越起於戢下而羌
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會車後積不寒發勢有如危敵雖萬全而無慮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折且夫清
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擊銜擊物也擊其鈞也銜擊之聲是况乎涉豐草騁邱墟豐草也
前有刺獸之樂而無內存變之意刺猶危也其爲言也不難矣此段以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
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即驚變臣竊爲陛下不取行一段益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
危於無形禍同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室積千金坐不垂
堂覆及固而傷之言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一喻臣願陛下留意乎察

李陵答蘇武書

西漢文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策立也策問今問也休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望風懷想也昔者不遠遠辱還答道也慰諭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
敏能不愧然謙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羣羈羈

滿百而皆扶病不任于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力指虜胡馬奔走兵盡天窮人無

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從空也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後也精誠

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伏兵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賊臣管攻也死七人向攻

不食僅乃得免以上兩節當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以不死執事備期然陵不死罪也高祖自將擊匈奴信使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

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操操操操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王

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會國之羞會國之羞也信臣之心竊慕此耳九難之節也向死也

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陵心區區之意二句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不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

命立功之貴命立功之貴誰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譏故受禍敗之辱

平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道舉誰不為之痛心哉大帝欲以實任公卿之位故受禍敗之辱

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戰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元帝欲以實任公卿之位故受禍敗之辱

此為漢臣區區之意二句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不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此為漢臣區區之意二句

路溫舒尚德類刑
 乃自別指...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 死朔北之野... 老母終堂... 為天下之主... 萬位不過典屬國... 戶侯親戚貪佞之類... 守節欲使遠聽之臣... 亦負德... 弄其文墨... 別世之人... 勿以為念...

路溫舒尚德類刑

西漢文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 尚德緩刑其辭曰... 難而文公用伯... 由是觀之禍亂之作... 將以開聖人也...

論者謂宜
 之學又
 此疏切中
 是時宜帝
 初立未有
 行益自

武帝位溫
即其位溫
其位溫
此論其言
之切悲痛
之感

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五天下歸仁焉承上說文帝永思至德以
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賚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
於海內是以固國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
以昭天命也每一斷命位者昭帝即位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曰已尊親援而立
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適自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聖人尊故大
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
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
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將頌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不直說及履歷與歷之際以深動之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更是也此言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仁義之士貴治獄之
吏四言者謂之誹謗邊過者謂妖言六故威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
於胸八譽諛之聲日滿於耳九虛美靈心實禍滋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備言方今天下
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六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
聞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死者不可復生蜀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七經也罪也罪法可以無殺之刑陛下無辜不殺之
名八名也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之也九以刻為明深者獲公
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十太平之未洽
凡以此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棗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其痛

增補古文觀止 卷六 居溫舒尚德疏

十八 宋論以丹徒李重慶 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擬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

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遺忘已負竊臣素養之責久矣以懷

貪勢不能自退遭遇緣故橫被口語口語即放本身幽北闕妻子滿獄擇禁在北闕不在當署之所當此之時

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此非李經伏惟聖主之恩不可

勝勝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私念過之大矣行已虧矣長為

農夫以沒世矣通用三季字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廬以給公上給公上之賦稅不意當復用

此為議議也不愛會說此一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命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

而既不遇三年其復有時而盡一夫之情所得罪已三年矣今我得罪已三年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宰魚羔斗

酒自勞勞奉本奉也能為春聲婦趙女也雅喜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而呼呼為鳥雀雀見器也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言曰琴瑟七女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流一頃豆落而為

其呼為鳥雀雀見器也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言曰琴瑟七女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流一頃豆落而為

頰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可人意慚幸有餘祿方權賤賤賈遂什一之利此賈

賢之事汙辱之處慚執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慚者猶隨風而靡

尚何稱譽之有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

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文侯所興有段干木賢之遺風漂然賢有節操知

去就之分遠頂者足下離舊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格之

增批古文觀止 卷六 揚州報館會宗齋

移人說於今通曉子之意矣言子意臨定會部之俗而務其操平今乃當感漢之隆願勉稱母多欲謂之也○結語
壯人舍極險者不待過日飲之此人所致下是尉
按臨涪勞勳字當常之足尉臨涪大邑無道臨涪

光武帝臨涪勞勳

東漢文

前一段末
余之功未
一段佳介
之志中間
將自己處
張步與高
帝處田橫
以功步歸
識之意英
主作用全
在此最裕

帝駕至臨涪自勞軍。奉臣大會。是時張步屯涪阿敢奔曼。帝謂奔甘。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
致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齊田橫也。歷下。今歷城縣。祝阿。城縣。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勳
敵其功乃難於信也。田橫立兄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漢王即會其統下。齊王廣及其
衛尉不聽為仇。田橫以弟生廣。已之術射知生。前也。而張步前亦殺仗降。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
其怨。帝使伏降步。為東海太守。劉永亦遣使立步為王。步
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是此大策。可矣。倘之橫。入此一段妙絕。將軍前在南陽。
成一大塔。張步有克克

馬援誡兄子嚴教書

東漢文

謂兄子音
得薄以黜
淨近朴為
外其關係
包數不沒

援兄子嚴。教誡。並善議。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帝得援後。將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
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名論。人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
大忌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申明。汝曹知吾惡之甚矣。平日所以復言者。施於結綰
申父母之戒。欲汝曹不怠之耳。今又復言。子者猶父母也。親為之。結綰。不憚再三。龍高伯。名保。京北人。豪俠
慎。口無淫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慎。如吾愛之。重願汝曹之效之。杜季良。名保。京北人。豪俠
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長。如吾愛之。重之。不願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漢書：討賊將軍。後漢書：討賊將軍。此皆指曹操而言。中：中興。大：大業。此皆指劉備而言。臣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此句承上文，言臣才弱敵強，然不伐賊則王業亦亡，故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非北征，宜先入南。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非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此句承上文，言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非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臣欲乘機，故上表。願陛下聽臣之說，一舉而兩捷也。此句承上文，言臣欲乘機，故上表。願陛下聽臣之說，一舉而兩捷也。

諸葛亮後出師表

後漢文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漢書：討賊將軍。後漢書：討賊將軍。此皆指曹操而言。中：中興。大：大業。此皆指劉備而言。臣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此句承上文，言臣才弱敵強，然不伐賊則王業亦亡，故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非北征，宜先入南。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非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此句承上文，言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非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臣欲乘機，故上表。願陛下聽臣之說，一舉而兩捷也。此句承上文，言臣欲乘機，故上表。願陛下聽臣之說，一舉而兩捷也。

意應上高，而議者謂為非計。時議者多以伐魏為疑，故亮上此表，以明其意。

仲乃多明中兵具
將上以經庶所
既此為不飲下賦
之疏取臣兵孔體

靈靈北師
之資已就
人原若稱
躬盡力死
而後已矣
日與爭先
前夜開導
奮勇形勢
奮不忠貞
誓不絕言
誓不絕言

兵法來勞此進趨之時也戰國當計時謹陳其事如左以上作高帝明並日月諫臣淵深然涉險被

創身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陳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

之未解一也此段言未可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劉繇據河曲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論安危言計策羣疑滿腹眾

難塞胸用人則能勝敵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孫權坐大遂并江東不勝戰征使孫權坐大遂并江

引致放散君此段言不可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鬚孫吳孫權然困於

南陽操與張繡爭險於烏巢本紀拒黃巾後曹操軍在危於祁連偏於黎陽袁紹據黎陽用兵幾敗北山

及後漢操中運糧北山操中運糧北山始死潼關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北渡許都南岸斷後然後備定一時爾

門操引五萬軍備救袁父操引五萬軍備救袁父此臣之未解三也此段言難曹操攻昌霸不下東海昌霸

一時大沉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四也此段言難曹操委任夏侯侯而夏侯侯

亡操曹及侯開守操曹及侯開守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為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此段言難

臣劉漢中時先帝在中間暮年暮年然喪喪趙雲陽驍馬玉關關芝丁立白壽劉郃郃鄧銅等及

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突將無前實實雙青羌雙青羌散騎武騎散騎武騎一千餘人一千餘人

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

以圖報此臣之未解五也此段言報之則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位與行位與行勞費

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此段言不早圖則兵疲難持久突將無前

夫難平者事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昔先帝敗軍於楚將猶兵五千道之及于當陽之長坂先主乃奪其子走先主乃奪其子走

下已定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西取巴蜀北征夏候北征夏候授首授首此操之失計而

增此古文觀止 卷六 論易亮後出師表

漢事將成也

遊又當與

然後吳

遂盟

關羽

敗

孫權遣呂蒙

襲

歸

遂稱帝

操之軍雖料

然

吳

遂

盟

關

羽

敗

孫

權

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一屬當思全在此處收

結定肝

臣

鞠

躬

盡

力

而後已

操之軍雖料

然

吳

遂

盟

關

羽

敗

孫

權

操之軍雖料

然

吳

遂

盟

關

羽

敗

孫

權

操之軍雖料

然

吳

遂

盟

關

羽

敗

孫

權

操之軍雖料

然

吳

遂

盟

關

羽

敗

孫

權

操之軍雖料

然

吳

遂

盟

關

羽

敗

孫

權

操之軍雖料

然

吳

遂

盟

關

羽

敗

孫

權

操之軍雖料

然

吳

遂

盟

關

羽

敗

孫

權

操之軍雖料

然

吳

遂

盟

關

羽

敗

孫

權

操之軍雖料

然

吳

遂

盟

關

羽

敗

孫

權

操之軍雖料

然

吳

遂

盟

關

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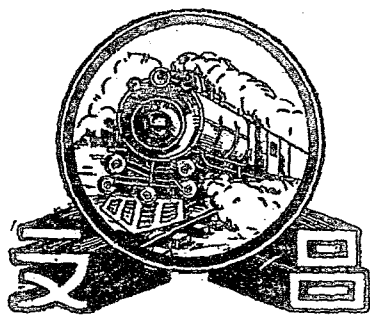
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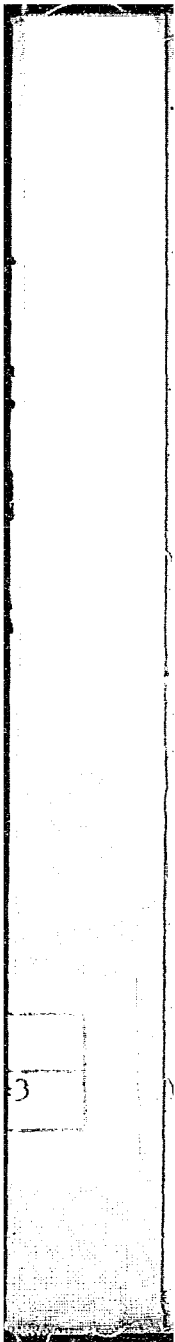
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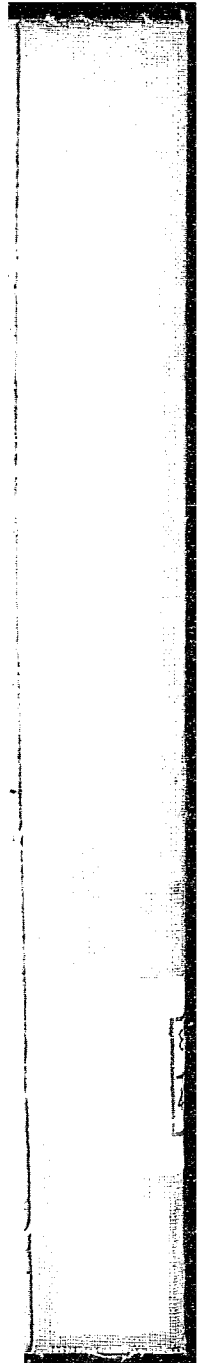
權

1950年4月1日

出版送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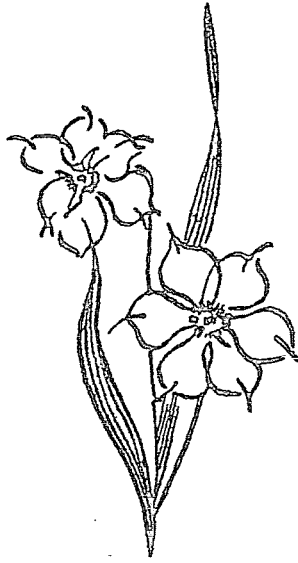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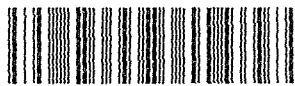


精校
增批

古文觀止



上海昌文書局印行



3 0526 5084 7

歷叙清寧
俱從天與
寫出無一
字不實
助發武備
來藉其誠
執肥如碑
二人使耶
奉膳至注
之官自預
悲測動人

增批古文觀止卷之七

大司馬 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

手錄 東吳

關補齋重刊

陳情表

臣密言。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遺棄，人皆見棄。祖母劉氏以孝聞。侍
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喪母。祖母劉氏，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
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夙蒙
外無膏粱，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強近強親，近也。當此之際，無
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
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
上報。伏願天恩，乞憐臣之微賤，聽臣之微辭。臣欲奉詔奔驰，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
門急於星火。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狼狽，狼前，狽後。一足長後，一足短。狼無不立，狽無不行。
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狼狽，狼前，狽後。一足長後，一足短。狼無不立，狽無不行。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昔所不得，不備。
本圖宦達，不矜名節。臣而辭命，當其以名節自持。故作此。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

增批古文觀止 卷七 陳情表

自為盜賊 在生已當 時士大夫 生而無死 身死而無 死而無葬 葬而無棺 棺而無槨 槨而無土 土而無中 中而無自

帝紀曰西而山崩...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 臣生當殞身死當結草... 願陛下於慈恩誠聽臣微志庶劉媵倖卒保餘年... 臣生當殞身死當結草... 王羲之

蘭亭集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卯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脩禊事也... 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 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 不能不以之興懷... 大矣豈不痛哉... 王羲之

帝紀曰西而山崩... 卷七... 蘭亭集序

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九十有六是以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

願陛下於慈恩誠聽臣微志庶劉媵倖卒保餘年

臣生當殞身死當結草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卯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脩禊事也

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

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

不能不以之興懷

大矣豈不痛哉

王羲之

公龍彭澤
今歸賦此
辭高風逸
調音宋罕
有其比蓋
心無一累
萬家俱空
田園足樂
真用實地
深于道者
不能

能喻之於懷我未嘗不臨此感文而為之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莊子齊物論于辱其知死者不悔其始之新
天此彭殤之說也言人安不墮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言昔見言已無彭殤猶如今日之古人一死生之說也蓋齊于殤子而彭殤為
死生壽夭固是兩說虛誕妄作人錄其所述錄其所賦之詩二句應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古今同病一病收推服疾手快故列叙時人
後人亦重死生竟我斯文亦當同我之感字應前章見之說李李德前賦之文字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淵明為彭澤令時郡遣督郵至白督郵帶見之淵明欲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因解田園將蕪胡不歸無謂也胡何既

自心以為形役早小兒有解終將歸田園作此解明意固而會為曰歸去來言彭澤而來至家也奚惆悵而獨悲心在求歸則不能自反為形體所役此我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

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前此求歸之事固不可諫今乃辭官而歸猶可追改如人行迷路猶尚未遠可以早回方知今日辭舟楫搖以

輕颺風飄飄而吹衣行舟而歸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熹微光未明也問前途之遠近而恨晨乃瞻衡宇載

欣載奔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也載欣載奔則也欣言喜至家而速奔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稚小也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

樽樽一椀也松菊有約有室有酒有得得格如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

安柯樹枝也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園中中日日登步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求文遊情當路入官言用詩德出遊向一段更

也悅親戚之情誥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

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中車有量之車窈窕長深窈窕水也謂行船也木欣欣以向榮

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欣欣春也涓涓流也謂行船也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

增此古文觀止 卷七 歸去來辭

自源人受
相去萬里
不必問其
為仙為隱
靖節當晉
泉亂時起
然有高舉
之志故作
記以寫志

增批古文觀止 卷七 桃花源記 五柳先生傳

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寄也委棄也言何不委棄當俗之心任性去留也遑遑當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仙鄉也二句言不欲管亦不能為）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矜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東晉當日之所春當起東望云東也軍由北聊且也乘盡陽之化以歸歸于盡樂夫知命大復何疑樂夫天命一句乃歸士來辭之根柢）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武陵屬湖南常德府有桃源縣）緣溪行忘路之遠近（便忽逢）桃花林（以有無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漁人亦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山口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從是矣）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一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竝怡然自樂（黃髮老人髮白髫童也）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到山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歎者有外人處世亂）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避世多）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叮嚀一句）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漁人亦大）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太守緣問津而不得）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尋候也高士欲問津而不果）後遂無問津者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

淵明以彭澤令歸移
後則不
晉祚賦此
現生號五
仲乃自述
行也平流
神行之一
神行之一

根山靈作
機設想已
奇而為中
無語不新
有字必為
愈入愈精
家思泉石
令人賞心
留餘不能
已也

榮利一似無所嗜好者好讀書不求其解是為章句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蓋別有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是為酒得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適得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單瓢屢空晏如也顏延之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超然黔吳言高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若人之儔乎人之

衡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萬天氏之民歟想見天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勤移鍾山即此山也其巖有草堂名其神也雖傳也刻則謂山之英靈也雖靈則移庭文子山廣也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超塵度白雪以方潔

千青雲而直上度比也千觸也豈方知之矣豈必不可得矣若其亭宇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

屣萬乘其如脫字音高聲說破潔白脫赤也脫履也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簫作值新歌於延瀨蘇門先生將

之哭冬夏不一也反覆不定也覆覆來楊本字兒孫而泣之而其可以貴可以貴可以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驕作驕也迴避也

何其謬哉謀在也此等隱者何其欺世人一至此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來

博亦元亦史元謂莊老之道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東魯謂顏回也南郭謂魯人使人以養生高顏回對曰吾欲

仰天嗒然似我獨言願無竊吹草堂濫巾北岳竊盜也吹借南郭者者不吝情之使有金吾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南郭謂南郭子來也隱凡

誘我松桂欺我雲霞雖假客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以上總寄以下分作兩段其始至也北山時將

排巢父甫拉蠟許由傲百氏茂王侯排推也拉折也巢許由隱風情張去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

怨王孫不游慕其佳致歎之不游故怨之談空空於釋部霧元元於道流以空明也釋部佛經也元元元元又元

老字也務先何足比渭子不能傳務先何足比渭子不能傳務先何足比渭子不能傳

容而走俗狀軒翠也東風謂昔次側也袂木袖也袂木袖也袂木袖也袂木袖也袂木袖也

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大而慙也至其紐金章結墨纒踏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

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組製也從實也金章結墨纒踏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

法筵久理敲扑諠器犯其慮牒訴空孔德裝其懷懷裝其懷懷裝其懷懷

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琴歌既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彌戶推絕無與歸石還流流徒延佇言度月集

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張敞趙廣廣俱為京兆尹有名望車馬盛威善為令龍雲謂包舉也三輔謂京兆左馮翊右扶

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彌戶推絕無與歸石還流流徒延佇言度月集

驚風也言吐也極柱也意者香山人人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纒海人保爾故云爾爾也是南

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峭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也騰也指珠擊也球上霜

舉之素調也素調也素調也素調也素調也素調也素調也素調也素調也素調也素調也

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扁京以達信也魏闕朝廷也高山門也言情實貫在朝長而又欲假跡再遊北山也

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扁京以達信也魏闕朝廷也高山門也言情實貫在朝長而又欲假跡再遊北山也

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扁京以達信也魏闕朝廷也高山門也言情實貫在朝長而又欲假跡再遊北山也

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扁京以達信也魏闕朝廷也高山門也言情實貫在朝長而又欲假跡再遊北山也

通篇只重
一思字部
要從後表
上看出世
主何嘗不
勞苦神思
但不如此
用思者之
高得也魏
公十思之
論則切深
厚可與三
代談語竝
傳

顏蔚蒞芟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澤子鹿游躡於意路汗漆六池以洗耳芳社特切管管安頭樂粉也冰水清也言豈可似安徒壞醜以相
見原籍再被落後更以俗處裁我宜扁岫崕掩雲關斂輕霧獵鳴端鹿截來轅於谷口杜妄嚮於郊端鹿
况上當也重圍以重圍開也嚴嚴蓋落後見開也來轅安
微謂開之來車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謝社絕之於是叢條賦鹿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
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通客除木枝也朝幸詔也言條條眼命而聖折頤之車輪棉去其逆也俗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浚深也三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起下一句
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又從一臣雖下思知
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便作政者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神聖不念居安思危又從一戒奢以
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元首君也善始者實繁克
終者蓋寡士疏本意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
不懷仁親恭而不心服若免罪免刑罰吳怨不在大可畏惟人戰舟覆舟所宜深慎且猶水也水可載舟亦
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足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
不自牧牧養也畏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老子曰江海所以為百谷主若以其善下之則滿而不溢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易曰王用三驅
開而愛解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雍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
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以上思所謂積總此十思宏茲九得思則十
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思蓋于己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慎仁

增批古文觀止 卷七 諫太宗十思疏

起為武氏之罪不容誅次寫起兵之罪不示之以大刑賞確文助軍聲而壯軍聲則天見其才也

增批古文觀止 卷六 高徐敬業討武嬰傳

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為徐敬業討武嬰檄

駱賓王

偽臨朝武氏者武則天名曩天宗時名入高才人高宗為太子侍悅之太宗崩高宗即位武氏為尼引勃後官拜性非和順性非和順地實寒微

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則英為尼掩其為太子入人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譏狐媚偏能惑主

殺姊屠兄弑君鳩母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

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霍子孟霍光也精勿主以存漢朱虛侯劉章武用事廢立以重任

竊神器仲雍帝位也君子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武用事廢立以重任以上數武氏罪

有子若若故之故龍祭帝時帝后識夏庭之遽衰王后所之童女適之而生女姓葉于中因入于後周幽王後後人歎之即殺以幽王妻之遂王三國

子之興悲良有以也微子退股之故墟作宋哀若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漢委安以外戚擢用是用氣憤風雲志安

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愛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山河鐵騎

成羣玉軸相接以言早則玉軸遠近以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多江浦黃旗巨復之功何遠

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南斗班馬之奮動而聲若北風起嗚呼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

色叱咤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威之威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

或

或

或

或

或

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刺史此間後封滕王故曰滕王閣
洪州在江西南昌府星分翼軫二星在地接衡廬廬近贛于北境襟三江而帶五湖
州城在洪州府城上如衣之襟馬五湖太湖在蘇州都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
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膺重寄於語言分封或受顧命於宣室受託于朝。二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杯泉之土未乾。六尺
之孤何託一物曰杯。土指墳墓也。宋鮑照詩。高靈蘇美。久也。六尺孤。悼宗宮。倘能轉禍為福轉禍為福。禍而為福。送往事居。往謂崇宗。共立勤王之勳。事。無廢大
君之命往。人諸爵賞。同指山河。將賞有功。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獨于兩途之間。坐昧光幾之兆。必
貽後至之誅馬致登。臣于會稽。與氏後至。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試觀今日之域中。畢竟是誰家之天下。下官將來必歸唐也。結語明切。

滕王閣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江西南昌府。星分翼軫。二星在地。接衡廬。廬近贛。于北境。襟三江而帶五湖。三

州。江在贛。浙江在杭。此據東土如衣之襟。馬五湖。太湖在蘇州。都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丹陽湖在贛州。此城其中如帶之象。物之冠也。滕王閣在滕州。

增批古文觀止

卷六

滕王閣序

九

僻閣甚志
密今更得
句即此至
句對其
數日想其
才也對客
當日對客
得是吟詞
翰句對客
聲出句是
奇才

增批古文觀止 卷七 聯玉閣序

繡閣俯雕黃前。按開門屏。白雲。山原曠其盈視視上原。深曠者是。以遠望所視。川澤盱其駭瞻盱。盱眙也。盱眙之目也。瞻。瞻之目也。川澤。川澤之目也。駭。駭之目也。瞻。瞻之目也。問閭撲

地鐘鳴鼎食之家問閭。閭門也。鐘鳴。鐘鳴也。鼎食。鼎食也。之家。之家也。問閭撲問閭。閭門也。鐘鳴。鐘鳴也。鼎食。鼎食也。之家。之家也。

彩徹雲衢彩。彩也。徹。徹也。雲。雲也。衢。衢也。落霞與孤鶩齊飛落霞。落霞也。孤鶩。孤鶩也。齊飛。齊飛也。秋水共長天一色秋水。秋水也。共。共也。長天。長天也。一色。一色也。

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漁舟。漁舟也。唱晚。唱晚也。響。響也。窮。窮也。彭蠡。彭蠡也。之濱。之濱也。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雁陣。雁陣也。驚寒。驚寒也。聲斷。聲斷也。衡陽。衡陽也。之浦。之浦也。

暎暎吟俯暢逸興過飛暎暎。暎暎也。吟。吟也。俯。俯也。暢。暢也。逸興。逸興也。過飛。過飛也。爽籟發而清風生爽籟。爽籟也。發。發也。清風。清風也。生。生也。

睽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睽園。睽園也。綠竹。綠竹也。氣凌。氣凌也。彭澤。彭澤也。之樽。之樽也。難并難。難也。并。并也。難并難。難也。并。并也。

極娛遊於暇日極。極也。娛。娛也。遊。遊也。於。於也。暇日。暇日也。指吳會於雲間指。指也。吳會。吳會也。於。於也。雲間。雲間也。

望長安於日下望。望也。長安。長安也。於。於也。日下。日下也。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關山。關山也。難越。難越也。誰。誰也。悲。悲也。失路。失路也。之人。之人也。

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萍水。萍水也。相逢。相逢也。盡。盡也。他鄉。他鄉也。之客。之客也。嗚呼時運不齊命途

多舛多。多也。舛。舛也。滿唐易老滿。滿也。唐。唐也。易。易也。老。老也。憤帝閭而不見憤。憤也。帝。帝也。閭。閭也。而。而也。不。不也。見。見也。

李廣難封李。李也。廣。廣也。難。難也。封。封也。屈賈誼於長沙屈。屈也。賈。賈也。誼。誼也。於。於也。長沙。長沙也。非無聖主

知命老當益壯知。知也。命。命也。老。老也。當。當也。益。益也。壯。壯也。貧知白首之心貧。貧也。知。知也。白首。白首也。之。之也。心。心也。窮且益堅窮。窮也。且。且也。益。益也。堅。堅也。

不墜青雲之志不。不也。墜。墜也。青雲。青雲也。之。之也。志。志也。酌貪泉而覺爽酌。酌也。貪泉。貪泉也。而。而也。覺。覺也。爽。爽也。處涸轍以猶懼

非晚非。非也。晚。晚也。窮途之哭窮途。窮途也。之。之也。哭。哭也。五可救之五。五也。可。可也。救。救也。之。之也。

窮途之哭窮途。窮途也。之。之也。哭。哭也。五可救之五。五也。可。可也。救。救也。之。之也。

窮途之哭窮途。窮途也。之。之也。哭。哭也。五可救之五。五也。可。可也。救。救也。之。之也。

雄到底不作
榮隨是
危德何是
奇速本色

發端戲語
已見滿流
風塵之外
而轉落層

增批 古文觀止 卷七

春夜宴桃李園序

十二

七尺而心雄萬夫。身雖小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氣義異乎王公大人。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此年

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凡士人見公侯皆下。公侯制作倖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先天人。幸願開張

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君侯已見所長。子荆州之前。猶為子。君侯上

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子師山。君侯能引後為。人。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

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荆州能引後為。當時人。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

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於。不致。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機視聽。聽

飾唯君侯圖之。上。既以文自居。即不即自傲。其。廣。青。洋。結。緣。長。價。於。薛。下。之。門。者。蘇。劉。名。籍。錄。王。名。籍。端。香。相。劍。和。幸。推。下。流。大。開。獎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逆旅。寄居之所。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秉燭夜遊。良有以也。不乘場遊。則夜半。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煙景。春夜也。大塊。天地也。假。借。文章。大地之文章。以文章。會桃李之

設語無定
地解短絕
長頭之增
人許多情

通篇只是
極寫亭長
口中常語
三軍因多
所以常語
三四美故
也遠將春
上下數千
百下反得
不慘再哀

芳園叙天倫之樂事時園中桃李感陶太白與諸兄摩季俊秀皆為惠連摩季俊諸弟也謝靈運之老人詠歌獨慚康
樂謝靈運詩原集注燕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四句頗受春不有佳節何伸雅
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石崇宴客于金谷園賦詩不成者罰三觴未

吊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夙不見人。根在陸也寬遠也連連之間浩河水紫帶羣山糾紛紫帶紫也糾紛雜點兮
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漂若霜晨。蓬斷草枯無復生也鳥飛不下，獸銜亡羣。鳥飛不下獸銜亡羣亭長
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三軍四望，是二篇之綱。三軍四望是二篇之綱傷心哉，秦與漢歟！將
近代歟！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刃劒，存秦後也，成守邊也，卒萬里奔走，連年暴露，奔亡既遠，沙
草農牧，河冰夜渡，夜則薄地，澗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腦臆誰訴。腦臆誰訴嗚呼！噫嘻！吾想夫北
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數無世無之。耗數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不敢抗拒，王者師以王師用正也
文教失宣，武臣用奇，不用正奇，豈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因此多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
風振漠，胡兵伺便，邊陲之地，何俱也！非風振漠之時，主將驕敵，期門受戰，敵遠期門而戰，野豎旒旗，川迴組
練，組練甲中組文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八元九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山川震眩積雪沒脛，積雪沒脛
山川亦搖，山川亦搖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積雪沒脛
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躡行不進，躡行不進言皆憂也，言皆憂也續續無溫，墜指裂膚，續續無溫墜指裂膚當此苦寒
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如寫蓬蓬，如寫蓬蓬徑截輜重，橫攻士卒，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
巨港，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一哉！可勝一哉鼓衰兮力盡，鼓衰兮力盡失竭

增純古文觀止 卷七 吊古戰場文

分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感兮生死決。感通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此堂

寫三軍殺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昔也魄魂結兮天沉沉。沉暗也神聚兮雲暮暮。

日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此則寫三軍吾聞之牧用趙卒火破

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李牧趙長將。數趙漢傾天下。財殫力通任人而已。其在多乎。病也雖傾動天下而

之閒。德統北狄也胡之北荒之地故至野而營至于胡而飲秦起長城充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誰無父母提攜捧

擊劬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秦漢即近代不言可知蒼蒼生民。誰無父母提攜捧

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有國罪。其存其

沒。家莫聞知。父母兄弟妻。將信將疑。情情心。目寢寐見之。情情憂真希傾腸哭望天

涯。不知其死也天地為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一年人其流離。老子云天兵之後

亦可惜也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總結秦為之奈何守。在四夷。各為天子守土則無事于戰矣。結出一篇主意

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以山水引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善德馨香苔痕上階綠

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草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

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明居廬坐談學子雲居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秦趙韓魏楚燕梁而秦內一統蜀山木盡而阿房始成。起四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

杜牧

陋室之可
陋不在室
之則陋者
之則陋者
之則陋者
之則陋者
之則陋者
之則陋者

孔孟大端
道之奇
原而開之
理則布帛
山走海飛
發先儒所
衆發萬後
名教之功
大有功

增批古文觀止 卷七 原道

無特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斷六國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嗚呼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止二世而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言萬萬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二句俱補仁義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所謂道德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有凶有言如多言恒其德則神人吉夫子老予之小仁義老子大道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忙中若此數語如落彼以煦煦為仁子才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子見矣夫坐井而觀天其所謂道也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也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老子道非道非道又上德宗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老子平曰味道德乃欲離邦仁義一味是虛無士者言天下放有政者皆曰景黃老於漢黃帝帝老子也海曾參始為孟公能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後漢明帝夢金飛行履足以困于朝而儒說語者悉謂之附說也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於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只重佛老一途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之學聖者有以聖為奴附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佛老兩說作法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為治之言治孔子之道者皆佛老之道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聖之子古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

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重上一段作小求其若其兵人之怪好也不求其端
 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端始也末終也佛老之說甚怪而人好之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
 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添了佛老三種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
 一而資焉之家六農工賈三句緊頂上古今四句總言佛老之害奈之何民不窮且溢也有此句下面勢不用像不得古之時人之害多矣富指下
 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相養之道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為之君為之師音天下降民作區
 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
 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夫死為之葬埋祭祀
 以長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運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
 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
 患生而為之防連用十七個字之起伏頓挫如層字叠如波巨浪句不覺其重複者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
 斗折衡而民不爭其言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用反語求上文聖人
 句可以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言人若不禽獸之有羽毛鱗介爪牙必得聖人
 今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人能至今有人類乎是故君者出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
 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叔出君臣民二項一五一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
 生相養之道其法指佛老之教而後也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佛老之言清淨寂滅此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
 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若此說就一級味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

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此在是亦青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

易也青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突入聖境彼其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係老托子無為大聖功今也欲治其心佛老亦治而

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此佛老孔子

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

也言佛老之禍天下位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性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

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

為教易行也夫所謂至此一段收拾前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

而平以之為國家天下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格

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作能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應非吾所謂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軻之死一勾承上極首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的即名說起人言推傳道修之行事與境所別者就意言而年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

孟軻傳學于孟所撰有言十三卷○故云孟子之後不得其傳

全用重周
忘忌八守
立規條其
中只以一
毀者之情
若法亦齊
此則不免
露爪張牙
多作骨憤
語矣

為臣故其說長謂也。重下句是原道之意。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定矣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惟是定至
不行不流。謂道俱大其言全書厲其居作厲明先王之道以道同之繇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以無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厚而薄責人之意。一語是為之。二語是為之。故不怠輕以約故
人樂為善中上文作善對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
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是謂善法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
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
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此三段語意俱本善字舜何人予何人與舜大聖人也後
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只轉說舜
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思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
為藝人矣從上提能字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
順矣順矣。足上意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亦
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盛句。以上古之君子則不然折入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
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亦作便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
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應其於
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

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應一句。以上當今之君子作病。是主亦就其善字翻弄成妙。夫是之謂

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文起揚揚亦有陷于里之勢。不意從其胸中。雖然。為

是者有本有原。忘與忘之謂也。忘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作。小未何。使徒見。文中。連于。開。多。法。者。雖。然。為。忘。忘。二。字。切。中。今。人。病。病。下。文。只。說。忘。者。而。忘。者。有。吾

嘗試之矣。一作。比。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總。上。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良。士。一。段。是。主。中。之。實。

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良。士。一。段。是。主。中。之。實。

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總。上。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非。良。士。一。段。是。主。中。之。實。

者之情多婉曲。折詞柔盡。原叙寫到末。結語出字天都詳與原叙之技。禁竟與原叙之本根。不必說毀而毀。竟有見。

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原。叙。寫。到。末。結。語。出。字。天。都。詳。與。原。叙。之。技。禁。竟。與。原。叙。之。本。根。不。必。說。毀。而。毀。竟。有。見。

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原。叙。寫。到。末。結。語。出。字。天。都。詳。與。原。叙。之。技。禁。竟。與。原。叙。之。本。根。不。必。說。毀。而。毀。竟。有。見。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麟。屬。身。子。尾。馬。蹄。一。角。七。齒。之。長。王。者。之。瑞。也。九。五。一。句。震。宗。伏。德。學。詩。麟。之。趾。春。秋。魯。哀。十。三。年。西。狩。獲。麟。傳。記。百。家。謂。史。傳。所。記。及。一。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子。皆。知。其。為。祥。也。諸。子。百。家。也。雖。增。人。小。子。若。知。其。為。祥。瑞。正。見。其。昭。昭。也。

詠於詩。書於春秋。雜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為。麟。所。以。為。靈。也。其。為。祥。不。可。知。其。為。麟。則。謂。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子。皆。知。其。為。祥。也。諸。子。百。家。也。雖。增。人。小。子。若。知。其。為。祥。瑞。正。見。其。昭。昭。也。

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既。不。可。知。其。為。麟。則。謂。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子。皆。知。其。為。祥。也。諸。子。百。家。也。雖。增。人。小。子。若。知。其。為。祥。瑞。正。見。其。昭。昭。也。

位麟為聖人出也。帝。王。之。世。麟。在。邪。數。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麟。必。待。有。知。麟。之。聖。人。而。後。出。麟。固。無。有。其。不。祥。者。四。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以。德。的。正。與。為。家。昭。昭。的。相。應。德。字。即。本。字。之。意。推。德。故。家。也。

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若。非。其。時。則。失。其。所。以。為。麟。

此解與論
龍喻馬皆
角指非有
之所言非
六僅一百
凡五十餘
游龍如鏡
能變化如
窮真奇文
也

此為以龍
喻聖君言
喻聖君言
不可無聖
而聖君九
不可無賢
臣焉得現
六節換神
一節一轉
若此而又
有生變而
生奇可謂
爭端有神
取喻謂必
雖喻必
退知已者
厚春之以
厚春任之
可底推斯
材否則其
已理沒亦

矣何得有○主將○上不得天下不知解也
非願之也此不祥其辭之罪則非天下之咎也

雜說一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噓氣成雲曰代也雲靈龍所自故爭然龍乘是氣於澤窮乎元間薄曰
月伏光景影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洄音陵谷雲亦怪靈矣哉洋洋雲氣之氣按安卷日月之格故光影者之疾
得雲無以神其靈矣矣其所憑依信不可歟四節中言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三節中言龍則非
龍則亦無雲矣易曰雲從龍巽入作龍物親既曰龍雲從之矣六節言龍必有雲若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伯樂秦穆時人姓孫名倕相馬此以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二故雖有
名馬祇辱於隸人之手駢辨子伯樂知已以千里馬喻賢士一駢也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駢也
粟一石食謂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
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策安求其能千里也四駢○千里二字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
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五駢
增批古文觀止卷之八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說得師道如此鄭堂一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此承前說說也為六綱須具于此生吾子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

夫而但謂
之天下無
才然耶如
耶其矣知
遇之難其
人也

通篇只先
香師道也
一旬有餘
處皆師道
論長幼貧
擇因時措
人不可從
師座引立
子喻之類
是彼季氏
師不必謂
公概然以
師道自任
而作此以
招後學也

公負貞元
十八年五

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師是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
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道在即師在是地最顯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
感也難矣承若起佳甚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而師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
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
於此乎此是高一等說話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取師焉感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
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
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蓋字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惑之不解則不擇師矣其不擇師而道
不取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
相似也有長有少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有貴有賤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可為長坐醫樂師百工
之人君子不齒蓋謂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此與前論聖人且從師同意明以是貴者久之不從聖人無
常師孔子師郟說子長宏師襄老聃說子之徒此與前論聖人且從師同意明以是貴者久之不從孔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借孔子作從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
有專攻如是而已收前善師李氏子蟠年十七補貞元十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
學於余莫子余嘉其能行古道不莫子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元和七年復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去成於思毀於
隨隨同德也方今聖賢相逢聖居治具畢張官不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

出天山四牛渡馬執敗鼓之皮千渡半的也馬皮也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昔周無海有醫書集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作媛卓犖為傑行且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宰相用人無為

三潘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引前鄉守正大論是宏逃讓於楚廢死楚之巧拙也

蘭陵今在申君死而的脚發事其地也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今在申君死而的脚發事其地也

其遇於世何如也冷語不盡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其中文雖奇而

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四句解前四句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養以

乘馬從徒安坐而食有以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從役隨而無異於能盜竊然而聖王不加誅養以

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幸其過世等字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此後解前公不見信一段

若夫商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宗庫宗庫忘已量之所稱法指前人之瑕疵財賄謂後也班資品秩也庫下

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楹也楹柱也杙小楹大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締苓也也

巧者王承福傳韓愈

巧者之為技賤且勞者也一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一掃一掃既無妄論問之王其姓

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天寶十四年冬十一月安祿山反帝以親王僉萬方節度使討

子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室田手鏹鏹衣食之北內府使中丞師裴十一萬日而軍皆并子弟也

人而歸其屋食之當去馬食食謂屋租也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視屋租之貴賤而增減

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此段言承福言歸鄉子錢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市與帛必蠶績其巧之工價償也

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為宜乎各

昌陽引年欲進其締苓也
以延年種
以即指苓
主漆絕前
箭容叙一味
頭後畧斷
自是借他
自家說話
成無限
殘波機局

絕高而規
世之意已
杜切至

致其能以相生也。此言彼此各致其能故君子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其大小，惟其所能。若器四馬，而忘其事，必有天殃。為主意特為提出故吾不敢一日捨鏹以嬉。此言小大不登其事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此言難易吾操鏹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意謂無一不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此是王承福所自語，得力處故言極痛恨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忘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自見是語，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此後當自管自食，有餘之意，是絕大主談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一句未得有力，此段登所又曰：功夫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為也。此段當自管自食，有餘之意，是絕大主談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畿馬，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抑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手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此段當自管自食，有餘之意，是絕大主談

意地寄
故漸界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警焉。以自警語

諱辯

韓愈

前分律經 凡也前後 反復如風 大波未平 一說波起 盍是說最 兩可之辭 持此別是 一揮此別是 一揮此別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庸，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賀父名晉庸，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一辭，一時後人皇甫湜實曰：若不明白，子與父且得罪。言公若不辨明，必見害于賀也。此段叙公作難之由。愈曰：然，用一語字起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孔子母名微，不在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蒞，丘之類是也。謂其類今賀父名晉庸，賀舉進士，此二名律字為犯嫌名律字。嫌名獨晉庸律尚不偏諱。此三句說疑問之。音相近之。父名晉庸，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嫌名獨生二脚，夫諱始於何時。不諱敬宗犯諱妙。作法制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與。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到之孫實為昭王。魯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皙。若曰：昔者吾公孔子作詩禮之人，亦有所不諱者。然周公只是一句孔子，卻是四句，蓋春秋為孔子之書，曾子之徒也。原主列句又在春秋中所謂文章虛實實法也。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此又說疑問之。漢諱武帝名徹為通，謂徹係高通侯，則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呂后諱之，不說微妙。漢諱武帝名徹為通，謂徹係高通侯，則不聞上章及詔不聞諱游，勢乘機也。諱勢乘機為近太祖太宗世祖元宗廟諱也。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昀，元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此段全是不諱嫌名事，乃用宦官宮妾諱嫌名事上極有勢。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開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金瓶孔今考之於經，指上文詩質之於律，指上文律稽之以國家之典。指上文漢諱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別處是一疑，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一特設作條文以文為戲，以文為樂。世之士，指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

陽城拜諫 據大夫聞 未嘗言故 公作此論 汝規其擊 體文亦禮 世之奇哉 然四年四 答而首尾 開時城居 位三年矣 能排擊裝 庭蓋有侍 抑公有以 殿之矣

也二 夫周公孔子曾參平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此於官官官妻三則是官官官妻之

爭臣論

韓愈

或聞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

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鄙地也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居周州夏時為改號魏侯聞城名以入相處人皆以為華

陽子不色喜字無喜也居於位五年矣易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天子出言以柔順從人而惡得

為有道之士乎哉一在易恒卦居於位五年矣易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天子出言以柔順從人而惡得

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中地致不避艱險以濟蒼生憂而又不與其非以易之故也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正解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

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無用而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蠱上九爻曰不事王侯志可則

加矣在三臣之位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脊愈上九爻曰不事王侯志可則

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

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有言責則

增批古文觀止 卷八 爭臣論

行則當言其與陽子將為祿仕乎。不消多語只為陽子將為祿仕一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

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闕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

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為他添減孟子云若陽子之秩

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第二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訟上者，惡

為人臣招傷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也。招舉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

者。前首書已說君子主意只在再說則處管技一節添字一節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後口入則諫其君出不

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段段提起陽子說不犯重亦不冷淡入則諫其君出

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所奉其職，使四方後知朝廷

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居諫官位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

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謂明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

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思的愈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是開發

又翻一筆作波瀾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

何子過之深也。謙端全存守其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後口一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

得，其遺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坤八死而後已。孜孜勤也故禹過家

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孔子坐席不及溫又避他國墨突也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

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畏時之不乎悲人之不文以聖賢時無心求聞用，折不求聞用，以

夫天授人以賢聖才

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一經兩段發意難前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

且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燕於火者

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

也特舉一字說字兩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時字正與上發字對音聲難意而時不可也下文三轉深聞其時不可之說

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

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歟今豈異時哉布衣蒙抽擢句且今節

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聞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

尊敬者而曰不可乎一語辭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况在宰相吾君所

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一語說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况在宰相吾君所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

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周公食伯高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取我乎天下亦不暇食我我一沐三握髮飯三吐哺起以待上痛愛天下之賢人建周公急於見賢是一為急

當是時一說僕勞為後蓋一說僕勞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護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

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荒服去王五百里甸服五百里采服五百里衛服五百里蠻服五百里夷服五百里鎮服五百里藩服五百里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

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

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禮運篇風龜龍罔不為靈此較連用九個皆字已作化七樣句字有多句有長短文者

適為將周
公與時相
向塵作對
照只用一
二虛字并
成文直
言無諱而
不犯嫌忌
末處再三
上書之故
句曲回護
句已氣保

神旺骨勁
格高足稱
絕唱

反顧延後項杜如常時恐落諸君意見
其精神不覺其靈在此章法句法也
是公操券
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
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一段贊賢士操券。前九句已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如此
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此一段
有力以上論周公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
之侍士。反直委向。父之親。則將不暇食於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又推周公之心。為至妙。在維其如是。故於
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句已可往。而不衰二字奇峭。正屬一筆收。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方入兵交
是為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
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
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
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段連用九豈。對九上。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
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又添豈字。即上三豈。復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
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王此方盡言警。說聞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
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閣下辭焉。閣下辭。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
馬。此周公閣下其亦察之。以前是論相之道。以後是論士之情。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
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
也。獨言周不可。再上意。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書得故士之行道者。不

增批古文觀止 卷八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者安復得不。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無上足數明及門而不知止焉上用四委其致意此用二馬字其致意如獲帶陳勢極如法文章家甯獨如此而已。憐憐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又二轉至委以天賢之門打照周公亦惟少垂察焉清自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與子襄陽書

韓愈

前半幅下
是論下
半幅方入
正文前半
凡作六轉
筆如轉九
無一字一
愈板實後
半又作九
轉其法
特堪為指
色通為指
詞立為不
元不字文
稍絕妙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守尚書字頃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則當年卒於也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言士之人必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言士之人必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彰顯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傳後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後光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此一人豈上之人無可接下之人無可推退平歟後猶千也推求而退之也是二人者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上不肯故高材多戚戚之窮上下之間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誇其上下不負其位之所為皆過也負其位各有其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非無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非無可推自起至此只是相須歟皆一詞斷定未嘗敢以聞於人言已平白如此言已熟後側聞閣下言經以告人永止起下方入抱不世之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共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問得委愈雖不材其自處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

通為以見
字作主上
半為從見
下平為從
不見說到
顛挂以石
波瀾層疊
也半入妙

隗韋始國義三上承破後漢即位受命後帝以招賢者將被侮位見郭隗生野曰今王
始欲致士先從郭隗始隗且負重沈賢子隗者子豈遠于雲哉橫掃一向有指是者力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任之資是急
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愚者志未暇後半欲致論當是後漢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
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疑詞以自道達高尼回願將精神世之齷齪錯者既不足以語去之叔故色從奇石落
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特志深慨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
足知其志之所存可見之愈恐懼再拜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警見，貧賤也，衣食於奔走法，不得朝夕繼見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忘開一前，願陳給事。陳給事名憲，字慶復，大歷元年中進士，字子見。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愈也。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忘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愈上兩層叙所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視乎其言，若閱其窮也。特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重起一前其後於東京取妻子東索洛，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再叙一前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單見不相見中顯出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

疎更寫唐人有生機賦主政非有後故不用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應科日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愈謹再拜書人閣下天池之濟大江之瀆笑。天池湖南海也。楚南曰有怪物焉。在物龍之別名。蓋非常

鱗凡介之品彙匹傳也彙類也。總領。一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一轉其不及水蓋尋

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猶

之笑者蓋十八九矣不及水轉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

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甯樂之若俛俯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

之志也氣骨場場明托物自喻。不有乞憐三時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知四轉今又

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

之勞而轉之清波乎仰首鳴號五轉的句絕前的的利心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

亦命也作三叠韻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篇皆是聲喻只一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起自是草木之無聲風梳之鳴草木水之無聲風湯之鳴水其濯也或

激之其趨也或梗之投壘其沛也或象之水獨加三句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詞同有恩其哭也錯入妙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

乎一類應是聲喻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生定善與假字金石絲

此句元九
年宏詞試
也無端笑
必有其事
亦不必有
無取曲折
無致極極
奇極妙極

此文得之
悲歌多謂
者為多謂
凡形之聲
已于不得
已中又有
各不盡所

謂善者又
有分只是
從一鳴中
發出許多
議論凡二
說九樣如
能變化屈
伸於天更
不能必解
迎小觀之

竹匏土草木金鐘石磬絲竹管八者物之善鳴者也樂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

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啟同其必有不得其

平者乎時雨後陰客樂與天其於人也亦然將轉人上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

善鳴者而假之鳴上文已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文言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辭又其在唐虞咎

也而假以鳴音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唐虞之治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大康

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孔子之其末也莊周以其荒

唐之辭鳴莊周楚人者善名莊子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原莫之同楚聲悲孟軻荀卿

以道鳴者也荒大康也莊周七魏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姓李名耳字伯申不害昭侯書三篇名申子韓非韓諸公與

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魏田駢齊人好談論鄒衍臨淄人者十餘餘言尸佼魏人衛商法仲孫武孫武張

漢之時司馬遷即太史公相如姓司馬蜀人楊雄字子雲有諸賦與最其善鳴者也韓十二其下魏晉代為者

不及於古然未嘗絕也即其所謂善鳴者亦且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魏晉十

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如此所以為不及乎古陳子昂字伯玉號海陵內文宗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元結字次山所著有

唐之有天下以下始陳子昂字伯玉號海陵內文宗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元結字次山所著有李白杜甫李觀字

其高也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唐虞三代文字他其浸淫乎漢氏矣其他漢氏乎其為漢氏從吾遊者李翱張

其高也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唐虞三代文字他其浸淫乎漢氏矣其他漢氏乎其為漢氏從吾遊者李翱張

其高也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唐虞三代文字他其浸淫乎漢氏矣其他漢氏乎其為漢氏從吾遊者李翱張

其高也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唐虞三代文字他其浸淫乎漢氏矣其他漢氏乎其為漢氏從吾遊者李翱張

增批古文觀止 卷八 遠盡東野序

籍其尤也。李願有甚於籍者，然有李願。八後指九又添二十後少。三子者之鳴信善矣。鳴字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威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兩句意有抑抑也。鳴字前句重賢君子之鳴。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謂國家奚以喜其在下也。句意其奚以悲。二語在占地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時東野為海陽尉有若不釋然者。結出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應前句天字收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一節是形
一節是形
一節是形
一節是形
一節是形
一節是形
一節是形
一節是形
一節是形
一節是形

太行^統之陽有盤谷^統。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兩或曰呼出隱者一句為王友人李愿居之。李愿西平忠武王晟子歸隱盤谷號盤谷子只六字題已盡于下全憑愿之意行文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此句說願之意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名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依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樹立也武夫前味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此句說願之意才俊後滿前道古今而譽從德入耳而不煩。此句說願之意曲眉豐頰清聲而使體秀外而慧中。外貌秀美飄輕裾騎長袖。裾長袖也近時粉白黛綠者。此句說願之意眉目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情爭妍而取憐。此句說願之意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此句說願之意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此句說願之意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此句說願之意採於山美可茹。此句說願之意釣於水鮮可食。此句說願之意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此句說願之意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此句說願之意車服不維刀鋸不加刑賞不理亂不知黜陟不聞相聞。此句說願之意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此句說願之意我則行之。此句說願之意伺侯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此句說願之意

魯生治己 不得志將 往河北求 用於諸船 鎮故公作 此提之始 言並生之 中宮恐未 必合終願 諸船之歸 順及堂生 字而無餘 限開固無 限化無類 聖子

之口將言而囁念入如。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細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此

不妄于德道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此其人視而兩攝人物孰賢孰不肖其第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高後

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予之宮盤之上可以稼叶盤之泉可濯可沽得也盤之阻

誰爭予所折也窈而深廓其有容寸縹而曲如往而復四句承盤之阻來寫深緣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

望字承古下虎豹迹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

送董邵南序以願登程曾嘗從予於盤兮終吾生以徇羊。羊。納得之貌。送羊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燕今北京趙今真定俱當時河北地感慨悲歌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

利器鬱鬱適茲土邪向舉進士辱不得志去遊河北其時河北諸鎮不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亦豪傑自與我趙之士董生勉乎

夫以予之不遇時苟慕義彊光上仁者皆愛惜焉董生舉進士而朝列處焉矧燕趙之士出乎

其性者哉說燕趙之士仁義故我知其必有合將行是上堂賢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風俗豈與不異我不勝憐董生勉乎

邪此化移易而今日之燕趙未必不聚於昔日之所稱也吾惡其知也聊以董生之合與不合上之也董生勉乎

復有昔時屠狗者乎刑柯至燕然之屠狗者漸稱曰飲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號望諸君此燕趙之古人也而觀於其市

送楊少尹序當往已任言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廣東海潁陵人仕至太子太傅兄子受任至太子傅在位五年廣辭受於時公卿

增此古文觀止 卷八 送董邵南序 送楊少尹序 三十七

巨源之方 采公之將 張大之將 余形之將 時前之將 疏所有之 後說少無 疏所有之 巨源之美 已不可不 如亦不托 概世之詞 寓出楊侯 歸卿可致 宛然可致

地以遠 行序序 前而大 從事四 反復又 後而四 詞有無

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去聲供饋饋真後故也徐道神曰祖道路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叙二疏國子司業楊君巨源入方以能詩訓後進此句補揚君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叙揚君年華中引起國子司業楊君巨源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隨字承在公卿後時公為史遇病不能出叙揚君全在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隨字承在公卿後時公為史遇病不能出叙揚君全在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司掌去位國史亦否但不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上文固延原居後世事所以付之然吾聞揚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白之子朝命為甚色又為詩歌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叙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叙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通字再作總應而和之又不知為家寵則無所於歸叙揚侯始冠叙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叙今之歸叙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叙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法其不以官為家寵後有所歸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古文臨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叙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喬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月間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石先生名洪字濟川各陽人龍黃公曰先生何如因此一問下使借從事之虛詞以代己曰先生居嵩邱注瀟瀟之閒嵩邱山名瀟瀟水名俗洛陽之境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一路堪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

送石處士序

韓愈

限曲折
健愈轉愈

金為無一
語實說溫
生之賢而
溫生已處

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王良造父皆古善御者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與之語皆管則龜卜也中開用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為某來邪。

因此再問下備後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元初四年三月
爭之言安頭石處士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糧運諸治法征謀宜
古真年其子承宗於十二月紹安家唯幸諸侯討之地有所出。先生仁且勇仁則君子感勳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後句為於是讓書詞
有所以具馬幣卜日以受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宣大夫奈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
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此其勤之佳不暇稱反法其出處之意已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
於常所求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此其勤之佳不暇稱反法其出處之意已酒三行且起。酒三行後且將起別有執爵
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此一祝並又酌而祝曰
上執爵而言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照上勤之佳不暇稱反法其出處之意已遂以為先生壽。此一祝並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
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任人而外敬正士無媚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
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祝並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使其身圖。此一祝並先生
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此一祝並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
能相與以有成也。此一祝並遂各為歌詩六韻遺愈為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伯樂姓孫名陽空善相馬者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
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

韓愈

增枕古文觀止

卷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三十九

足而稱曰 前乎為其 為吾以前 所稱是結 後半篇於 現私怨于 盜取向首 抗到為直 空字收盡 遇章

情之王若 句然流為 正文讀此 其一面哭 一而字

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已上以譽喻起下獨為送溫并送石亦連及伯業譽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溫即下邑洛陽河也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幕下見所以連石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出溫生見所以連石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人馬拔其尤良親服之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居守東都留守二縣謂東都郭下邑洛陽河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東都士大夫之去位而卷處者誰與嬉遊生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為公為世之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靡於茲生既至拜公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公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無治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介然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或作貞元十九年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上月乃能為以所報月日不同蓋言實道是此建中嗚呼吾少孤公時三歲從自說起及長不省所怙小惟無是依兄韓會韓天即十二郎父母公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子官公時年十一從至昭所始十一郎尸俱一守勿已不勝頓楚

守是血字
文有未
當有文
不工祭文
詞中千
年絕

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中中原多故公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一段敘功吾上有

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獨處零嫂嘗撫汝

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引嫂言元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上說俱幼吾時雖能記憶亦未

知其言之悲也雖分文不其分妙妙一段吾年十九始來京城貞元二年公宣州其後四年而歸視汝會又

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別遇汝從嫂喪來葬會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貞元十三年董會汝

來省吾會止一歲請歸取其孥孥妻也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會是年吾佐戎

徐州是歲張建封拜公為徐州節度使又罷去汝又不果來會吾念汝從於東東

亦容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會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會

京師以求斗斛之祿承高相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真吾去年孟

東野徑吾書於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

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

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

夫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一段敘信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家之

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

克蒙其澤矣一段敘信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

增批古文觀止 卷八 祭十二郎文

矣言其不復死而死在路中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此言已亦不必而顯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

而不悲者無窮期矣言不知不久與即復會若無知悲死不知悲也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時

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此復伏下汝病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

汝去年書云此得軟脚病往往而劇也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

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致斯乎此復伏下汝病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

東野云汝沒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

之報不知當言月日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報言之體當言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

乎其不然乎此段伏下汝歿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汝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

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隸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

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此言之欲處置其身後以慰死者之嗚呼自此以下一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

不知日坐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往恻哭而蓋不臨其穴蓋吾行負

神明而使汝矣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

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更不能分

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教子嫁女又慰死者之心嗚呼言有窮而情不

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一物而盡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若一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伊潁二水名以待餘年教

受天理人情中體貼出來

全篇只是
不許此魚
饒處提出
創文二字
天子二字
問罪之如
正堂堂
之障能
反側于
穴膽操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
而告之初公至潮州民疾苦皆曰惡鱷食民且盡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以除蟲蛇惡
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列道也揚刺也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素
之以與蠻夷楚越沉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海卵育於此亦固其所潮在嶺外海
道非極高地所結諸海皆也伏卵育生後也先歸後王故意放寬一步少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能遠江漢更況禹
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韓愈止史補
之境以四海六合言之則潮地又韓愈此句是一篇細領前將今下文文議刺史受天子命守
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睨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此下身是與刺史爭上發議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
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韓愈此句說據處據其地而處食也食食畜謂食與六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
下心韓愈此句說鱷魚睥睨然不安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韓愈此句說刺史受天子命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
得不與鱷魚辨韓愈此句說天子命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韓愈此句說刺史受天子命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
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朝發而夕至也韓愈此句說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
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韓愈此句說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
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徙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韓愈此句說鱷魚冥頑不靈
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韓愈此句說鱷魚冥頑不靈
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韓愈此句說鱷魚冥頑不靈

增批古文觀止 卷八 祭鱷魚文

子厚不允
持身處公
亦不能為
詞之辭故
應理頓人
仰斷其章
有姓重
有姓重

增批古文觀止 卷八 柳子厚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北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
 瓊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
 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叙其前人所稱所以形子厚
 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歎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
 子矣新其其後以博學宏詞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四早為柳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同厲風發卓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
 譽之子厚為諸公要人所爭致初非求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
 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王叔文章執道用事拜宗元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
 名在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詞上而自肆於山水間宗元既貶斥地文荒
 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賴順其俗以男女質王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
 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
 察使下其法與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柳州之政許見原池柳得猶書焉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
 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前其有為詞章此其數人其台至京
 師而復為刺史也延中山劉夢得為錫亦在遣中當指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
 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

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悞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子厚所至皆有樹立其處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叱反眼若相識落陷窅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莫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此段因字體誤全學伯表在厚傳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說子厚為視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致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只發指總字厚平生五其措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下意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就原第三字講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又一轉指帶視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附書裴盧人書書去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又利其嗣人

角叙起于
乃父離束
身罪見得
字便不宜
宜法中作
誅理段是
兩段論
事段是論
重之語引
經傳典與
乃成撰茶

增批古文觀止卷之九

大司馬 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

吳 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

手錄 東吳闕補齋重刊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武時有同州下邳主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
東身歸罪後師韞為御史元慶登名於號誌備刀久之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
永為國典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故旌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者殺元慶宜正臣竊獨過之總駁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
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子不當讎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
殺無赦更不當殺而殺者死以禮刑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首疏而為說誅其可旌茲謂
濫黷刑其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左傳善為國者實不得刑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
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誅並用之非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
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此言聖人旌誅不並用嚮使刑獄年上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
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刑獄也說罪曰獄獄傷以情言面直以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
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罪臬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官額號不聞而
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體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
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一語盡理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

增批古文觀止 卷九 駁復讎議

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戾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遜焉一提誅誅之不在法。二提遠發狂悖與法。三提意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備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其矣。禮之所謂備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此復申明備字之意。周禮調人官掌司萬人之備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地官又安得親親相備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善。公羊傳見定公四年不受誅猶非不誅已不得無。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兩下相殺謂師殺元履之父元履又殺師。引周禮公羊以明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履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罪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此段就元履立論所以重與之結請下臣議附於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史記魯世家成王與叔虞戲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曰臣之成王曰吾與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唐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於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宜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妾亦將舉而成之手。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

前福速設
毀屠劍殺
後屠劍殺
毀屠劍殺
非尚口舌
便尚口舌
之反復重
如眠層出
但見者罕

前立三柱
直如天外
三萃卓然
峭於摩
以下忽然
埃筆一柱
更有深情

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此後若王遂遂切勿為除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愛樂要歸之火中
而已。應受子必不違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騁。若使牛馬然急則敗矣。言不能從愛
束縛之役不得轉馳之使。必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免。况號為君臣者耶。言子之願尚不能從愛是直小文
行也之本節取矣。二層。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考子其意察察其長缺缺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
王時太史
尹佚也。結末有不
甚蓋意不指定史佚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蒙難也。正蒙難者以正祀殷有仁人曰箕
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謂下多言詩所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夫
威之動不能飛聖人之言。無所用。意今天動進免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謂道委身以
存祀。誠仁矣。與張亡吾國。故不忍。意是二道有行之者矣。謂正蒙難者先入是用保其明哲。與之
俯仰。晦是謀。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憤發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詩既明且
有苦。囚奴。士士謂其也。易明來卦。六五。箕子。明蒙。委傷也。如以解其及天命既既。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
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大法謂洪範。洪範大也。郭法也。言天乃賜洪範。九疇。非倫。故
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蓋洪範發
之子。而箕子推行。增益以成篇。應前二句。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推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
及民也。朝解求夷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朝鮮。教其民。以禮義。而民化。箕子之化也。應前二句。率是大道。兼於厥躬。天地變化。我
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命第一句。首從作社。以次應似。是意也。應前二句。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終。比干已死。微
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終。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

增補古文觀止、卷九 箕子碑

增批古文觀止 卷九 捕蛇者說
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德然則起彼浪活淋淋 唐景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膏觸草木盡死以醫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
餌可以已大風疔瘰癧去死肌殺三蟲腊乾肉也所藥餅也已止也擊頭曲脚不能伸也瘰癧癧瘰癧其始太
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兩募有能捕之者賞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每捕有蔣氏者專
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
之貌若甚戚者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
之甚也之復後安補租之賦以免其死幸此草人之情哉必有其不得已者耳幸此草人之情哉必有其不得已者耳 懲吾不為斯役則人也病矣病一勾起下文直自吾氏二世居是鄉積
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之皆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路
者今其室十無一馬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馬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
五馬三世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二句收上悍吏之來吾鄉呼號乎東西隳突乎南北
誶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甯焉道呼之極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恐辱
謹食之時而獻焉心養食佳其時所不吝言吾向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恐辱
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言吾獨蛇毒而死者一歲只有兩次非 今雖死

此小文耳 邵有許大 謀論必先 一猛于虎 政得于虎 有一為之 意前為起 伏柳揚合 無恨悲傷 若特以上 聞所謂言 聞之者足 有以成其 有用之文

前寫索駝
種樹之法
項項連來
沙茶成起
此是上聖
至理不得
看山家
體出方未
入官理一
大發論以
規世通
守官方當
深體此文

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今多難終死于斯投比吾鄉鄰重賦而死者在已後矣敢於寬而不敢死此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以將氏觀之猶信種樹孔子過泰山陽有婦人哭于道而家
夫觀人風者得焉一似重有愛者而曰然者吾勞死于虎吾土夫死焉今吾子又死
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乎一由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故為之說以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曰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
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橐駝也隆然高起橐駝即駝也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在長安西人入京迎也

橐駝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遊種樹橐駝名者作笑皆爭迎取養橐駝手習其業視駝所種樹
或遷徙無不活無不活也且碩茂實以實其樹大而欲其實者種樹橐駝之術他植者雖窺伺傲慕其能如也又反視一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折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已盡于此凡植木之
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此四欲字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侍

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性得也此段是暢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
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性得也此段是暢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

之得下言有心之天易史也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
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小其膚以驗其生枯操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

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此段明他

如一向理以上論種樹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吾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
早以心正意行出謀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吾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

前細寫梓
人句相道
仗相道後
細寫相道
句句相道
梓人未抱
欄出主人
任相為相
自處兩寫
次丹夢寫
意思滿陽

增批古文觀止 卷九 梓人傳

唐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繼提一句下就他植者則不然一投舉出曰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
最爾植督爾穫也而緒也蠶織而纒也字而幼孩遂而雞豚也鳴鼓而聚之擊
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也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
若是則吾與業者其亦有類乎也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魯樹得養人術傳事
以為官戒也一為精神命脈直注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裴封叔名瑋子厚之妹夫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梓人即木匠也隙宇空也隙宇空也所職尋
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斲刀錘斧斤之屬出諸僕作意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
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雇工役焉捨我眾莫能成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
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此以言語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乎其
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一作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予往過焉委羣材會眾工委羣材會眾工也
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也視
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
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四其不勝升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也
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
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七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
矣固強也句句包含字畫筆畫三繼而數曰平被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

者歟一為之响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
 者歟又就其心是定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物事也。達下者與之為一。正意。一類。彼為
 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
 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同帥。禮王制千里之外
 有都有守邑有宰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漢制。小者制。大者制。版尹。此以五都外古
 猶眾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二被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
 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三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
 天下之人使各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
 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二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遏不
 術能不於也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
 而不伐也人曰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五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
 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
 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六相道之合梓
 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七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薄善為尊
 術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所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
 不通是道者也八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
 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九

增補古文觀止 卷九 梓人傳

此就上五梓人處及焉一段文字已畢下另接後

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詩如依葉空于道謀是用不實于成言葉空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屈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此又從梓人上而為梓人以合則固不合則去不可取說亦不可不察也

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臧之意正意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意謂

生者五記言世世五材曲且方而形於世也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姓名注法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瀟水在永州府城外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進前光借余以愚觸非謫瀟水上愛是溪人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意謂劉宗元生王叔文交疏古有愚公谷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閭曰是為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引古作陪敘出名余今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新舊雜說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漢之故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意謂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意謂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意謂愚池之東為愚堂意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喜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意謂愚其一也夫水者澁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意謂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注曰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

迫為就一
意字難法
成文借思
法自寫照
意漢之風
景死狀有
已之行事
亦死於前
後問合照
應其起俗
亦描寫最
為出色

只與表章
功先說一
關新名勝
難得久說
一得負址
起荒公以
政理所以
特有所未
見新堂議
可少所不

則雖辱而愚之可也此段明學之甯武子邦無道則愚者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者
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是為
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為焉此段明己之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澈鏘
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此段明其余雖不合於俗亦願以文墨自慰
激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此段明其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之而莫我知也此段明其名曰愚者特己之愚溪之愚者作一團無從分別奇絕妙絕於是作八愚詩記於溪石
上仍收結入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柳宗元

將為穹谷崕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羣此段明其山石溝澗壑陵絕阻疲極人力乃可以
有為也此段明其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
有石焉駸駸於其堂乎有泉焉伏於其上塗蛇虺之所播狸鼠之所遊茂樹惡木嘉葩毒卉
亂雜而爭植競為綺縠此段明其始命其此段明其其無行其塗積之邱如蠲此段明其之瀾如既焚既醜奇勢
造出此段明其清濁辨質美惡異位此段明其視其植則清秀敷舒此段明其視其
蓋則溶漾紆餘此段明其動行曲也餘錢也此段明其有泉性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此段明其堆
阜突怒此段明其乃作棟宇以為觀遊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此段明其外

增補古文觀止 卷九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之連山高巖林麓之崖間則隱顯通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門之內門之內在郢邑中故三羅門之內

之因土而得勝莫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

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皆智語說出新意前夫然則是堂

也石開一季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

也結出斯堂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行今世行之類世以為楷

也結出斯堂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行今世行之類世以為楷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鉛錘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

西上在永州城南瀟江之濱結罾潭在西山之西瀉流於梁之上有邱焉邱字坐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

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計其欹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

若熊羆之登於山最高者也樹向也交也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籠也問其主曰唐氏之

奪地負而不售訓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

自意外外即更取器用剋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開由

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遊擊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發玩

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諒澹澹之聲與耳謀當悠然而虛者與神諒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叙玩賞中不匝入旬而得異地者二區間也十日可也此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收住下意從小邱

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澹錡郭杜道錡郭杜樓房石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

前常平只
名道語有
有休起至
上發出一
益即致為
實益邱所
以自爭也

鉛錘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借以吐塊
中氣抑
州之引
起遠情
人以深
此為論
允為論

開火是奇
賀大所以
賀之故
賀然自
自創之
一奇實
地非理
也取延
奇險出
快

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不查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開道其一少北而東不
過四十丈。上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垠其上為睥睨。梁欒之形。屋椽也。以小石城名者以此。其
旁出登。垠。上有有商馬。窺之正黑。使小城北也。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此不
水戶。使商環之。可上。望其遠。其。上。可以。望。遠。無。上。壤。而。生。嘉。樹。美。參。益。奇。而。駭。其。疏。數。儻。仰。類。智。者
之所施設也。無上壤三字抄類智者所說。其上一句。上下有無一段口。記設一句。上下有無一段口。
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
果無。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
人而多石。借兩或曰錯落自說。胸中情遠通筆達物。妙。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辨以
賀也。固駭疑而將吊。賀大幸而更以賀。再足一句。以上足。再足一句。以上足。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湯馬低馬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而脂膏滄滄。灘灘。之具。或以不給。消滄滄也。視向則消滄滄。消滄滄也。視向則消滄滄。吾是以始而駭也。駭。凡人之言。皆曰。盈虛
倚伏。去來之不可常。老子禍兮福所倚。倚福兮禍所伏。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

增批古文觀止 卷九 小石城山記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始萬人可
以破洋為

增批古文觀止 卷九 待漏院記

十二

將千古賢
相許相心

詩愛心消損憊于學小勞苦變勤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遠闊誕漢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
 而疑也段長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者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
 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他故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
 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為廉者所以一出口
 則嗾口為者以為得重賂亦必見矣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愈盛七年未嘗
 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已亦道世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
 近臣得奮其言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羨者即欲一明公道免
 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舉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當與玉並幾道三言而痛之非固年幾道益道
 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言子也助也奇語快語則
 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奇語使人當於心
 者感得閉其喙詩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口也發策決科謂明經取士必為問難疑義雖欲如嚮之蓄縮受
 侮其可得乎受侮謂被人譏笑於茲五旬有望於子庶幾能出羣士是以終乃大喜也喜高一投喜大喜
 災同位者皆回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左傳昭公十八年不衛侯歸吳陳不報今吾之所陳若是指事有以異乎
 古原不故將弔而更以賀也承前一段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想參元觀在故前云鈔奉養樂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官曲曲屈
出辭曲屈
正尤法可
聖尤法可
先諸勤字
立諸勤字
植子勤者
望出勤者
自出勤者
無出勤者
現出一種
皆其好其
之庸其好
相與好其
以爲好其
相與好其
成以好其
記以好其
體以好其

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六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天道聖人對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
爭天也三句收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各手變至房魏可數起上論關天對是不獨有其德亦曾務
於勤耳引起一勤字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相勤政也相勤政也乃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
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丹鳳門在門字相來朝至此待漏院在後魏朝待漏院在後魏朝亦勤政也勤字
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嚙嚙嚙聲金門未開玉漏猶滴徹徹蓋下車於馬以息息
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聞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
氣不和六氣陰陽薦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曰生請修德以羞之
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過百勝四方之說也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
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自官食蕪錢非幸也宜也此段說賢相勤政之思用兩個思字又其或私
難未復思所逐之私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
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怒
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恟恟假寐而坐不脫衣冠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感
焉政柄於是乎廢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上賢相一林是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收上復有無毀無譽放進旅退此段說相
進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因官所請外例之左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是作記
棟卿大夫之位也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是作記

總批古文觀止 卷九 待漏院記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冷溪黃流
無意于安
排措置而
自得之于
景象之外
可以上追
伊川得結
語記起結
意或生情
自覺總精

名園特選
體之本耳
今張大其
嘗恢廣其

黃岡之地多竹黃岡縣名今屬湖北黃州府大者如椽竹上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

而五省也從行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秦蕘荒穢雉堞城上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月波樓在府城上亦

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閣傾入遠寬不可具狀瀨水流沙上也閣在樓也夏宜急雨有瀑布

聲白浪奔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

宜投壺天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上下句對天時季下四句對人事公退之暇被鶴

笠衣羽戴華陽巾冠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

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時高僕滿賈州郡上或竹樓之景今讀者

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強愛也屈原作離騷過楚人謂詩名騷也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

覆之得一下稔稔熟也稔稔謂一年為一稔取說一熟一意吾以至道末宗漢武帝立并耕稔高乙未歲自翰林出滁

州丙申移

走不暇未知名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細叙數年履歷如閑雲野鶴後之人與我同志嗣

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以修葺之使人

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澗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點洛陽

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乎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盛衰不過洛陽而治

李去非

意其與盛
可以占威
衰亂至小
之物關係
至大有學
此文

題嚴先生
御將先武
兩作一形
對偶文字
至末乃歸
有體格且
能作通結
之生動不
之板抄甚

亂國于唐貞觀太宗開元明皇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氏名及其亂離繼
以五季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邱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
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存乎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興廢在園囿且天下之治
亂侯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侯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將侯學則名園記之作予豈
徒然哉將上二段一總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故予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
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感歎辭
嚴先生祠堂記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先生光武相尚以道相尚以道及帝握亦符光武至前德生德華奉乘六龍易曰時乘六龍得聖人
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帝與光武則先以加帝順明日大史委委宜
歸江湖帝除光武為漢法大天不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從先生打轉光武以節高
向以在盡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其事易與外上九爻曰不事王侯當其時先生以
之引經據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第七卦初九爻曰象曰大得民也七類也也先生以
之先生蓋先生之心出守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已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
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互言之以終而使貪失廉情夫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只用二字而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相尚德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復者又從而歌
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風猶生字故開伯夷之風正與上食夫康湯立六
岳陽樓記

增批古文觀止

卷九

嚴先生祠堂記 岳陽樓記

十五

范仲淹

岳陽樓大
人字盡充
生史不登
遠止將登
樓者覽物
悲喜二意
只是翻出
後文樂樂
以聖賢愛
國愛民心
地教而先
文章非先
生其孰能

文僅百餘
守而曲折
萬狀包括
無道尤妙
在末後一
結世以一

增批古文觀止

卷九

諫院題名記

十六

慶應仁宗四年春滕子京字宗諒謫守巴陵郡宋曰岳陽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此句最乃重修岳
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祝子作文以記之此作記予觀夫巴陵勝狀在
洞庭一湖洞庭湖在岳陽城西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
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述指上句而言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岳陽在湖南遷客
騷人多會於此遷客謫客覽物之情得無異乎此指下句而言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
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
有去國懷鄉憂謫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一段寫遷客騷人之悲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
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
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
風其喜洋洋者矣一段寫遷客騷人之喜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上段正意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
然則何時而樂耶此意引古聖明言之仁人愛多樂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有謂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意也今于此發之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結句一任情深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案歷而起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
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此意引古聖明言之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
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尚遠

題名爲宗
此獨以題
名爲宗立
爲不廢文
之有聞世
道者

帝見世之
資願者伏
視肥而己
自親人如
異路以不
公之義不
獨難以望
之晚亦不
以上亦不
可多得作
是記者非
公之義亦
以望後世
之相感也
效公也

誠恐有本無利易名犯名必須名利
天禧具宗 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
於版次犯 光思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於石
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悲
同 懼 誠 意 字 深 淡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名仲淹 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
郭常給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
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嫁者三千娶婦者三千再娶者十五
口歲入給稿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
居官者罷官給給之法始備此其大較也
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下
年既而為西師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
破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
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
沒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
平仲敵車贏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
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賜桓子
子服義也
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

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華美今觀文止公之義田賢於
 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正公鳴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弟之雄車與之飾
 聲色之奢，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况於施賢乎！其下
 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之充，日稱奉養之厚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操壺 歡為溝中
 者，又豈少哉！况於愛同人也。正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
 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無錄也。他人作記以此子起字遂從略絕 獨高其義，因以遺其
 世云。

袁州學記

歐陽修

皇帝仁宗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彈慮，祇順德意，屈盡忠職
 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官以治民言師以教士言假借者謂提有官師之名而無 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
 教尼不行。尼祖也。一段先 三下有二年，滄陽祖君澤，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闕壞大
 懼人材，故失儒教，闕疎亡以稱去。上意，謂 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先嘗君
 相舊夫子廟，慨隘不足，政為遇。乃營治之，象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記此言殿堂門
 廡武 黝梁 上，梁 丹漆，舉以法。記制作之佳 故師生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記此言殿堂門
 善吏勤，晨夜展分，越明年，歲也。記制作之佳 舍同 菜，且有日，釋陳說也。菜謂堂之為五學也。時
 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之。起今只以一句道破高麗 奉以山西廬，梁 六國，梁 欲帝為世劉
 以高也 一呼而闕門不守，武夫健將，賈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

作學記如
 填化指頭
 假借指套
 是作開之
 輕重點
 通只舉
 漢卷士故
 有關於國
 家立論最
 來不切五
 得不願時
 人忘尤見
 之

心由然而
生其開而
實最之文

公此論為
杜范韓富
諸人贊也
時王拱辰
奪得家筆
錄頌之公
上此論蓋
既疏復
朋黨之說
意在釋尼
事以證古
反曲辨
宛切近人
字之感
也為之悟

引廣
學之稱
李武乘
豐富世祖
武出戎行
皆學學術
俗化之厚
延於靈戲
草莽危言
者折首
而不悔
郭泰范滂
張儉王堂
引古與
今代遺聖
神爾哀得
聖君俾爾
由岸序踐
古之人迹
天下治則
譚
禮樂以陶
吾民
一有不
幸九當仗
大節為臣
死忠為子
死孝使人
有所賴且
有所法
報之于君
是惟朝家
教學之義
旨的作故
若其弄筆
墨以激利
達而已豈
徒二三子
之羞抑亦
為國者之
憂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辨君子小人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
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君子小人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其故何哉則注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
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
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亦謂小人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
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奉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承君子故為人君者
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應轉人君辨其君子小人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
四入為一朋君子八元伯夷仲容八愷皋陶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
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堯舜禹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四岳九官
竝立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

增批古文觀止 卷九 朋黨論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小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漢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時漢武成帝後漢獻帝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魏虎汝伯致致高皆若中以為權傾人獨之黃巾賊名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唐德裕之黨多君子十餘及昭宗時盡殺

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天祐二年全忠獻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盡曰此輩名自謂清流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獻而從之小人又一說矣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昏亂亡其國上財法唐三段是更相稱美推讓而不

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聖賢與武三段是能辨君子小者也嗟呼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上直與為首惟幸人君之相也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之辜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兩尤字實精神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所斷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伏後必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

太宗縱囚因自來歸俱為反常定事先以不近人情斷定未以法結之自足千古正論通篇雄

伏後必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

辨深刺一步無可步
力如刀等
所介裁快
利無雙

寫以演純
行以釋私
不詩亦絕
作格只就
生始終就
或來叙次
而以寫照
已結處說

人之速有如是有者矣一雖是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太宗以此名自復人之名已變然安知夫
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
免所以復來乎將太宗此曰之空事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
賊上之心也賊謂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以上賊下
後也下以賊上非真知信賊也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
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及不通之論也後復釋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
故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又起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
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
人之法乎提出常法二字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逸情以干譽前不說

王留任後結解
孟而忘無形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當世賢豪指任然猶以謂國家臣四海休兵革養
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山山林屠販
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抑二人欲從而求之不可得此段言非常之士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先出曼卿
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
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依以學酒與狂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
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起秘演浮屠秘演者入題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

歐陽修

增批古文觀止 卷九

釋秘演詩集序

二四

曼卿死後
所行所
必無所
公悲其
寫出三
真如已

窮而後工
四字足
陽公之
言實為
古不易
論通篇
折一往
深若飲
幸得一
尤得用
奇哭一
字

以氣節自高一人權然無所聞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其人然喜為歌詩
 以自娛或曰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吟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或其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
 予亦時至其室梅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運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
 老病或曰嗟矣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梅入自客○寫祕演詩集引本梅
 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不脫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梅既習於佛無所
 用深惜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眩其豪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此段文字其
 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尚到去不脫曼卿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岬峰梅江濤洶湧其可壯也年雖老而
 增批古文觀止卷之十 老子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一字結妙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皆謂引一梅交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一
 詩人窮而後工梅凡士之趨其所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
 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梅臣實婦之
 所歎而為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立梅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惟窮而後
 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梅其家宛陵
 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

延友序充
說若與琴
友絕不相
關者及讀
至末編始
知前編始
力寫琴處
正欲為琴
子解其能
情此為能

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詩法章句然時無賢惡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數曰：「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累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咏大家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此段甚高，聖俞每語而後工如故事如登論開合，語意甚切，亦復無餘。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子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處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子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綴入其先香公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記所集鳴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言子聖俞詩已滿，詳故于序。

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閉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充句有紀，極其精妙。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此角徵操絃驟作，忽然變之，聲以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哀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道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伯奇事其母，有過則逐之，伯奇事其母，有過則逐之，伯奇事其母，有過則逐之。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

歐修陽

此手一促
已括全篇
之意次一
段叙事中
揚反復感
佩淋漓直
可與史蹟
相為頌述

無以異也。必如此焉者，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漣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
 有至者焉。此杜蓋子多揚君人揚好學有文辭，以進士舉，不得志，遂從廢調，為尉於劍浦。區區
 存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
 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三句纏綿曲盡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
 琴亦將有得焉。在琴也。止傳琴以修其德也。故子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也。

五代史伶官傳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
 之矣。王存祐繼繼有五現後唐尤作變受成得先四字是一篇關鍵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
 吾仇也。不遠從齊宋兩國而降唐且為武成王燕王孫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為尚父，守
 背晉以歸梁，遂約殺見其既歸而皆盟更附于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
 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半曰請其矢盛每以錦囊負而前驅
 及凱旋而納之。前至勝樂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守光之文仁恭簡德成伐燕守光函梁君臣之首，晉兵梁派生父與請
 理羅時，守光可斷晉命遂欲梁王固句，以上叙事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
 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
 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哀也。一役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
 人歟？復作虛神名止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寡，莫功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引書作勸勉故方
 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又一段描仿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

魏出正意
假想獨遠

宜官之禍
至漢唐而
極篇中詳
悉篇盡凡
作無數層
次轉折不
窮只是深
于女禍一
句意可為
卓然可為
千古絕鑑

魏公永叔
宜皆以盡

笑伶人學士也莊子善言法或時得極至與優人共戲于
履後為伶人狎從雖所戲又一段折仍用各其字妙

五代史官者傳論

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修

自古官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之官者之害。非一端也。自本編與寺尺是近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心者總字之是官者為善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官者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宰。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幃閣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官者之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官者之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董卓因而亡漢宋溫因而葬唐此前史所載官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應謂自古一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悻而去之可也。特謂其官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與在允洋許官官官官到尋連等乃以銀故謂如衣履夜行誰知之者盡歸之說本此○四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至者歸故鄉而歸何榮如之文記富貴不歸故鄉如衣履夜行誰知之者盡歸之說本此○四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

五代史官者傳論

相州畫錦堂記

二十

二十五

錦手使一
起手從第
後俱立議
此古人高
占地步處
安水叔名
相承叔在
翰林文曰
莫大于是
即畫錦堂
之樂承光
記以承叔
總公所光
天下莫大
之文章

乃為蓋士方窮時困阨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悔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蘇秦學說秦大賈臣
忤秦於其妻富貴者報汝妻怒曰從君終能復官臣不能留即去一曰高車駟馬旗旌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
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
馬足之間歷世世文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髮於收
下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雖地字相封魏國公相去人也相州今河南彰德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
時已擢高科登顯任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
所宜素有魏起非如窮厄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
也魏一投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素衣裳不足為公貴高牙車輪之牙大纛車上羽葆障惟德被生
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
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此又道公平生之志以公在至和中至和仁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以武康節
州美富貴而乃作畫錦之堂此又道公平生之志以公在至和中至和仁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以武康節
歸故鄉也魏起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離於名譽為可薄
蓋不以晉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魏詩中之
富貴而不以畫錦為榮故能出入將相公先經客賈勤勞王家而與險一節是平時險處難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
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公在魏相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為相勸上平定黨羽以安
其豐功盛烈所以銘於鼎而被於歌者魏詩二句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一為魏六尺一余雖
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北出作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作記遊文
印跡到夫
宋功德何
致立言所
等問大皆
俗仰今昔
感既係之
烟波較之
柳川諸記
是為過之

通篇共用
三十箇也

修既治滁之明年滁在淮東夏始飲滁水而甘始飲而甘明初至滁未暇知問諸滁人得於州南自步之

近其時谷吳州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階二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涌而上然而仰出

俯仰左右顧而樂之再階於是疏泉擊石開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以上敘亭之景當勝之

本滁於五代十戈之際用武之地也五代唐晉漢周也昔太祖皇帝廟號嘗以周師破李景南唐兵十

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周主恭宗征淮南唐人恐晉齊陳吳

障而入雖等夫入滁生擒之此善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

老昏無存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就平滁想出天下之平一自唐矣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

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上卷言開一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

歷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真盛一季今滁單括介江淮之間舟

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

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歸重上之功德是為樂之所由來凡作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

愛其俗之安閑應舟牛舟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披幽芳春

而蔭喬木夏風霜水雪刻露清秀秀出秋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

成而喜與予遊也此在題面應歸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

幸生無事之時也時出作記意應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歐陽修

醉翁亭記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滁州名在淮東一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從山單出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 醉翁亭記 二十七

出未歸于人之靈芬
旬少至老猶物之反
慶自春而秋之意溢
秋之意溢
于言本結
尾聲聲啾
啾亦從
聲上發聲
絕妙點綴

為中三提
是卿一歲
其聲名卓
然不朽一

又如赴敵之兵銜校奏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銜技所以止聲也故形似香兩端有小坭銜于口而擊于頭
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借視陪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是方四無人聲聲在樹間視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借童子語翻秋聲字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烟霏
雲斂其色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光也其氣凜冽砭人肌膚其氣其意蕭條山川寂寥其意故
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從其聲其氣豐草綠褥而爭茂佳木葱龍而可悅二句草拂之
而色變不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實為秋刑官也官刑於時
為陰也又兵象也主肅於行為金行以五是為天地之義氣帝以肅殺而為心刑殺謂去冬肅天之於物
春生秋實實字全脫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商聲屬金故夷則為七月之律此則七月律名月令
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則也物過盛而當殺注四句此段又細寫秋之為聲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風零
人為動物惟物之靈草木無情人有情無情有時而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全非
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愛其智之所不能人或時非秋而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黔然黑者為
星星木之絲絲而色發發枯葉忽而發白猶草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若欲任其憂思必此身先金石而後可也
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念此稿本星星乃憂思所致是為戕賊耳亦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虫唧唧
唧如助予之歎息之子秋聲中添出一聲作餘波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駿異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嗚呼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死其同

為其遠矣
一似已文
情傷感不
屈亦不軒
早從落犬
元增崇之

憂必歸親
憂宗先但
仁人孝子
之心率意
寫出不事
傷入情語
感動人悲
感增人淨
用此致作
也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 瀧岡肝表

三十

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其
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之嗚呼曼卿之吾不見子久
矣猶能髮鬢子之平生下其軒昂磊落突兀峭嶸而理藏於地下者一意其不化為
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坐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也必不與萬物同為朽壤也○中間用不然一折其法奈何
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推豕歌吟而上下與夫鶩禽
駭獸悲鳴躑躅而吟伊響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船也
吾固知其如此一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自
欲尚饗

瀧岡肝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瀧岡在江西吉安府永新縣非敢緩也
蓋有待也提出雖表之故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
至於成人為下告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
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下吾后何恃而能自守
耶一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能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
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能吾之始歸也汝父免
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閉御酒食則又涕泣曰嘗當

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漢書吾始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後漢書既而其後常然至其
 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承後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
 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
 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
 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仁人之言淵淵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生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
 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謂此微求生之語其平居教他子
 弟常用此語吾耳孰焉故能詳也揚揚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
 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後漢書汝其勉
 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
 也禮求教諸有後拾修泣而志之不敢忘母教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二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
 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龍岡太夫人姓鄭氏考
 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
 三郡太君一段詳太夫人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
 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道和後宋建興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
 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一段又宋太夫人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
 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
 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帶點太夫人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 龍岡行表

自登三府詳批年數應是十六年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仁宗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嘗祖府

君累贈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母君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段

白記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此婦之德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是以世惟

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

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

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茲揭於所總收父母教訓言的而蓋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

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結出三言月水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

朔十有五日己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

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戶食實封

一千二百戶修表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威公即桓公國進宋霸諸侯攘夷狄救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切管仲死豎刁易

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公子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甯歲

禍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按上故

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即鮑叔牙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

通為總足
管仲不
能服沒
賢起伏
揚立論
引證一
段

蘇洵

第一段似
此卒能令
古人心服

承所由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齊威公夫有舜而後知
此定主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句含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是

下章見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自對而其言乃不過曰
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管仲為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知君莫如臣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管仲為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知君莫如臣

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
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三子者仲以為特死

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管仲
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

此辨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開頭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
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段設身置地代伯莫其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

其臣此推想先免比自不及仲靈公文公之慮不及孝公威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管仲集
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管仲

之澆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此以無賢而敗夫天下未嘗無賢
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未有君也威公在馬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見非天下無賢

仲之書管仲雖有記其將死論絕叔實管仲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能以國強管仲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
心以為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管仲之意為吾觀

史黼然以不能進遂伯至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安石必亂天下但靜以觀之句見盧虛祀之毒未之益蓋亦為伯明之子以考公罔然失蕭何既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引一俱臨政夫國
 以一人異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愛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
 管仲者何以死哉結語

辨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引此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者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者世靜能知微此先生句負之言也。開端三句言
 運而感變是潤而雨從法下石也月管管氣人人知之人人知之天地陰陽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濶而難知
 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人事理勢從天地而賢者有不知知其故何也好惡
 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常人尚能知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及不能知人事之推移理勢之其故何也好惡
 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昔魯時王行爲尚害今兼服爲河南令當善清談將少時山巨源見王行曰誤
 子孫無遺類矣房像當以佛來虛祀回平章事祀魏魏有不得悅之時郭子儀每見盧虛祀妻不辭備禮祀至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
 見者以吾觀之王行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
 沉無虛祀使晉無憲帝僅得中主雖行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下頌治之主盧祀之姦固足以敗國
 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無王行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
 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
 顏淵孟軻復出有三行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有虛祀是王行盧祀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

介前名始
 既時老蘇
 作其近論
 據其後
 新出煩昔
 疏每異字
 兄微如者
 可為千古
 觀人之法

此為逐節
自為一落
非自片起
伏首先議
於也先由
後不養由
治心而養
士由養士
而奮勢出
奇由出奇
而守備段
落詳明并
并有厚文
之善變化

升言說厥後年生秀髮之禍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
犬豕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此世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
鮮不為太恣。慮豎刁易牙。開方是也。注見管仲中。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意。雖有願治
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遇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一子之比也。應上字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不替勿忘。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
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願安石用使天下後世。而吾獲知言之
名也。韓行
淋漓感概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
可以待敵。第一。段。高。特。當。先。治。心。此。為。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
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第二。段。言。集。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
養其九。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思。所
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心。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
欲。所以養其心。雖。集。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
貪。故。雖。弄。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
可用矣。第三。段。言。集。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
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第四。段。言。集。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

蘇洵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 心術

三五

以動於險鄧艾絕後漢與元平絕將鄧艾入蜀自陰平行人之地七十餘里壁上通連造作橋閣山高深不可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悔而動也

嘗故去就可以決此後說上段分虎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

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

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

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此後說上段分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

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敵而置之彼將強與我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後

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隨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善用

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筮當猛

虎奮呼而操擊前徒手過蜥蜥蜴變色而卻步前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

劍則烏獲不敢逼前冠曹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擊弓殺之矣前故善用兵者以形

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前

張孟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吟野無居人四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

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足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

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人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代天子言便是天子氣乃推曰

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

前叙事後
古助而謀
論多尤詳
高木一說
不依處說
不必有說

亦不可
無三不
時見
風雅道奇

伏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昔明年正月朔日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後常聞蘇眉陽蘇洵言於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

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地以武視不可以文急

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欲未墜於地正也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於容得生填之體即上歸七微守意為天子收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以生惟爾父母忍為也皆

且公嘗為我言上歸七微守意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砥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素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齊等吾不忍為也比段該論皆從上發者中發此與得道張公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比段該論皆從上發者中發此與得道張公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張字三在手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一作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

心有釋焉張字三在手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隣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語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此段就人

蘇洵無以語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襄公可屬首以老持鎮意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

增執古文觀止 卷十 張益州畫像記

夫如雲不子曰嗟命我張公公武臣張天不公來自東旗壽舒舒西人聚觀于卷于塗謂公暨暨

公來于子于子見之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春秋爾洛

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婚婦聞問開問有童哇哇亦既能言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

汝棄捐爾婦汝棄捐爾婦吞麻菹菹吞麻菹菹倉廩崇崇倉廩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服胙天

子曰歸公敢不承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

公歸京師公像在堂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刑賞忠厚之至論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愛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愛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

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誅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

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垂其舊而開其新作層故其呵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

夏商周之書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侯而告之

以祥刑以祥刑其言愛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剛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

孔子猶有取焉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輕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賞疑則不殺罰疑則不殺

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堅而樂堯用刑之寬泉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泉陶執法之

而曰試之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泉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絲也然則聖人

此說公應就本旨從規上念憲共忠厚之至而觀之堯舜禹湯大才燦然皆不可及

蘇軾

前平多從
皆處甚遠
慮慮甚遠
不能早去
只就增去
層層以入
段段以入
幾如地境
不可測識

意蓋亦可見矣。獨舉先以爲辭焉湯文武之例刑賞處厚使理然重以賞之法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也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罪可殺者則從刑之可疑者則從重以賞之法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也蓋之矣。引經項下乃暢發題旨得意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爵可以無爵爵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王理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又據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又將刑賞依若一也下使一轉而入快行無前升先正知天下之善不勝升當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使一轉而入快行無前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到成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前故曰忠厚之至也一句點上文氣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遘已君子如怒亂庶遘沮遘遘也夫君子之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後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引詩引春秋亦見同歸于忠厚澤者天子作春秋之意有得于先齊焉湯文武成康之心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是去耶問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疑作各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雪之始聚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相積之積久而成勝則大雪矣先引詩易語文勢不迫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 范增論

子於時各二人已死陳涉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此言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

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此言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

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謂項羽起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

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甲上羽殺卿子冠軍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

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謂項羽起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

必自是始矣。甲上欲殺卿子冠軍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謂項羽起君臣之分未

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謂項羽起增年已七十

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謂項羽起雖然。增

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謂項羽起

留侯論

蘇軾

人皆以為愛
此文得此
不在其意
句微開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

闖。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

其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嘗書於圜牆之上。老人也。其事甚怪。然其志甚遠也。

至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淮陰侯韓信請為假王謀王大怒故及韓王是時

附耳語漢高祖曰王也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壯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史記留侯世家贊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其壯貌如婦人女子

賈誼論

蘇軾

會生有用
世之才好
賢之主具
病原欲錄
開除澁舊
臣而為之
必取故有
此所謂不
能盡其所
能也夫以
特用王
臣實人名
之才與有
不立之意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賈誼治揚州年二十條帝召以博士一歲中至天中大天子

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

必皆其時君之罪也待其自取也以其不能待且忍故云有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

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亮舜終不可有所為耶仲尼聖人屢試

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

以子貢謂楚平公將適楚而先使二子往者蓋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得易孟子去齊宿而後出蓋

猶曰王真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受君厚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

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愛身至夫如此

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得此一類若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

生也夫漢文之不能用生也此說說得最切蓋賈生必如是始可以無憾矣蓋古聖賢用世之不可以貴貴

而授之文帝帝初封代王孝惠無嗣大臣迎立之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高后時呂欲危劉氏大將單于

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治陽之少年欲使其

此為先立
百頭後
一入事又足
之死不
數息然未
有說出被
假之由者

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此言其上疏中之意。此且發明賈生不善用才之故。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浸漬音浸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此言其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賈生志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有是此則彼矣繫紆鬱陶超然有遠舉之志有子獨憐其雅志風懷其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夫絕母王孫何馬而死賈生有傷是亦不善處窮者也不善處窮即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天情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漢文之本一字一補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既得王猛於苻苻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秦王苻堅而呂後操以召王猛一見大抵有猶如劉玄德遺諸葛孔明也乃以國事任之借符既用王猛正歸過漢文不能不用其此一特尤好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指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二十一字為一句。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仍歸結到本身上去要聞

董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時說秦帝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狃音習也。周時說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成大功三句為一此固非勉強背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時說此其天下治平時說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時說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所說此事至而循循然欲去之時說使他人任其責時說則天下之禍必集於

此道之高
殺前人所
有代錯處
借罪有常
最處有為
錯處有為
千古與嘆
任大事者
高其思堅
思不拔之
最哉

我請此法請。一變其來。昔者范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范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有以取之也。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有以取之也。有堅忍不拔之志。有堅忍不拔之志。亦有潰會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亦有潰會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當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不能符其為。變豈足怪哉。當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不能符其為。變豈足怪哉。七國之難者。誰乎。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為難者。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怒而不平者也。為難者。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怒而不平者也。之時雖無袁盎。亦未免於禍。之時雖無袁盎。亦未免於禍。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以自禍歟。以自禍歟。

增批古文觀止卷之十終

增批古文觀止卷之十一

大司馬 吳留材先生鑒定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

手錄

東吳

闕補齋重刊

上海直講書

蘇軾

此書叙士
德知之
崇遠有後
周公有言
祭之流言
召公之起
高自比于
聖門之徒
聖公之推
尊梅公與
陰自負意
亦極高矣
是知此文
象何等氣
色其欲論
直足破十
古來俗腸
絕妙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
周書為名君者言之稱與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
當圖致召公旋之乃作若此○勞頭致周公是奇絕及觀史文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
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
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接于來孔子更奇
通篇以樂為主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
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管蔡之親以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共富貴而夫子
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當有窮樂貧賤而足於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雙收周
公孔子暗以孔子比顏淵以五從自比意最著而包管亦甚軾
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先出歐而又有梅
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公出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
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歐陽之樂
公處為妙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即作詩及
不得見文藝則若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
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
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其致禮部進士奏辭文之說其說有以故之極聖
命將與共書將論刑賞以而文忠文忠樂善以為異人故以冠多士疑

喜雨亭記 蘇軾
王子園所子園愈門下士也乃集第二〇 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祝而嚮之平餘年間聞其名
不為世之文冠士脫去世俗之樂正見知也 以上叙欲極之盛故自
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已 之遺過極為淋漓酣暢
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 多地步
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 句東坡說出自已之
句此 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樸而無怨言此必
有所樂乎斯道也 軾願聞焉 未復以樂事斯道事
須相公是樂字結六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 聖德便得喜亭三字折
唐武得象象同相獻成王成王命屠殺以名其年 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 叔孫勝敵以名其子 魯公六十一年叔
以魏周公於京土周公嘉天子之命作嘉禾 汾水上後元為元鼎元年
如乃名其 子曰傷如 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引古 為給子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
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 先記 為亭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 樂一單下得奇
折苗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 殊一句借要 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 又疏
大雨三日乃止 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忻於野 慶者以喜
病者以愈 而吾亭適成 實據此句妙而不可不善更不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 客而告之 開出
日不雨可乎 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 曰十日不雨則無禾 無麥無禾歲
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 可樂
得雨之 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

只誌喜而
亭三字分
寫合寫虛
寫實寫即
小有大以
無化有意
思愈出而
不窮其延
後舉而為
才人得極
段與

通篇只是
與成廢毀
二枚一寫
再寫悲歌
不樂使人
不樂使人
我何足恃
者有蓋其
胸中實有
胸中實有
胸中實有
故以生理
出為高一
若認作一
篇賦太守
文字恐非
當日作記
本音

賜也其又可忘耶是前不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禱如使天
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食一兩三日伊誰之力一服注者部不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
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歌非徒空言而固安之也吾而何故
卻于字比譬遠未說出因借歌以發之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華凌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終南山在而都邑之
麗山者莫近於扶風屬也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
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屬也此凌虛之所為築也臺出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
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屬也繫繫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
必有異繁華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
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似說臺多後此不公曰是宜名凌虛臺出
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以文為記出軾復於公曰物之興廢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想遠甚昔
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臺出廢無成既
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臺出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
穆之祈年臺也祈年臺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
成也仁壽所建宮以昭唐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則與
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髮鬣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則與

是記先發
起聚之意
其叙事處
忽及四方
之形勝忽
入四時之
佳景俯仰
情深而總
歸之一樂
具能超然
物外者矣

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世一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此臺有存而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樂樂字是一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餽醕醕清皆可以醉果

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此即飲食飲水樂在其中也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

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蓋指富貴美惡之辨戰於中而

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不超然是謂求禍而辭福福可甚多以求福辭

也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情也哉物有以益之矣益也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反超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

覆即孟子勿視如隙中之觀闕又烏知勝負之所在喻眼界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

乎此段言遊於物之內則因其善而樂而生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錢塘屬浙江杭州膠西即

登樂遊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膠州屬東萊州題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

牆之美而庇桑椹之居桑椹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起得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

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全在否及桑葉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反跌處之期年而貌加

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正窮己之安於是治其

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安邱高密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

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故意肆志焉此在任事者因樂而有臺名曰超然因臺而

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東則廬山廬山在始平遠廬山秦人盧敖秦博

之

山名秦盧敖
人出沒隱見

屬前安住 而不樂乃 遊子物之 外句起然 之意得此 一結更陽

犯放鶴亭 卻不實寫 隱士之好 隱乃於題 中身出酒 字與鶴字 相對兩字 相校而見 得南面之 樂無以易 隱居之樂 其得心應 子處讀之 最能發人 文機

所從適也。東西望稼陵。開名在傳華里公曰賜我隱然如城郭師尚父太齊威公即桓之遺烈猶有存者西

北俯瀕水。瀕水而瀕此慨然大息思淮陰。淮陰信封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

夏涼而冬溫。臺雨雪之朝風月之名。子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人園蔬取池魚釀酒

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臺以見子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今徐州是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雲龍山在州城明年春水落

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先點人彭城之山岡嶺四合

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承爲因異春夏之交草木降天秋冬雪月

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俛仰百變。又從其境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馴且則望西山之

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條素東山而歸。條素故名之曰放鶴

亭。文繁卷季二夜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此亭而樂之。歲飲酒挹山人而告

之。龍南曰子之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三百尺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子九

九二子子而九五亦以中子之聲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詩小雅鶴鳴之篇是澤中水出所爲於外數九有遠也言鳴

之如仰也子鶴鳴之聲而其有和之也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鳴在子九皋至深遠矣而聲則聞於天猶鶴鳴而有至者焉蓋

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

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好鶴則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出則使東行而一日敵悉攻衛周公作酒誥。酒誥周書之篇也

其樂也尤甚或以其地封衛武公作抑戒。抑戒詩天雅抑之篇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一 放鶴亭記

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曾劉於既籍嘗而虛無鐘聲鐘酒曾謝遠嗟失南面之君雖清遠
 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遊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
 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歷上陸房之樂二句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
 哉作此山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
 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歌歎鶴歸來兮西
 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
 山不可以久留歌起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彭蠡湖鄱陽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
 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聲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
 李渤少室山人唐順宗微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一說伏下止響
 騰餘韻徐歇抱也自以為為得之矣一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
 此獨以鐘名何哉一說伏下元豐七年六月丁卯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齊安臨汝而長子邁將
 赴饒之德興尉時公之長君邁為饒州府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
 擇其一扣之磔磔然固笑而不信也仍疑是鼓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
 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
 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一段聲響奇甚後漢其後人毛髮伏余方心動欲還

世人不曉
 石鐘命名
 之故始失
 不詳繼失
 子淺人之
 俗見千古
 奇勝埋沒
 多少披公
 聞之真察
 無敢疑前
 一破從前
 與心快目

公而朝於
公之神也
公之生也
公之死也
公之氣也
公之精也
公之神也
公之生也
公之死也
公之氣也
公之精也

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罅，水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相者，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石罅與空錫擊，其聲與景王無射之鐘無可辨。今謂石罅水中不擊，而錫擊，其聲與景王無射之鐘無可辨。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潮州韓文公廟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下道，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用是言二字接也。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禮記作甫而孔氏以為自嶽後為甫，是也。中伯也，傳說為列星，而比于列星。遊有所歸，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喪其智，賈賈失其勇，儀秦張儀失其辯。一遇是氣，則貴者為貴，賤者為賤，是孰使之然哉？其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則以古言今，今言後，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明皇之盛，輔以房社，姚宋，而不能救。新獨韓文公起布衣，談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一 潮州韓文公廟

笑而麾之天下靡從公復歸於正文公辨其聰明正道正人心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濟天下之溺此豈非多天地闊盛衰浩然而獨存者忠犯人主之怒上表極諫帝怒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

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勝魚力可

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可開衡山之雲公公有為而衡山移

而不能弔皇甫鑄李逢吉之謗而不能回憲宗之惑州人能馴鱷魚之暴能信於南海之

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所不至三句收住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

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

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

民惟趨之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

一歲而歸不及一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

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朝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豈慢慢使人精神筆筆是後信若或見之

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曰恭簡公

故榜

故榜

故榜

故榜

故榜

故榜

故榜

故榜

故榜

故榜

而歌之。按船歌曰。桂棹兮蘭橈。春中前推曰擊空明兮泝流光。按白每月在中謂之明月也。水流光。而上日泝月。九流。故復動之。流光。渺渺兮子懷

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謂同朝者。此先生容有吹洞簫者。無風者依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

如泣如訴。餘音自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嫠婦。寡婦也。○又曰。嫠婦。蘇子漱

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生出後學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

曰。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生出後學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曹操為周瑜所殺。時為周郎比。謂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

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視聽所及。無不風靡。今此一時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舳舻

相擊。檣櫓相望。山川相繆。鐘鼓應之。此非曹孟德之詩乎。

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

屬。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以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現前逝者如斯。而卒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

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

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客所不知。美字。應上。○即水月天地。以有能見得天地。盈虛。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

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前耳得之而為聲。目遇

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曰。此皆與子此曰。

容喜而笑。洗盃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

白。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

白。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

白。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

白。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一 蘇子瞻赤壁賦 十一

前為寫實
情實家從
翰字術出
取來此為
作幻現幻
想從我來
一領出奇
逸路相過
而出與前
賦而無一
舉相似積
此兩賦勝
頌南華一

起乎以可
然不可必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承上}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公年四十七在黃州居臨皋其年此最盛樂堂有說}一客從子過黃泥之
坂^{黃泥坂雪堂臨皋之道}霜露既降木葉盡脫^{賦十}人影在地仰見明月^賦顧而樂之^賦行歌相答^賦
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仍用原月二字乃}客曰今者薄暮^{薄暮}望道也
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客曰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
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
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狀若孤鶴}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遊之端最有別緒}子乃攝衣而上^{登岸}履
巖巖^{巖巖}披蒙茸^{披蒙茸}踏虎豹^{踏虎豹}登虬龍^{登虬龍}攀栖鶴之危巖^{攀栖鶴之危巖}俯
馮夷之幽宮^{馮夷求神也于涿湖之}蓋一客不能從焉^{上六句之落此一}劃然長嘯^{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
谷應風起水湧^{子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憚然而不可留也}及而登舟^{及而登舟}
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出八}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
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穿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舟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
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倪}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噫嘻}
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子亦驚愕}開戶視之不見其處^{無道士并}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入手便作疑}

蘇軾升無清并發并無
亦登云有一片光顯空闊

論設疑局
作結問證
有未定之
天有定之
之天有定
人乃見
飯事以
取必於
心此公
作銘散
與槐俱
而俱來

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急，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傳曰：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危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秋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不必待其已報而後定。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此句係是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武、忠、孝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天下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既定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與天下太平之福，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下之果可必也。此言公果可必也，正是少詞，以應前句可必之詞，轉助有情。

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此言王氏之德，余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猶幸編其雄才直氣，直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且說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此句乃為此句也。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此又循一但正也。魏敏公之子輩，與吾世，好德而又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此句係是錫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有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一 三槐堂銘

東晉公所處無營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殆言言體格即是德也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一句少時暮朱家郭解俱是時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好像是一稍壯折節

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仍是然終不遇。德是豪俠氣概以下晚乃遊於光黃間曰岐亭。相見庵居蔬食

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伏山人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

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後世若方山冠似此者以云余謫居於黃。黃州過岐亭適見馬曰

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姓名字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瞿然問余所以至此者。具於一

意。告以謫居之故余既聳然異之。一頓使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後前十九年余在

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

一發得之。發之因與於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得此一物今幾日耳精悍之

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居山中之人然方山子世有勳闕。使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

今已顯聞。然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二

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釋得自得意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史記六國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

蘇軾

前獨有共
少而壯而
教出一個
山子一轉
由後進前
獨得十分
愛與前重
見與前重
絕未言甘
富貴而甘
隱而然乃
可稱其真
隱人

蘇軾

之勢一旬
六國當正
如此當時
六國之策
萬萬無出
千觀韓魏
者計不出
比而自相
之思何至
屠滅六國
可發一笑

之秦而不免於滅亡此後六國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此後六國蓋未嘗不咎其
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此言當時來去不知天下之勢不乃發侯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
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
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
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此言韓魏六國之衝秦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此言
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此言昭王攻齊剛壽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
矣此言昭王之有韓魏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
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此言秦攻燕趙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
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沒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此言韓魏之障秦委區區之韓魏以
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
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此言秦攻韓魏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
厚韓親魏以擯秦此言秦攻韓魏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此言秦攻韓魏而齊楚燕趙之國因
得以自完於其間矣此言秦攻韓魏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此言秦攻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
身以當秦兵此言秦攻韓魏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此言秦攻韓魏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
者將何為哉此言秦攻韓魏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
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於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此言秦攻韓魏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軾

發見事欲
求見太尉
之大觀以
激發其志
氣卻以得
見歐陽公
引起求見
見名山大
川京華入
物引起得
見歐陽公
以作文養
氣引起大
見名山大
川京華入
物注意在
此而立言
奇文在彼
絕妙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以養氣起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一篇大意太史公遂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遊，後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申明文為氣所形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非觀察者不能此轍生年十有九矣，開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者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名百氏之書，雖無所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三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文壯觀，以知天地之廣闊。下四段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三〇本欲說見壯觀漢秦宮殿奇聞見翰林歐陽公，四〇引一歐陽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四〇引一歐陽太尉以才略冠天下，轉接天下之所恃以無憂，而莫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一時人而轍也。未之見焉，句挽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前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一齊收卷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歷各開壯觀結轍年少，未嘗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又有明然幸得賜歸侍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後意

黃州快哉亭記
蘇軾

黃州快哉亭記

蘇軾

江出西陵西陵即黃州地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湘沅二水名漢水出為漢東北合漢沔沔源為沔水漢中東行為漢沔其勢益

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以字變觀江流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齊安即黃州即其廬之

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勝字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快字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

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盡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植列

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一段當當日至於長洲之濱故

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

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因快哉字從此一段論楚王到士生於世使其

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快字從古字看出樂意今張君

不以謫為患收會稽之餘會稽指博而自放於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與上兩將蓬

戶甕牖無所不快蓬戶編蓬為戶也甕牖以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

適也哉實此正寫快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

悲傷憔悴而不能勝升者烏覩其為快也有餘味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一 黃州快哉亭記

十七

子國感歐
公銘其祖
父尊言致
謝多推實
歐公之辭
然因銘祖
歐公則推
歐公則推
父至其祖
軒徐百折
在南堂集
第一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
 史而亦有與史異者尚是一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
 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古之銘誌必刻之石或留於苟其人之
 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史秉載善惡銘誌書所以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
 生者得致其嚴也也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才達
 識義烈節士嘉言嘉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此後申明或及
 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
 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此
 言某世絕不傳實是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此以人重此句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徇私則不公則不足
 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
 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又從概其人謂出公與是一語見今世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
 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此一辨條引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公於眾人
 則能辨焉是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以實指有實大
 於名有名侈於實從這條引而其人非蓄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而議之不徇而公此以見盛
 不徇則公且是矣列文章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德而能文章
 為故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此後申明能盡公與是必得蓄德然蓄道德而能文

者後故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文之近俗
也必非文
也故里人
皆笑則其
固借迂闊
二字曲曲
引以生入
通窮之覺
去聖賢名
後不遠

章者雖或立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難又如此

則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

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輩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世之魁閣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

為惡婉誰不而以懼歸於先生歸於先生歸於先生歸於先生歸於先生歸於先生歸於先生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

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及者也

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一 贈黎安二生序

廿九

之迂闊孰有甚於子乎不少。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子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迂闊孰有其於子乎。豈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子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笑乎。以爲迂闊然則若子之於生。將何言哉。謂子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原前情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作結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文不獨百字而抑揚吞吐曲盡其妙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秦昭王因燕嘗君欲殺孟嘗君使人抵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馬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也。子慕而交。淮之南有賢人馬。字正之。非今之所謂賢者。子慕而友之。兩非今所謂賢人有見其俱以虛名期也。分提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先謂子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同上。合寫子存淮南為止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變後自取為承

別子固而以正之陪說交互映發錯落多差其其法惜高奇淡而彌遠自今人尋味無窮

僧遊華山
洞發禪學
或說解或
泉寫或道
至筆亦隨
之逸與不
眠於者不
地可謂極
文章之樂

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解符同學二字先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拔
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此處微分主客夫安驅徐行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
舍一賢人者而誰哉當出兩人階級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
之其可也神人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此出別意同學兄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
且相慰云此二語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唐華山浮圖慧褒浮圖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
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後出所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
之也通篇傳華山洞發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
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閱文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是前洞由山以
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此出後予與四人
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此在內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矣與之
俱出已上敘遊事蓋予之所至此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其視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
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此以喻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此謂既其出則或咎其欲
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此謂於是余有數馬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
草木蟲鳥魚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此謂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而遠
則至者少此謂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至者不

能至也。插入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細後蓋致亦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
息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挽上麻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識。原登其而在
已為有悔。謂之可蓋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識之乎。此予之所得也。無悔與
原為學名。一得俱是論遊學之師俱是論學 古人語力到時頭即是道川上出枯同一楚也。 予於什碑。原為 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
者何可勝道也哉。感感 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首至此方發明後者 四人者虜陵蕭
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子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原四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讀其世家所謂今秦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原出 君既與兄元相
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天人所器。原寶元 仁宗
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
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遂秦州海陵縣主簿。原為 貴人君多薦有大才可
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
哀也。已下發斷 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天侮困辱而不悔彼百無眾人之求而有所
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似說許又 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似說許又 時謀足以奪三
會而輒不過者乃亦不可勝數。似說許又 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似說許又 時謀足以奪三
軍而足以詭武之國此又何說哉。似說許又 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似說許又 時謀足以奪三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

越手叙事
以後痛寫
淋瀝無限
悲涼總是
說大用不
當以秦州
海陵縣主
簿錄此作
銘之旨也
文情若疑
若若若疑
若若若疑
若若若疑

先敘遊蜀之難引見
之難引見
遊蜀之難
不與之能
不能與之
前作與之
一步起推
應合如峰
迴路轉真
神明變化
之筆

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
先秦州秦與今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指瓌鳴乎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不盡
增批古文觀止卷十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從句作然去中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難水有瞿塘灩澦所瀘之虞
二跨馬行則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
窮肝膽為之掉上栗行水行則利石悍利波惡瀉舟一失勢則尺寸輒糜碎土沈下飽
魚鼈之行其難至如此之類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
老死於其地之類嗜奇之士恨焉類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詩有由中書左司掾屬屢從
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力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
相如諸葛武侯皆成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迹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說成人
庭學無不歷覽不遺既覽必發為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得者於是其詩益一筆越
三年以例自免歸亮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
多矣宋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非特及年壯可出
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非任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
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放翁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
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助遊庭
山水

學其試歸而未苟有所得則以告子子將不一愧而已也

字體

閱江樓記

宋 濂

金陵為帝王之州金陵即江南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六朝謂宋齊梁陳

與天地同體一豫一遊亦可為天下後世法言其有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馬廬龍蛇蟻

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遠其下處靈山名號盤龍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顛先與與民同遊觀之樂

遂錫嘉名為閱江云大觀樓名上以事下登為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

俟夫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登高一呼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乎闌

遙矚矚視之甚也必悠然而動遐思一思字字手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遠職地池之深闊阨之嚴

固皆後者見天子曰朝莫莫曰宗小雅句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

之一段思有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番舶白接迹而來庭蠻琛且聯肩而入貢船皆字大必曰

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陸之遠益思有以柔之工見兩岸之間四郊之

上耕人有夾膚駝均足之煩農女有持聲桑行饁之之勤取也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

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一段思有以子戶氏必曰此朕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

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矣止閱夫長江而一哉一被臨

春結締是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一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無趙之艷姬不旋

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又說前代所建之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岷山委蛇移七千餘

本有崇記 故為中多 現頃之言 而為莊重 之體真象 閣應制文 字明初頌 廷大制作 皆出先生 之手洵堪 稱為一代 詞宗

通篇尺說
得一箇須
環道環來
環處全在
何不思昔
下總發明
人總多時
命之感頌
此可以曉
深矣

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或言蘇余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
乎戰事矣漢關字上注意此入從然則果誰之力歟守一水逢掖之士逢掖大夫也儒行所有登斯樓而閱斯江
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可謂聖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
然而興耶或謂老又謂臣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推宵旰宵旰謂圖治之功者勒諸貞珉貞珉石他若留
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結又補出此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下馬即平為秦東陵侯秦為布衣相瓜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卧
者思起久藝者思故久憊者思曉帝要伏藏也透煩悶也曉算吾聞之善極則溥閱極則達孰極則風
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六句喻廢僕竊有疑願受教焉當廢用而終不李
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用教談而後卜
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喻之何待乎卜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
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下乃初人正告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
必有今日昔者謂用之今日謂廢廢之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
機昔日之瓊漿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笙鳳龍笛也鬼燐都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
荼春蕤昔日之象白駮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皆鬼火象白蛇性皆美味昔日之所無今
日有之不為過謂指昔廢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謂指昔用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
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句句與東陵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

增此古文觀止

卷十二 司馬季主論卜

二十五

為世人盜

賣柑者言

劉基

青田此言
為世人盜
名者發而
拾實相形
世之心而
以痛哭流
之金玉其
外而敗絮
實中者固
亦可以少
矣

天通為智
力之所不
及然盡人
心以合天
省可歸處
此文歸到
醫星誠用

抗有賣果者，登臧柑，涉寒暑不潰，會出之燈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常春之金

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為蓮，且奉祭祀，供賓客乎？將炫外以惑愚瞽乎？至其外敗絮

其笑為欺也。提出教子作主通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是子居說石官之高

未聞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世世名環天下皆

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伊伊乎皋陶之業耶？文臣取。忽發而後大議論益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承上二段細寫之借題而

生骨積之流，滑稽故語也東方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結出立言之旨

深慮論

方孝儒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發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從今會倒天道

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以而不不知漢帝

大德是正
斷處水命
出大古今
之論天道
大爭者多
得此乃見
道法

此論首據
搜不能扶
見于智氏
朱亂之先

起龍敵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秦書一證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
 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人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晉書王懿錡也國強大前州郡皆屬焉王滌膠西王卬膠東武宣以
 後稍割折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人而王莽卒移漢祚天道引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
 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慘人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天道引唐太宗聞武氏
 之殺其子孫求入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貞觀二十二年有傳必記云唐王世充及武氏代有天下密開大史李高祖秘記云高
 其死於秦下曰疑似而武氏則曰待其左右而不悟唐書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
 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人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天道引此其人承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
 才其於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
 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總論至是處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
 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人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天道引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
 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
 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惡不肖者足以亡國
 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此後漢說出子孫天而能為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
 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反操作語

豫讓論

方孝儒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消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
 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說正意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二 豫讓論

而徒欲伏
彼子智以
既敗之猶
編閱見識
從來未經
人道極通
在顯之元
固思矣二
句上先揚
段抑深得
身法莫與
之法

朱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語敗

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讎趙襄子約韓魏大敗智伯遂逐之蓋欲

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寬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

有未忠者存焉句為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

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初據是言當申敘則罪狀益重字多殆含之讓文辭身為顯者果為嗚呼已若昔其友曰以

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

有餘憾矣琴子後漢潘岳下語下應實力不當住中行氏智伯報中行氏向子不為報讎反索命任智伯智伯已死子稱何為報之亦也報中行氏以

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智伯請地於襄子襄子欲弗與現曰不如與之彼報中行氏地而謂子知人也人

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趙襄子而地之報其

之士也法一句矣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止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

曰諸侯大夫各要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

生與之則吾之驕心必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

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冥頑不靈感其至誠廢幾復悟和韓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分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閉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分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受承前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聞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何插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二句推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持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上下不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與明日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比周為一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

魏釋趙園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免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一得代為發議
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升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亦有死命為國士而受其三級故屠暴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開關彼朝為讎敵善為君臣天上覲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感而日貌結處急與豫讓無感感

親政篇

王鏊

增批古文觀止 卷十二 親政篇

朝一節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
 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
 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一節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
 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正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
 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鞵蓋亦有三朝之道意焉一節法變
 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一節宋初之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
 內朝獨缺然非缺也一節宋高宗受命於天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一節明初之制有正朝外朝而內朝獨缺乃
 洪武太祖中如宋濂劉基永樂成祖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寒暑夏元吉等
 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一節明初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
 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禳上下不少孝宗晚年深
 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美天下
 至今以為恨矣一節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刻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
 武英二殿做古內朝之意一節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
 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
 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
 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一節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一節如此

六經不外
吾心吾性
自有六經
學道者何
事遠求道
之乎心而
六經之要
取之當於
而已足陽
明先生一
生到人心
能根究心
性于此記
略已儉俱
矣

豈有近時墜隔之弊哉。 世衰 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尊經閣

王守仁

經常道也。 學字依類經 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 心性命三皆一之謂心 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一段提出 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序也。別也。信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二段提出 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三段提出 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四段提出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 五段提出 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吾心所以

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古者吾心即所以為道，言求之吾心即所以為道。吾心在兩居，皆得字，蓋昔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

猶之富家者之先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處處不脫吾心三字，而實為一為開鎖。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其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再奇。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經確然以為是六經矣，猶是富家子孫不務守親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遺亡散失，至為實人丐夫，而猶置器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即前論其喻，只是一喻，則別。

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豈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誥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為侮經。侈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龍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舉動侮經賊經二項，正賊盜也。相盜也，而不可不察也。

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甯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仍就前論，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崗，山在越城內。

於氏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續前出。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廢矣。閣成，請予一言以給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此數語，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已。仍歸心。上作結。

知人之不善雖若象馬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特出也

祭旅文

王守仁

先往罪滿
龍場自分
一死而幸
免于死忽
視三人之
死復心修
目悲不自
勝作之者
固為多情
無淚下能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龍場在龍場
先往以去部幸無殺戮說
下獄其秋獨貴州龍場學士由家予從離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安胡一
早遣人覘平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
必吏目死矣傷哉平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一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
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馬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叙三人之死
骨無主將一童子持斧鑿往瘞之也瘞也一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備積
在此一童聞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五嗟呼涕洟而
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之若若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守仁吾與爾皆中土
之產吾不為郡邑爾烏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先作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蠶逐
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丹作爾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乎躬耕可有也胡為乎
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為五斗養身又益以爾子爾誠懸茲
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為乎吾昨望見爾容感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
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
登此固能死矣
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前云為子與

精誠可以
格幽冥

珠信陵之
心暴信陵
之罪一層
深一層一
節深一節
愈聚愈烈
愈聚愈烈
詞嚴義正
宜使千載
揚湖之業
一筆抹殺

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孤成摩陰毅之虜毀如車輪亦必能墜爾於腹不致久暴爾

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一反一轉有非書意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

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復宜為爾

悲矣有憤之無情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

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莫必于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言雖身處

必慙也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人之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

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遊以嬉兮騁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嗷嗷呼兮

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屬於茲墟兮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為信陵之罪信陵君為公子無也秦蘭趙邯鄲今字神勇又原若人平原君若者今字神銳子魏魏王使將軍音翻救趙是秦信陵

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

齊諸國為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

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莫不可者先於六國大發則信陵救趙之功救於秦魏此竟一步法然

則信陵果無罪乎曰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一語現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

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
 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為魏
 也非為六國也為趙馬耳非為趙也為一平原君耳唐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
 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
 亦必不救入反撥二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
 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入心能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為虜於秦是傾魏
 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又誤一語以信之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
 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救公子以竊符如姬為公子信陵其發實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
 陵不知有王也又生一技節以為余以為信陵之自為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
 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為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
 以其欲死信陵君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
 夜勸之救不聽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一段代為原原反如此則信
 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為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
 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隣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
 孤王耳作一總此證明信陵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奉公守節之適有重相
 而無威君亦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
 有趙王蓋君者皆疏同久矣據侯君昭王相魏再廣趙李成王相解其相與魏擊上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

有趙王蓋君者皆疏

同

○引魏國時常在信魏見列國無王習已成風波瀾絕少

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

是時展介
是乙亥年
是日一舉人
是草為其醜
形為慮慮可
為出己情未
之氣骨兩
而相較實
獨異質有

乎符之竊不竊也。深一其為魏也為六國也。縱竊符猶可。深其為趙也為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文雖然魏王亦不得為無罪也上因罪信陵而強罪侯生如姬此處文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姬其素窺魏王之疏也。如姬魏忌魏王而不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才朽而蛙生之矣。巧妙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此二語新收拾前文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易曰履霜。愆至。又曰其所以由此言之。不特眾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為贅旒也。如此文為方是魏究到底故信陵君可以為人臣。植黨之秘。魏王可以為人君。失權之戒。也宋公乙師等以不為強其君國請而行無君之心兆泰書是履仲以戒今局俱收春秋書英原仲。鞏帥師。嗟夫。聖人之為慮深矣。莊公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及陳蔡原仲等及即季子也今臣之植黨者豈師以戒人君之失權此聖人之深慮也 結意澹然

報劉一文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思。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馬。謝道韞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去佞語云。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其文及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二句伏後卷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借字一轉。上出盛衰論曰。身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覺立庭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盥櫛走馬抵門。

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可破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屬聲
 容心耻之王亦強忍而與之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
 所廐立中故意幸王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王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則上
 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音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
 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唐致錄出揖門者曰官人大幸願我他日來幸勿阻我也門者答揖
 大喜奔出上馬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當屬上南我
 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稍語人曰某也賢景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
 世所謂上下相孚也以冷語長者謂僕能之乎以下乃言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
 即年經不往也去問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而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
 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願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
 聞之得吾厭其為迂乎一段道出句已氣節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為據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
 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靈巖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研
 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一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太湖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為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為給事中君之為縣有惠愛百姓
 致班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為贈山之由夫令之於民誠

因贈圖作記
 因贈圖而
 知今之不
 能忘情于
 民因記圖
 而和氏之
 不能忘情
 于今婉轉
 情深筆重

外山水之

忽為大雲
應為時時
浪學以足
發易世人
中問一段
驚歎焉然
動也至未
一辯言士
之無名不
有在而不
稱存也此
意聞人智
識不淺

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
被其殃而有辱也（選一）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
淳屠老子之宮也固宜（選一）而君則亦既主矣夫何復悵悵於此山哉（文簡）昔蘇子瞻稱韓魏公
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思黃州詩子瞻為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
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價觀金黃）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二
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記）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
而使吾民能忘之也（錄）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浮圖釋氏之稱）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名無）滄浪亭地也（宋）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
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吳越王錢鏐臨吳唐吳越州設封為吳越）
甚盛廣陵王鎮吳中治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南納土（人越）此
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道近在蘇州）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亦定）有庵以來
二百年文瑛尋古蹟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復復亭）夫古
今之變朝市及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所建之闔閭夫
差之所爭種蠡子胥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冷視庵亭）雖然錢鏐（流）因流
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名頌）而子
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錄）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不與漸（斯）而俱盡者則有

增批古文脚止 卷十二 滄浪亭記

先生生平
大節不必
待文集始
傳其詩
人論其詩
敬文章益
足以發其
志孝之志
不必其有
當于中聲
也此序深
得此旨文
亦浩浩文
流頌之風
靈有生風

論此古文觀止 卷十二 青霞先生文集序
在矣新水索也。○居曲所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遊呼之為滄浪僧云附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名寯字純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
譴徙之塞上先生沈寯字純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句妙已而君巽然攜妻子
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其
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骸圓以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
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頽頽。嗚咽。唏噓。而以其所憂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
日嘗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語上數鳴咽唏噓而以其所憂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
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其詩多有君故以直諫為重於時而其所著為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
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搆而君之禍作矣先生沈寯字純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君既沒而一
時間寄相與譏君者尋相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
俞君於是寢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其作茅子
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句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卷伯之刺
讒以下其忠臣寘婦幽人對士之作並列之為風疏之為雅不可勝計數屏豈皆古之中聲也
哉然孔子不遠道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為戒馬耳剛詩不必單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子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
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寢次之當亦未必無

相如先歸
歸趙一節
至今日
有生氣
無待後人
之望也
然使望歸
趙之從相
如得以無
急趙國得
以充禍者
宜一時之
僥倖耳故
中間特設
出一段中
正之論以
為千古人
臣保國保
身萬全之
策勿得視
為迂談而
忽之也

錄之者前小弁者皆引居保其君既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今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氣也固矣二十三字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道之也乎子謹識之應選至於文字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音與否非所論君之大者也子故不著字及

蘭相如完璧歸趙

王世貞

蘭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子未敢以為信也趙惠文王時得美玉於秦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欲以璧而歸趙國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情謂詐趙之情也秦非欲得其情則弗子不得其情則子得其情而畏之則子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子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不守也復挑以挑其怒也此段言且夫秦欲璧趙弗子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子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子相如謂趙王曰秦使成來索璧趙不許曲在趙趙子璧而秦不子夫秦王既按圖以子城又設九寶齊而受璧其勢不得不子城趙曲在秦說謂弗子城秦無曲其地不許曲在趙之說夫秦王既按圖以子城又設九寶齊而受璧其勢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以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既不可以大王弗子城而給璧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人不可以秦王未必不可返璧也此復代為相如書秦等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今秦王怒而相如於市武安君將十萬象壓邯鄲而責壁與信邯鄲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蘭相如之獲全

齊世古文觀止 卷十二 蘭相如完璧歸趙

於壁也天也。言和歸勢如乘虛者若一時之其力也。若是勁滬池。趙王與秦王會滬池秦王請趙王鼓瑟廉頗相如一旦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怒為之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徐文長傳

徐文長傳

文長固傲奇不偶然而致身幕府為天子器致不可謂不遇矣而卒抱憤不令其子非石公哉之殘編斷簡中幾埋沒千古矣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許公憲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稱。然數奇屢試輒蹶。通鑑載奇中丞相公宗憲聞之容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胃之士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其才其品固足增重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所見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如寬婦之夜哭蜀人之寒起詩然其體格時有卓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中傳婦人冠曰插柳楊之說○此後論詩者長石文之即老婦天也之志壯林為陽世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謨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愈之流亞也。其文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玉盟者文長皆訕而怒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總集詩文一結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其詩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性平流出不假人工磨琢者也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

橫給隨叙
會而入感
枕淋為滋
昂宜我當
與史公伯
哀屈原二
朽地垂不

年憤益深。伴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世不可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掠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當為玉碎無為

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又統詩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數奇不備石公曰。先生數

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問世豪傑。永陵英主。墓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

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身雖不貴。名不沒也。梅客生嘗寄子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

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身雖不貴。名不沒也。張溥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蓑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馬者也。今手復提出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闈廢祠之旨。以葬之。且立其石於墓之門。以旌其所為。五人本危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有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發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况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何也。又云元或堂于春山。或堂于元。或堂于元。或堂于元。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貨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或曰此魏驕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扶也。而仆之也。是時以大中撫撫憂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

嗚呼古文觀止 卷十二 五人墓碑記

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一時最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

曰顏佩章揚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傑然在墓者也然五人

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

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死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嗟夫大

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馬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

昂大義蹈死不顧亦何故哉且矯詔紛出鈎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

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閭亦遂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

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深宗即位滿朝皆驚服陰有誣害賢行至京城知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

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佯狂杜門不知所之者其羞

人之死輕重回何如哉相殺尤妙若不說然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發於朝廷贈謚美

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

固百世之遇也五人至今猶生誰不然使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死於戶牖之下則

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及將一段故予與同

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

同鄉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夫德是作結

增補古文觀止卷之十二終

1950年4月17日

出版24贈

